

近代十大家尺牘

中華書局印行

~~179600~~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1552B

# 王益吾尺牘

## 目次

與繆筱珊三首	一
覆蕭敬甫書	四
與某君	六
覆錢晉甫觀察	八
覆日本宗方北平	九
覆周榕湖	一二
覆楊世兄彥深	一三
覆某君	一四
與曾襲侯	一一
<hr/>	
與翁叔平前輩	二四
致左侯相	二七
致劉峴莊制軍	三二
與吳筱軒軍門	三三
與陳子元觀察	三五
覆畢永年	三七
致陳右銘中丞	四〇
與但方伯	四二
與蔡伯浩觀察三首	四五

與俞中丞……………五一

與瞿羹若教諭……………六一

致張治秋尙書……………六三

覆黃性田舍人……………六六

覆岑中丞……………六八

# 王益吾尺牘

## 與繆筱珊 三首

屬校姚氏皇朝賜號考序例，窮一夜之力，閱畢奉繳。計塗乙改正八十餘字，未遑句讀也。

僕意賜號與封號異。此書既以賜號考立名，封號不宜攙入。若國初顯祖子穆爾哈齊，賜號誠毅，巴雅喇賜號篤義，皆於卒後追封貝勒；太祖子褚英，賜號洪巴圖魯，旋封貝勒，後又以功賜號廣略。——爵自爵，號自號，不相屬也。慧哲禮鄭諸王，此是封爵，何與賜號？序中引之，竊所未喻。又書中既及外藩，則土司賜號，如綽斯甲布土婦之賞貞義名號，三雜谷土婦之賞恭順等名號者，亦當並列，以昭我朝大一統無外之規，更爲周密。序例文頗冗雜，如蒙古各旗汗王名號，既云本文內無賜號字樣，概不編入，即可數語括之，稱引連篇，令人閱之生厭。卽軍機處

一語，細字駢注至數百言，與本書何涉？意在騁博，而窮大失居矣。

又

尊藏書錄解題鈔本，校畢奉上。各卷次第分合，與大典本不符；而卷數或有或無。類書雜藝、音樂、神仙、釋氏、兵書、歷象、醫書、卜筮，應在子而入集；蓋鈔書者，任意糅亂，非原本誤也。與大典本互勘，字句頗多殊異增省之處。雜藝類、唐朝名畫錄一卷，本別爲一條，大典本據通攷錄入，合之於畫斷，賴此本猶見原書面目。音樂類亦有數條，爲大典本所無。惜經史全缺，子部少陰陽家一類。然張氏讀書志所藏，不及此本之多，已云希有；則此本之可貴，當何如耶？

僕慮籤黏易脫，校注上方；又以文繁眼眊，既無別本攙雜其間，意趨簡略，不復出大典本三字。史席餘閒，請自增之。

又

尊藏讀書志舊鈔本，校畢奉上。經史類與汪刻本互異者，大略與汪氏所據之原本相符。子集以下，又與瞿鈔本合。別集類闕張晦之集。至李公擇廬山奏議一百八條，亦同原本。雜家類失第一葉，仍依原鈔闕之，不攙入他本，可謂慎矣。宋代廟諱，上多空格，桓字有三處缺末筆，知所從摹鈔，係最初精本，其不能一律，當是書人謬誤；然賴此猶想見當日晁氏原書面目。其中或稱宋朝，或稱皇朝，或單稱宋。蓋初成書時，體例未盡畫一，不足怪也。華亭王氏，依通攷及袁本，用朱筆改定，且有無所依據，以己意點竄者，殊可不必；想高明亦不謂然。

前日枉過，緣病失迎，數日不出門，遂將此書校畢，病亦愈矣。足見無謂應酬，荒廢學業不少也。

## 覆蕭敬甫書

拜誦復書，過蒙獎飾，慚感交集。頒到尊藏各家文集八種，均驗收。僕見在所輯古文辭，專就乾嘉以來諸人採錄，遙接惜抱之傳。從前佳文，未入類纂者甚多；今若一律選登，似於續例不合。且各家文章，果有眞精神面目，自然不可泯滅，當聽其別行，不必以是集概之。況惜抱所遺，而我收之，隱然有與先輩競名之意，非末學後進所敢出也。惜抱同時，如梅崖絜，非諸君，尙可錄入。梅崖較早，然時代尙相接。薑塢——惜抱所從受業者，亦當併登；陽湖諸公，若惲子居輩，體稍未醇，要有不可磨滅之作，皆嚴汰而酌採之。後來賢俊雲興，姚氏之緒論，流衍於東南，或親得師承，或轉相私淑；雖成就大小不同，然未有不由其門徑義法而能自立者。僕論文素不喜人言宗派；竊以爲立言之道，義各有當而已。愚柔者，仰企焉而莫及；賢知者，務爲浩侈，不能自抑其才。姚氏見之眞，而守之嚴；其所纂述，自有以入乎人人之



心，如規矩準繩，不可踰越；非姚氏之私言，古今天下之公言也。或以宗派之說求之，所見無乃小乎？

比年私念類纂一書，如暗室一燈，雖尊信者多；而一二才高馳騫者，猶疑其未盡乎斯道。又或謬立幟志，橫加詆毀；因欲續纂各家之文，使天下之人，知體窮萬變，而旨歸一途，於以杜歧趨而遵正軌。祇以耳目舛陋，艱於搜輯。足下迺有意代爲旁探，俾擴見聞，此實斯文之幸，非獨鄙人私感已也！寄示各集，容遇便繳還，欲得諸書，遵命開單呈覽。如蒙代覓見示，俾得蒼萃無遺，他日書成，當敬述顛末簡首，用志神交，聲應之奇緣，詎非一時快事耶？僕嘗謂：文士畢生苦志，身後之名，後來者當共護惜之；苟非一無可取，未容任意抹殺。惜抱類纂，爲於舉世波靡之餘，於本朝以古文鳴者，芟棄淨盡，極意從嚴，誠欲使天下知正路而共由之。故方劉而外各家，時有出入者；雖偶有佳篇，擯不得與，此惜抱之苦衷；彼謂其鄉人是私，而以古文之傳繫之己者，誠妄論也。今日文章，雖不能振起，賴有此書之存，學

者尙不迷於所向。惟宗派之說，中於人心，淺見者不免隱持異議。僕爲續纂，既異乎姚氏所處之時，欲寬以收之，庶天下曉然於文果當理，皆出於同一，化其門戶畛域之習。故於姚氏以後各家，務在網羅徧及；其以古文著稱，未臻極詣，又無他書傳後者；因人存文，擇錄尤者一二藝，以見其概。如陳碩士諸人。不以古文名家，而他書必爲傳人者，雖集高一尺，亦不入選。如李中書諸人。區區別擇之私衷，不審高明謂然否？辱愛，特縷陳之。

### 與某君

不明音讀之通轉，不可以讀古書；不究方音之變異，不可以通古韻。雙聲者，方音變異之根源也。自後世不知以雙聲求古韻，而古韻晦。宋代襲唐人合韻之說，於經典韻不可明者，皆叶讀之，而古韻亡。國朝諸儒，競以講明古韻爲事；然如夏氏六書音均表，尙不免沿古合均之陋者，何哉？彼知其難通，而不言其所由異。

也大著古今中外音韻通譜以等韻辨方音卽方音求古韻並欲有心人依此譜例，廣注方音，期於萃音韻之全，擊古人之要，可謂志願宏大，用力精勤。其言今世方音，不能強同，卽古今方音，亦必不能畫一，斯論允矣。

至謂音韻不以時代遷，則愚尙不敢附和，今略舉一二以明之：說文「存」字注，從子才聲，足證存字肇造，塙是才音；而詩鄭風以存均門雲巾，云則自三百篇已讀如今音，此由雙聲變轉，而失其古本音者，一也。鄭風以龍均松充童，商頌以均共，虜勇動，竦總，在古韻東冬鍾江部，是龍字本音也。楚辭天問，以龍均遊，則方音雙聲之變轉，入古尤侯幽部；而今吾楚讀龍字，皆無作廣韻下平聲落侯切一紐者；此又雙聲遞變而失其古方音者，一也。

楊子方言，舉南楚語爲多，愚尋求鄉音，與古什九不合；而所載他處方言，迺有與今楚語合者，尤古今音變之明證。嘗試推求其故：蓋由世亂紛紜，人民遷貿，方言厯雜，漸就革易。齊梁以降，韻學大行，音讀日明，文軌致一，用此二端，遂階歧

異；然則謂音韻不以時代遷者，儻亦不盡然歟？聊貢區區，惟高明裁之。

### 覆錢晉甫觀察

賜到大刻書牘，多前次已經拜讀者；重加紉繹，欽佩彌深。台端負高世之才，雖攝篆半載，丰采稜然；凡所設施，既以表褻於天下，外來之毀譽，誠不足爲加損也。命爲弁言，固所欣願。惟值此流俗波頹，是非歧出；明威之詔旨，章灼於公朝；循卓之政書，汗青於私室。揆諸韜隱之義，微覺非宜。

伏讀來書，我公所愛重者，一己之名節，所欲得者，不才之表章。如先謙之荒陋，無足比數。此時身伏里閭，分儕氓庶；若遂主張公道，湔理枉屈；近開罪於大吏，遠樹怨於京僚；再四思維，未敢遽出。公之通敏雋爽，實爲心折。今時事孔棘，所在需賢；光復非難，前路宏遠。方當抒發偉抱，對揚王廷；不在求伸一時，爭勝簡翰。揆張鴻烈，請俟異日。區區寸忱，亮蒙鑒宥；不加譴責，良爲厚幸。前拜文端公全集之

惠，頃賜新刻藥方書，隆施稠疊，且感且謝。天時晴霽，擬赴鄉祭壻，數日遄歸，再謁敘，一切不宣。

## 覆日本宗方北平

北平先生左右：

奉手書，知從者辱臨敝邑，采訪風土，通合氣類；聞諸道路，以先謙爲可與言，欲進而教之；盛飾崇褻，讀之悚汗。如先謙之鄙陋，豈能有當尊怡之萬一；不虞從者之過聽也。賜讀大著東方時局論序、東亞同文會章程，意在融畛域，聯輔車，申同文之情，奠將來之局，非深識遠見，履安思危之君子，其奚及此？

竊以爲西方諸國，環境偏處，狼顧鷹視，蓄謀至深。今日在東言東，非如尊論，誠恐別無良策。貴國與中國，自甲午朝鮮之事，致啟兵戎，和好之後，氣誼猶昔。聯合之旨，朝官疆吏，多以爲言，似與貴國人情尙不相遠。但邦交之固，權在朝廷；草

莽之臣，不便身預其事；此則先謙心知其意，而不敢贊一詞者也。貴國歷代以來，權歸方鎮，自經西人構釁，強藩退位，勢定一尊，封建之區，俄爲郡縣，殆運會之所開，不盡由於人事。改制之後，殫精工藝，併心一力，遂分西國利權之重，而開東方風氣之先；積富成強，操之有要；此我中土所急宜做倣者。先謙雖身處田野，不能一日忘矣。

先謙自督學江南，身嬰末疾，乞休旋里，已十四年，忽忽六旬，精力衰耗。近因病苦，閉戶却軌，雖親知不相過從。生平耽嗜文藝，一息未死，猶思有所述作，以詔方來。曾爲貴國源流考一書，根據中國史志，參稽貴邦圖籍，頗有斐然之觀。惟明治以來，蒐討不悉，遲未付梓。閣下東邦巨擘，博極羣書，尙乞將來有以惠我。高軒之過，萬不敢當。疾疢在身，尤恐以失儀獲咎，願託神交，附於海外文字契好之末，何如？

## 附來書

王益吾大宗師閣下：

僕日本之處士，少小讀聖賢之書，竊慕貴國名教之隆，人物之盛，負笈泛海，轉遊於吳、楚、燕、趙之間，十五年於茲矣。曾在江南之日，側聞有王益吾先生者，學德經濟，爲一代之秦斗；私心仰慕，常恨無緣識荆。月初遂決計買舟於漢口，經巴陵、浮洞庭，順風一路，安抵省垣，卽擬登龍門，拜芝眉，以抒十年之積愫；竊恐唐突晉謁，或失禮於長者，故此謹修短牘，預爲先容，以待高命之至。

鄙人發漢口之日，慮異裝或受人之指目，有礙於先生，特改服裝而來；同行有緒方南溟、岡幸西門二友。僕現在漢口，總辦東亞同文會事務，依漢報倡言宗旨，力圖中東兩國聯絡。月前隨會長近衛公爵、南京拜劉峴帥、鄂省謁張香帥，以伸同文會之旨；二公許爲美舉。顧閣下三湘重望，省之內外，事無大小，

一呼可集。鄙人此行，實有爲東方時局所求於閣下也。試觀於方今之時勢，俄、法、英、德、環而居，鷹麟而鸚視，要挾多端，禍心不測，是誠亞洲全局之危機；而興廢之所分，干係決非少小也。當是之時，能支持此危局轉禍爲福者，卽中、東兩國志士仁人之責也。若高麗，若越南，暹羅，不足言也。是故我兩國，須及早釋嫌猜，去畛域；上下一致，通力合作；制大勢之機，先奠將來之局也。唇齒輔車之情，同文同種之誼，至此始可謂得其全矣。我同文會之興，職此之由。茲敬贈同文會章程三本，並往日所作東方時局論序一篇，以請教正。書不盡意，草草不宣。

明治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宗方北平頓首！

### 覆周榕湖

承賜顧，失迎，甚歉！世兄文件，一一披覽。世兄天資穎異，君所以誨誘者，亦復曲盡無遺。目今成就，已具斐然之觀；將來何可限量？



但僕以爲教法却須斟酌如湘報之屬此時諒已不閱各國旗式繪之無益。若資爲海軍候望之用，則爲計亦早矣。中西年表，列繪爲圖，用意是而立法未善。大凡童幼讀書，宜專壹，不宜涉獵；所謂用志不紛，乃凝於神。又其性靈雖啟，體質未充，尤應節宜愛護。羣經之外，史、漢、文選，不能不讀；通鑑先熟御批，前史已得梗概。卽令貫通國朝掌故，如聖武記、東華錄諸書，列爲日課，務令周悉本朝貽謀之善，仁澤之深，爲前古所未有，以鼓動其忠君愛國之心。然後與之講求時務，推擴作用，庶可望爲通知今古本末兼賅之士。若根柢不固，卽令泛覽雜家言，處此艱危之時局，羣吠紛紜，未有不爲橫議所搖撼者。就令熟諳□□，□□曉方言，入仕途，祇供浮沈沽釣之資；伍凡俗，亦備繙譯通事之用；不過混世界，賺銀錢而已。吾見亦多，曷足貴乎？辱承下問，略貢芻蕘，不審有當高明否？

## 覆楊世兄彥深

前由周桂午同年處，遞到賜函。敬悉尊大人棲神道山，流名來葉；墓道之文，有待撰述。過辱誣諉，書幣遙頒，承命之餘，良以媿悚。

尊大人抱道飭躬，含暮匡國，生平行誼，無愧名臣。未竟厥施，有識咨歎。先謙曩在京師，過從甚密。江南判襪，備荷殷勤；追念神交，能無悽愴？惟是學殖荒落，筆墨久蕪，揆張鴻美，非所宜稱；勉答盛意，成神道碑銘一篇，仍寄周同年轉呈警收。其中應補叙者，便乞代爲增入；仍望從速垂示，以便錄登拙集，是爲至幸！

銘詞中推本伯僑，用班書子雲傳語。楊雄從手從木，宋本卽有兩作。蓋班書從手從木之字，率多通作。揚楊通用，諸傳多有，前賢旣加辨正；先謙續有攷訂，並詳近刻拙撰漢書補注中。潘安仁作楊荊州詠，推本楊侯，卽用漢書；則雄傳之作楊而非揚姓，益顯矣。慮或用此爲疑，並以奉達。

覆某君

奉手書，以前事引爲口過，於先謙特寬責備，盛德和光，感佩何極！先謙竊自幸，不意遂能得之於閣下也。閣下復以古誼自許，而願續有進規於先謙，此尤平生所叩禱而願聞者；先謙不敏，敢不承教？獨惜閣下未明先謙之用心耳！閣下謂先謙犯衆怒而冒不韙，在防流弊一言，此大惑也。先謙前上此疏，遽遭李宓園之劾，自後浮論繁多，皆一笑置之；謂已蒙諭旨昭雪，直當付之天下公論，後世定評，何庸亟亟辨論？今閣下謂先謙欲遏抑直言，使成不痛不癢，和同欺飾之世界，而深詰其何說？先謙果如此，則爲大清國之罪人，一時之責備猶小，萬世之斧鉞莫逃。閣下試思先謙疏中情事，果如此否耶？鄙疏所請明旨飭諭者，曰攙越，曰朋比。夫交議之事，部覆未上，攙越瀆奏，則觀聽易淆。若因仍不革，言官有刺探把持之弊，部臣懷模稜觀望之私，流失非淺；且不待部議而卽言者，或慮明旨已降，難於更張耳！今朝廷虛懷納諫，尙無慮此。果部議未當，而得旨允行，抗章補袞，亦不爲晚。何所用其攙越？先謙但論部議未上以前之言，未嘗遏部議既上以後之言也。

閣下謂攙越，有弊乎？無弊乎？禁攙越，有害於直言乎？無害於直言乎？且先謙於此，不過曰：有失入告之體而已；非有所中傷也。如攙越爲不失體，則鄙疏不值一噓，何足深論？若鄙疏爲是，則肅政體而靖浮言，持正者宜謂不無小補；而聞者怒不可解，其意爲公乎？爲己乎？乾隆時，鄒小山先生以此上聞，明旨俞允。高宗聖主，鄒公正人，不聞彼時因此議聖人拒諫。鄒公逢君，而於先謙責之不少恕，不亦異乎？

至朋比之弊，鄙疏特指張李二君。劾李鍾銘一事，李鍾銘惡劣市儈，途人皆知，張李劾之可也。而李奏云：『見張奏而續參。』此一言之流弊甚大。二君雖與先謙無甚往來，然平日不相爲謀，固所深知；且劾一商人，何值朋比。故鄙疏一則曰：心實無他，再則曰：不足深論。所重者，恐啟後來黨援攻訐之風耳！朝廷交議之件，原許衆論並陳；至參劾則微有別，從無因人劾奏，明旨查辦，相率繼進者。如有中外大員，稔惡衆著，交章疊劾，誰曰不宜？至尋常彈劾之件，前奏甫陳，後疏繼至，此風一開，則凡有人爲一二言官所欲中傷者，彈章迭入，降旨訊辦；卽查無實據，

部臣亦將以物議沸騰，究非無因二語，周旋言官；而其人終身毀棄矣。閣下謂此風氣爲美乎？不美乎？是流弊乎？非流弊乎？先謙論此二者，皆指諭旨彙入前案者而言，本文明白了，而李宓園以爲阻塞言路；然則必攙越朋比，而後言路開；不攙越，不朋比，卽無進言之路乎？宓園所論，按之鄙疏，無絲毫鍼對，而前十數行，乃痛駁一雜字。夫言路不可不開，亦不宜太雜。明季國事全爲言官所壞，此聖祖仁皇帝諭旨也。然則聖人之言非耶？抑於理猶有所不該者耶？如以今日爲治世，則聖祖之言，治世之言也。謂今猶未爲治世也。則不治莫如明季，而言路之雜乃爲害政前車矣。不知聖人當日，不宜太雜之旨，統治世亂世言之耶？抑別有將治未治之世？可容言路之雜者耶？近日士大夫多不讀書，迺至奏牘陳詞，亦皆肆口亂道；設朝廷不察，從而加先謙以莠言亂政之罪，則先謙幾爲勸學死；而掌故不必諳習，祖訓不足據依，豈非後世一大笑柄耶？兩宮簾聽以來，開誠布公，務協羣情，而孚輿論。果有遏塞言路，其人必將嚴懲，以風厲有位；豈反曲庇之，致壞國事？卽

果如外間揣測，以爲未必樂聞讜言，亦斷無全不顧惜政體之理。今之時局，豈遽至是非顛倒如此？

至閣下謂先謙爲犯衆怒者，其故由李鍾銘一案，諸君先後論奏，賀尙書因此獲咎；議者遂謂鄙疏爲賀吐氣，此大可笑。無論賀與僕從無來往，且張嶽樵劾李鍾銘，黃漱蘭劾賀覆奏欺罔，寶竹坡劾其不宜復用副都御史，此自判然三事；若謂先謙所論，朋比指此，將此後但經言官摺中牽連附及之人，卽不准人參劾乎？被議復用之人，未孚衆望，皆禁止續參乎？果有此二者，卽以朋比之罪罪之乎？二者如不在禁例，則先謙所言，爲指諸君乎？非指諸君乎？夫所奏相合，謂之朋比，原因其同劾一事，顯有商謀扶同之迹也。鄙疏特引乾隆中陳大玠等劾許容不宜復用巡撫，所奉諭旨爲證。若陳、鄒二人之劾許容，各自一事，諭旨亦得謂之商謀扶同乎？朝廷執法，祇能據其顯見事蹟，至隱微之地，誰則見之？國家亦無誅意之條也。議者何不切事理如是？

今閣下又詆先謙阿諛權貴，則去之愈遠。去歲豈曾有連章劾權貴者；而待先謙一疏解之耶？不謂精義如閣下，而亦爲此言也。星潭前言：閣下謂鄙疏係樞廷授意；今見閣下高論，殆猶是告星潭之意。朝廷重臣，乃與後進商阻塞言路之術；今之權貴，縱不滿人望；何遂可笑至是？且僅能禁止攙越朋比者耳！不攙越，不朋比，而直劾權貴者，又將何以禦之？閣下略致思，當亦知其不然。且今之權貴，亦畏人甚矣。聖主沖齡，在樞廷者，尙無攬權怙勢，敢禍福人之事；卽有直詞彈擊者，言不必見聽。功名性命，決無傷損，天下已翕翕然稱爲風節踔厲矣。夫阿諛之不必爲福，而詆斥之，卽可立名，亦何憚而不爲？然試問果有裨國事與否？而此進言之心，尙可問耶？司馬公所謂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先謙深恥之，是以不出於此。凡論人，但論其正不正；不在權貴不權貴，劾權貴不劾權貴也。自同治以來，能指劾權貴者，獨有一蔡梅庵；然不聞都人士，因此推服梅庵也。若籠統參奏，虛詞排擊，言苟不中，何名爲直？邇來使臣辱命，劾權貴者頗多；閣下據其一端，將概

以正人目之耶？抑尙有所別擇於其間也？

來諭又謂先謙對某公，有冒大不韙之言。此語閣下聞之，先謙耶？某公何人？大不韙何事？人情險幻，何所不至，無根之詞，豈足稱述？閣下胡專恃流言爲傳信也？至先謙後來諸疏，直抒胸臆，不必果當事情，規模宏遠，奚足當之？而謂爲勇於自克，先謙亦不任受，先謙有何言過，而當自克耶？如謂自知前奏失辭，多上數摺，以圖掩蓋，此與兒童之見何異？先謙雖無識，尙不至此。閣下其察之！

嘗謂進言之道，必求其當理而可行。理者，古今不易；然亦有似是而非之理，在明辨而精擇之；其協於理而有不行，則時勢爲之也。平心以察其當然，而後可以博通天下之務；逞才尙氣，舉無所用之。方今通弊，在虛詞多而實際少；先謙於經世之學，罕所諳練，豈肯自蹈放言高論之習？平生願爲讀書人，不敢貌襲名士；願爲正人，不敢貌襲道學；願爲建言之人，不敢貌襲直諫。誠慮標榜之習，錮於中，虛僑之氣，張於外，久假不歸，所守必喪，學問經濟，將無一而可願爲者。日勉於寸



念不敢者先矢之終身獨立孤行，不求聞譽，區區之心，如是而已。先謙方名點朝班，未敢致書論政，既承詰責，不能不明其所以然。鄙見如有未達，惟閣下更辱教之！

### 與曾襲侯

劄剛通侯仁兄世大人閣下：

接奉三月二十一日巴黎惠書，辱承眷注殷勤，感難言罄。敬稔星軺往復，載歷殊方，秉節宣勤，爲古來所罕觀。而起居住勝，圖史清娛，口不言勞，心如無事，學養之優，福德之隆，豈惟鄙人？天下皆企頌之矣。俄人就範，雖曰由天，人謀之臧，端歸使職。聖心嘉悅，超擢崇階，實爲大受之基，匪僅前勞之答。私衷慶忭，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來書合計中外出入之數，綜論古今馭遠之經，宏識深心，洞若觀火，莫名欽

服。自道光庚子以來，因外患漸張，捐小忿以成大信，實出先皇遠慮，非由朝議糾紛，實錄炳麟可考案也。其時羣臣競請復用林、鄧，僧忠親王亦以爲言；而聖意不回，大可想見。先皇彼時非有惡於林、鄧，祇以用之而勝，後患逾深；適值天災流行，國用支絀，遂決爲委曲求全之計，以折兵鋒，而全民命，蚩蚩者至今戴高厚而不知也。咸豐之初，罪狀穆相，昭雪達姚，新命立言，不得不爾。或因此而議及前事，疑操柄悉出廷臣，何異癡人說夢？廣東力請入城，事非甚要，堅持不許，葉相蒙殃。庚申以前議約，亦止數條，盈庭道謀，乘輿播越，運會所遭，時局遂更，陵遲及今，祇當思善後之圖，決無有改弦之理。侯官一代偉人，不敢輕議；然其辦理鴉片一事，遽請禁斷貿易，良爲失當。蓋洋人養命之需，全資中土，一旦絕其生理，豈肯束手待斃？合謀鋌走，勢所必然。且自人視之，以爲外夷；自天視之，猶是赤子。屏之使無以爲生，天不許也。聖教配天，必至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其理又聖人自言之矣。而商不通，卽教不通，將終古淪於異類，天亦不許也。上年俄事，或堅持商務；今歲球案，

又請斷貿易；豈非昧於事勢，一隅之見耶？

但通商雖係定局，而立國須有遠模。咸豐以前，失於辦理之無方；同治以後，病在籌策之不定。愚以爲練水軍防海，則外人不致輕藐，可以立振國威；集商貨出洋，則外人樂其流通，并可以暗減交涉；控馭之要，或在於此。是以去冬有請飭南北洋咨商黎君兆棠立公司之疏；諭旨以爲頗有遠見，幸卽施行。刻下黎君已立肇興公司，設倫敦總管，其始事一歸妥實，務矯招商局員之習，不涉官中一字，不領官中一文，當可持久無弊。惟水軍造端宏大，廷臣雖有請者，以費無所出，至今游移耳！

來示謂宜擇材望較優者，令其游歷各邦，擴充聞見，誠造就人才急務。如弟凡陋，亦復仰荷垂詢，辱愛旣深，彌用悚愧。慈闈今年七十有四，迎養在京，雖精神甚佳，亦時有患苦。家無次丁，義難遠出。且弟學問未充，閱歷尙淺，洋務諸書，雖偶瀏覽及之，而交涉機宜，斯未能信。吾兩人交誼，非他可比；不敢不直陳衷曲，且懼

以覆餗貽當世譏耳。

弟近輯成續古文辭類纂三十六卷，始姚惜抱，迄吳南屏。先師遺集，爲當代第一大家，巨製鴻篇，何敢言選？然私心慨慕，不能自己，輒用鈔錄，以光斯刻；比於全集，殆得其半。又郵函摯甫，商榷至再，始定寫本。弟念古來韓、歐、李、杜諸公所作，如瓊林玉樹，美不勝收。而各家時有選本，與全集并行無害，則弟今日之書，或不重爲疵累；然自顧冒昧甚矣。謹將目錄寫呈，惟垂鑒而曲恕之。書札一類，已託人在湖北取惠賜全集來都，再行補入。嘉慶續錄，本擬寄呈，□存都中，謹卽如命。

栗誠兄一病連歲，竟至不起，有文埋骨，實令人傷；其後事有唐斐泉、蕭杞山、黃觀虞三親家爲之料理，諸臻妥善；四月，盡室扶柩南旋。大令侄居然成立，文筆甚佳，遺緒克昌，亦稍紓閣下鵠原之痛也。

與翁叔平前輩

前日手教，具悉。

台端以太學儲款，發商生息爲疑；仰見慎重深心，曷勝敬服！但侍思之再四：太學儲款，析言之，有庫帑捐項之分，如監中以庫帑發商，自屬滯礙；至外來捐款，較有區別。他處侍不深知；若廣東之學海堂、應元書院、菊坡精舍，湖南之校經堂、思賢講舍，四川之錦江書院，皆係捐款生息，充學中膏火經費，此與太學雖分京外，其爲培才興學，未嘗不同。從前兵丁紅白恩賞，直省鹽關款項，雖庫帑亦准發商。乾隆中，御史陳高翔以粵省鄂彌達奏請發商生息爲言利。高宗諭云：「義利本非兩截，用以利物，則公而溥，是利卽義也；用以自利，則貪而隘，是利卽害也。」聖訓煌煌，極爲明晰。此事以公濟公，諒不至貽牟利之誚。見在儲款伊始，歲獲尙微，若以十年二十年累積計之，所繫甚鉅。

且侍於此事，尙有中心藏之而未敢遽言者。自咸豐初經費減成以來，定爲每月外班支銀五錢，內班支銀一兩。同治後，經費復舊，因內班無力住學，先後奏

請另設住學肄業生六十名，每月每人加增津貼四金，辦理實爲美善；而不住學之內班，月支一兩，至今如故，與外班不住學者實同而名不同，得項又復不同。按之從前規制，見辦事理，頗不相合。然國帑支絀，將欲令內班悉數住學，人增津貼四金，勢固有所不給也。

侍每思沈文定公既倡此美舉於前，我輩守而弗失，將來再得急公好義者，陸續捐措二三萬金，發商生息，以資津貼，便可推廣住學額缺，以符當年內班百五十人定數，使無名實參錯、規制簡陋之病。又外任官及每屆試學差，凡曾任本衙門堂司官者，亦可做現在翰詹衙門之例，酌量捐貲，歸併一處，俾日新月旺，儲爲不竭之藏；但總須發商生息之例可行，然後能變通盡利。事雖不易，全賴人爲；若束手坐觀，終無興舉之日。本署公事，大半具文，無可盡職，惟培植南學，尙是實際。但令公事獲益一分，卽不欲置之不辦；侍非虛夸喜事者流，而位中之思，不敢不勉，一息尙存，必當竭蹶圖之。惟主持一切，全仗台端；苟有識見未到之處，仍祈

隨事教之。以公當代醇儒，必不以曉瀆見責，一隅之見，弗欲苟同。謹畢其辭，惟希垂察！

## 致左侯相

太學經費，承慨允提撥鉅款，感激萬狀。前請捐貲節略，係未奉鈞諭時所擬。彼時以需費甚多，籌措不易，監中應辦之事，祇得支支節節，爲之指陳，本多未盡。今蒙蓋廩碩畫，遂使十年之功，崇朝而集。現在所亟應稟承指示者，惟在生息一層。但生息有多寡之不同，而監中住學津貼之未臻全美，與他事之廢而不舉者，必應及時辦理，皆不能不資此番宏濟之款。意惟生息稍旺，則費不加增，而事可併集。謹將節略未盡情形，陳之左右，希裁警焉！

蓋監事應酌辦者有三：一、現在住學津貼章程，不足招徠多士，宜酌量加增也。諸生每月內班膏火一金，格外津貼四金，內班須由外班升補，其額缺率爲每

月考到叙補外班之人所占，故住學諸生插補外班後，有年餘不能補內班者，此一金已在若有若無之間，現得止四金耳。學中距外城最遠，雖耽靜守寂之儒，不能全廢人事；一月但出城兩次，便耗一金；此三金者，勉敷火食隨丁之用，不能有餘。寒士孰無家室之累；悵結千里，事蓄無方，何能專心誦讀？故在學而名得五金，實無沾潤，不如處外城二金之館，一切便適，且有餘貲自奉也。高明雄俊之才，多不樂爲繩墨所拘；學中有師長稽察，有規條約束，彼既有所畏而不遽欲來，又無所慕而使之必來；故從前實在住學，不過十之一，空名冒領者幾十之九；一遇招考，來者數百。今自稽覈沙汰之後，實在住學者，僅存四十餘人。此次招考，報名寥寥，良由空名雖已絕其緣，而佳士無以生其慕；如不增津貼，而徒廣額缺，任招罔應，仍屬虛文。儻蘭艾雜收，止圖敷衍官樣，是委隆誼於草莽也。不惟重負盛心，抑且負先謙初念。今擬復舊例，內班住學百五十人之額，每人月支津貼七金，內班既概歸住學，則膏火一金，亦於到學之日，即可開支。該生歲支九十六金，安身贍



家皆有憑藉；其尤者屢列前茅，優加獎賞，俾之俯仰充裕，鼓舞盡神，庶幾多士景從，可收學校振興實效矣。

一、外班宜復膏火舊例也：外班百二十人，月支膏火一兩，後改二錢，每月兩課，該生所支膏火，不敷一次入城車費，將來內班既歸住學，外班必至無人應課，亦於事體未合，應仍支膏火一兩，以復舊例。

一、八旗官學宜酌復舊規也：官學爲教育旗人善政。自官學廢，而八旗助教，不能舉其職官；學生補缺拔優，皆就各旗咨送來監者，面試定奪。其爲眞贋，莫可究詰。八旗教習，傳到三年，無所事事，任其去留，期滿則以訓迪有方等語加考，引見得官。律以欺罔，更復何辭？每一執筆，輒爲顏泚。前與同事熟商，欲復舊規，須先謀學舍。今官學房屋，悉就坍塌，若奏請於八旗就近地面，入官房屋內，各賞給互換一所，亮邀俞允。學舍既得，餘可以次辦理矣；而其中亦有暫難全行復舊之故：一則從前捐輸既濫，仕路易登，教習磨練需時，不能速化；遂有業經考取而傳到

不來者，不過開除教習而已，無餘罪也。今令缺者，留京教習，名義未嘗不正；而無以資之，何以安之？王道不遠人情，此節不能不爲寒儒設想。一則旗人來學，讀書者不能甚多；世家子弟，大率不肯遣就外傳；旗人入仕多途，雜項差使，皆可出頭，不必讀書也。近則神機營得項較豐，趨之若鶩；入營後除差操外，大抵遊蕩成羣，沾染惡習，月支七金，所耗不止七金，終於身家困敝，人材敗壞。然愚人莫不羨錢糧之安佚，畏誦讀之艱難，坐是數者，故學生不能多；學生不多，則教習之員，但取目前足敷教習而止，然後經費可得而定也。擬暫仿義學如願學堂等處之例，每旗官學，派閱文者一人，教讀者一人，卽已敷用；閱文歲給津貼百金，教讀五十金，由堂官選定，責成三年著效，予以優考，略示鼓舞之權，庶可望其得力助教，責成稽覈，亦復有事可辦；而學生由此可以別白真僞，若網在綱。至於文教振興之後，學徒雲集，教習需人，止可通變於臨時，不能求全於此日矣。

以上三者，皆國學必須酌辦之事，卽皆先謙與同僚諸君，必應盡心之事。綜

計內班加增津貼一項，每人每歲八十四兩，一百五十人，共需銀一萬二千六百兩；除現有之津貼銀二千八百八十兩外，實需銀九千七百二十兩。外班加支膏火一項，每人每歲九兩六錢，一百二十人，共需銀一千一百五十二兩，官學津貼一項，每學百五十兩，八旗共需銀一千二百兩，總共需銀一萬二千零七十二兩。若如先謙前呈節略，十萬金之數交商，每月生息一分，即可歲得萬二千金，而國學應辦之事畢舉。先謙前在揚州，知鹽商借銀周轉，率一分行息，或且過之，數十萬流轉往還，乃其常事。今昔情形無異，若以允提之巨款，交運司發商，一分生息，歲由運司收解到監，有裨公事，無損商人。以目下鹽務論，但使朝廷不輕改舊章，尚可百年不敝。此款久遠有著，亦永恆培才勸學之公心。鹽務至重，商情宜恤。先謙不敢以一人一署之私，致乖台端不肯輕擾屬下之意。聊貢隅見，求榮任後一加體察耳。

先謙自維學劣材疏，於時無補；惟平日深嫉世俗情媮，宦途日巧，視官府如

傳舍，蒞任止求敷衍目前，以高論欺鄉愚，作事不肯一踏實地；頗思力矯此習，奮發圖功。仰荷鴻施，惟有加意作育，以副蓋懷；此外無可爲圖報之地。先謙宦情頗淡，但得藜藿不缺，便可處之泰然；雖十年不調，亦所欣願也。詞尤累幅，干冒威嚴，伏希涵宥！

### 致劉峴莊制軍

承示恪靖履新之後，將遂陳情乞養，暫輟北行。以公功在當時，聲施海內，朝有交惜之論，民矢去思之歌，雖退猶榮，其又奚憾？惟是故人天末，瞻望台旌，彌增夢魂之戀耳！

三牌樓一案，身任其事者，萬不得已而出之；而朝士獻疑，星軺載道，足見天下是非，並無定論。然果後案不塙，洪君竟得瓦全，亦未始非台端所欣願也。近日果仙侍御，於尊處大有不然；印渠、蒨階，亦爲同鄉糾劾。默觀風俗人心，頗有日趨

於薄之勢。將來擠排攻訐，竊恐遂成風氣，靡所底止，瞻顧時局，實用隱憂。

三國源流考，纂輯成書，必當寄呈教正；惟蒐采慮有闕遺，不能不稍需時日。前因監事廢弛，妄思有所作爲，綜計酌復舊規，必須先籌鉅款；若得十萬金，發商一分生息，可歲入萬餘金；而應辦之事，大致畢舉。因念閣下昔日署粵海關時，數十萬金棄而不取，專用以興行善事；恨先謙緣慳命薄，不能及當時而逢盛會，爲可惜也。恪靖在都，曾與談及，欣允飲助。初擬洋稅加成，便可提撥；嗣知難於著手，約到江督任後，清釐閒款，爲挹注之資。曾有一函致恪靖，備述監事顛末，鈔呈鈞覽，亦可俛鑒。此中一切情形，儻會晤恪靖時，偶及此事，或將如何設法之處，鼎言贊成，尤爲感激。先謙於利達之場，閱之已熟；淡泊之念，守之頗堅。倖結朝班，已爲非分；豈復思再有忝竊？惟當竭心力所能至，以期無負此官，叨愛旣深，輒貢愚悃。

## 與吳筱軒軍門

前月得手書，正擬裁復；續奉惠示，備承厚誼隆情，感戢不已。

舍弟才本疏庸，初入仕途，不免欲速之病。閣下助以資斧，嘘其羽毛，瞻對高雲，但有慚謝。渠今歲來函數次，弟以公私忙冗，總未作書與之。前得尊函，即切加戒諭，勸其努力向上，以爲報稱之地。

來示以爲今日國家元氣，惟賴二三直言極諫之臣，維持不敝；而以此期之鄙人，仰見良友愛我之深，有加無已。弟於世務，本無所通曉；惟人臣致身之義，嘗竊聞之。今日朝政大綱，尙能支持不壞，所不及雍、乾以前極盛時者，以無精微之意，峻厲之氣，行乎其間。中外登進，□□頗多濫竽者，間或有之；大奸巨慝，則實未之見。簾聽之朝，謹守成憲，不輕變更，故利弊不免參半。見在急應設施者，端緒甚多，弟曾妄論列一二；而事會所值，扞格難行，以此知建言之難。邇來外間所稱□論嘉謨，求其實在可行，有所裨補者，亦復無幾。大抵陳奏之道，得失且不必論；須先辦一片公誠之心，與明廷相對越，毛舉細故，以爲名高，不足取也。本無確見，而

毀人之名以爲名，則尤弟所不敢也。私意主德仁明；但使官司各盡其職，而無願外之思；士民各循其分，而無浮動之習；治平亦自有望。自承乏成均以來，時進諸生，勉以反身知恥之學；惜俊拔之才，不克多觀；造士興學，雖有其願，尙未實見其功。時用不能舉職爲媿。

### 與陳子元觀察

賜讀大著練兵籌餉事宜，回環雜誦，欽佩實深。兵事先求練人，次講練法。練法大要：一練槍礮，二擇利器，三練筋骨，四練行差；所論簡明切實，闕一不可，兵家機要，盡於此矣。四者之中，行差尤爲最要。蓋練前三事，而不練行差，兵氣仍不能振作；近日營務中，罕知此義者矣。義甯初到任時，頗以練兵爲急務；一日與弟論統將之難，弟云：大吏每苦不知兵，故以得統將爲難事。今以夙諳韜鈴如我公，若志在練兵，莫如自將。義甯言疆吏事繁，自將更力不暇給。弟謂曾、胡當日起手，皆

係自將。惟我以仁義忠勇之身，然後能識拔仁義忠勇之士；根本既立，朋類相從，方能用之不窮，操縱如意。若我身不在局中，一切情形隔膜，專恃人言爲去取，無論所取不佳，卽有智勇之材，亦未必果收指臂之效。縱或一軍得力，何能通省營伍，皆成勁旅？況今日營務習染尤深：多一統領，卽多一作弊之人。惟有廢去統領，通爲散營，選一樸誠勇敢熟諳營務之人，用爲幫辦，責成精勤訓練。公以暇時閱視，每數營練成，遣駐外府縣；更調數營練之，周而復始，隨時選汰，務使一律精純。如此，則營哨各官，以及什長散勇，皆經識別；通省營伍，全局在胸。凡駐省外者，每半月開一行差，勿令久駐，懈弛弁勇。因公晉省，傳見面詢營中情形，從而施以不測之威，予以破格之獎；庶幾千里一室，血脈貫輸，臨事方能有濟。弟爲此言，亦稔知義甯立體尙正，馭下頗嚴；果能如此練兵，湖南營務，可望起色；然義甯未用也。我兄韜略世家，又復久歷戎行，熟精此事，未識一隅之見，尙堪仰契高明否？

鈔票之利，名論不刊。中國之患，在上下隔絕，官辦之事，不能取信於民。錢莊



倒閉，動騙巨貲，身受者甘而忍之，經官者雖明知有利，裹足不前，此等見解，未知更千年能破否？時艱若此，臨楮唯有歎息。

## 覆畢永年

昨晚歸，奉手書，勤懇切至，抑何意味之深長也？僕非無心於斯世者；但志趣所到，不能強同，敢爲吾友一一明之。

來諭謂僕宜住院督課，誠哉是言！僕在蘇學任內，以遭家多難，兒女夭折，萬念灰絕，決計歸田；官之不圖，館於何有？乃郭筠老強之於前，張中丞迫之於後，遂由講舍，移席城南，輾轉因循，更點嶽麓。家號四口，唯僕一男，老妻臥床，兩妾拙弱，米鹽瑣屑，皆自料理；寓居曠野，夜多盜警；赴院則棄家，居家則離院，牽率卻顧，耿耿此心，非以徐先生爲可法，而蹈其故步也。然因此之故，廣設視聽，開通聲息，不敢夸言整頓，似尙未甚廢墜。齋長五人，屏絕少年浮蕩之習，屈祠挾妓，可保必無。

至篤實開通四字，談何容易？高潛異器，兼者幾人？撫膺懷舊，容或有之，不害爲老成齋長也。天下學術，斷不能盡出一途；但令趨向克端，無庸強人就我。省城學會，聚講多賢。湘報刊行，見聞廣遠，開拓民智，用意甚善。此外道合志同，各自立會，互相切劘，亦不失敬業樂羣之義；奚必盡一世之人，相與奔走喘汗，搖唇鼓舌，院設高坐之席，家持警衆之鐸，然後爲一道德而同風俗哉？今國之急務在海軍，民之要圖在商務。朝士無論矣；草野二三君子，以振興世道爲己任，不思盡心實事，挽救阡危，而相扇以虛名，專意鼓動世俗；即使率土覺悟，太息呼號，而無開濟之道；譬猶舉家醉臥，遽然夢醒，束手相顧，以須盜之入室，所謂固圉而保種者，果安在乎？

僕擲萬金於製造，實見中土工藝不興，終無自立之日。此心不爲牟利，較然甚明。衆志不齊，中道相棄，僕之寸念，亦無所悔。所恨滔滔天下，忠信不立，彌望虛僞，非世運之佳徵耳！僕自蘇歸，時以四鄉多警，勉就城居，牽涉應酬，不能離人獨

立，投暇一編，未忘寢饋，忽忽六旬，不甘朽腐，尙有數書，未能卒業，亟欲賡續成之，以待來者。同一儉生視息，卻非無業游民，白衣冠出門外，嬉遊絕少，熟客尤稀；來諭云云，未爲知我。外間浮論，豈復可信？此不足辦也。生平性耽清淨，不喜結納，京居惟二三知好，商榷文藝，歸來亦然。其餘親故往來，有生不廢，雖或不欲，其可去乎？學問一途，惟在心得；疇昔語人云：爲政不在多言；學亦如之。今足下欲僕伸議事之權，魁求新之黨，嚶鳴求友，聒於市人，返之此心，良非素習。南學啟會，迄今月餘，衆口紛紜，有如矛戟。平情論之，陳中丞開講數次，聽者洒然動容，亦由居得爲之位，任先覺之責，故感人如此其深也。此外會講諸君，不免被人吹索。報館之文，雜襲鱗萃，或侈口徑情，流爲犯訕；或黨援推奉，自召不平。教人以言，本非易事；況復擇語不慎，何謂人言不足畏也？今日羣才奮興，莫不自命千古；誰肯受人指摘？而欲僕攝齋登堂，攢眉入社；附和旣所難安，箴規又不敢出；徒然東塗西抹，與三五少年相追逐，豈復有善全之地？

竊謂中國學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學興，則舍程、朱而趨陸、王，以程、朱務實也；漢學興，則詆漢而尊宋，以漢學苦人也；新學興，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學尤繁重也。至如究心新學，能人所難，宜無病矣。然日本維新，從製造入；中國求新，從議論入；所務在名，所圖在私，言滿天下而無實以繼之，則亦仍然一空，終古罔濟而已。何如閉戶自修，不立名目，不事徵逐，尙留我本來面目之爲愈也。吾友天資悟力，超絕等倫；倘不鄙棄僕言，願勿以庸民覺世爲名高，而以力學修身爲本務。闔然日章，操券可獲，空談小補，諸君子任之足矣。何足以辱吾賢？如其不愜於心，卽請各行其是，毋復後言。

### 致陳右銘中丞

敬啟者：報館一事，前面談時，尊意擬卽停止；後晤少穆，知係暫停復啟，將牌示館門，非經鈞覽，不准付棗，立法至善。然區區之私，不無過慮。潞國精神，固是仔

伯恆衆；但排日公宥，此等文字，何暇全閱；委之它人，宗旨未必盡合。萬一檢點偶疏，咸以爲出自尊意，疑謗潛滋；先謙實不願以微文細故，致傷日月之明，使忌公毀公者，有所藉口，此一說也。

報館秉筆甚難，其選前此數賢，諒皆辭去。至報端所載外人送棨及學徒課藝不妥之處，不一而足；非得人嚴加淘汰，未便依樣續登。自時務館開，遂至文不成體，如腦經起點，壓愛熱漲，抵阻諸力及支那黃種四萬萬人等字，紛綸滿紙，塵起汚人。我公夙精古文之學，當不謂然。今奉旨改試策論，適當釐正文體，講求義法之時。若報館彙載之文，仍復泥沙眯目，人將以爲我公好尙在茲，觀聽淆亂；於立教勤學之道，未免相妨；此又一說也。

至於市價低昂，多言非實；赤脚大會，瑣陋可嗤；不必論矣。竊謂報館有無，不關輕重；此事無論公私，皆難獲利。湘報題尤枯窘，公費棄擲可惜。揣知近日必有以風氣甫開，有舉莫廢之說進者，盛意遂不免回旋；然值熊君決裂之餘，衆口不

平，轉以報館爲多事；官評輿誦，莫不以停止爲宜。論湘中之政務，去之無害，而頗有益；論台端之名望，行之無加，而或有損。先謙叨愛至深，謹竭愚誠，翫縷上達；惟鑒而宥之，甚幸！臨穎皇悚。

### 與但方伯

日昨承諭，詢書院事宜，公同商榷。謹以管見所及，上貢如左：

一垂詢校經，求實兩院歸併一節。查校經係由學院調取各屬屢列前茅之高材生，住院肄業；求實則由藩台隨時考取文理清通者，送院肄業；卽童年淺學，皆得入選。人材之高下懸殊，造就之規模亦別。校經額缺四十餘人，齋房已滿；求實額缺百人，齋房止五十餘間。無論如何，歸併均不敷居住，此情形不無滯礙也。溯查校經之始，道光年間，南海吳荷屋中丞，勅立湘水校經堂於省城之舊城南書院，拔取高材，肄業其中；一時造就人材，如周自菴侍郎壽昌，郭筠仙侍郎嵩燾，

昆弟孫芝房侍讀鼎臣，凌荻舟中翰玉垣，號稱極盛。吳公去後，庠序闕寂，士林追歎。光緒間，朱肯甫學使，就校經堂舊址，賡續前規，延師課學，嗣張燮鈞學使蒞任，商之譚文卿制軍等，於北城外度地鳩工，於是始有校經書院。經費所出，集自紳商。歷任學使，衡校清公，人才輩出；今求實院長杜君，卽其一也。外府州縣，見聞較隘；雋異之士，考送入院，得以開廣學識，成就宏多；此於湘省人文，關繫至重。自江徐接踵，風氣頓漓。中丞及諸大公祖，皆以培植學校爲心，應請商之學使柯公嚴甄別禁混處，以復舊規。凡在士林，同深感幸。至求實之說，已歷數年，不聞成效，糜費巨款，實爲可惜。其中學規，或須嚴加整頓，應請中丞商之院長，覈實辦理；抑或卽以求實併入校經，增設分教。精選學生之處，中丞及諸大公祖，主持裁酌，某等不敢妄議。

一、垂詢各書院教課章程，與算學輿地各門目，暨增立學長各節。竊維學問之道，惟在深造自得，不以張皇耳目爲能。至今日參合中西，固在上者審時設教

之深心；而立法亦必通籌本末，始可要諸久遠。中國經、史、理、學、詞、章，數者本宜兼習，無事分□；將欲期其專精，則肄業生聽擇一門，增設學長分授，而院長總其成，尙可黽勉從事。無如今人溺苦俗學，敝精考試，不問其他。卽兩湖書院所以奔走人士，不過圖膏火餽□；苟無名利兩者誘之，皆衆意所不屬；學之不修，良可浩歎！算學一門，湘省不乏解人。卽講求中國地輿，考古通今，尙非難事；若域外之觀，止能得其大概；至疆宇隸屬之細目；古今分合之源流；宜別有專書，固當俟之異日者也。書院改爲學堂，係屬遵奉諭旨。西學西文，求實見有教習；各書院仿照增設，亦可勉應詔書；儻依外國之法，徧設鄉縣府省諸學，必令與考試相須，方能收萃集之效。惟中國戶口殷繁，非學舍如林，竊慮不敷容納；應有大宗經費，方能辦理。又外人童子七歲，無論貧富，皆令入學，官爲經理，親屬不復過問；此中國人情所不能行，亦官長心力所辦不到。某等於學校大事，皆曾反復熟商，將欲強中就西，實無長策。辱奉明問，敢以上陳。伏希稟達中丞，是爲至幸。抑更有請者：今日中國



急宜舉行，惟在工藝之學。中丞及諸大公祖，關懷至計，伏望及時興辦，使民有生  
氣，國少漏卮。某等不勝願外之思，臨楮惶悚！

### 與蔡伯浩觀察三首

前謁，領大教，備悉中丞以湘省分例償款，爲數至鉅，無可籌措；官場請辦畝  
捐諸事，擬卽允行。惟閣下以擾累地方爲憂，堅不與議；中丞亦遂幡然，屬與諸紳  
籌商良策。

先謙仰體閣下愛養湘民德意，敢不竭誠贊畫。昨與同人商榷再四，他事籌  
款，無不擾民之政；獨取之鹽務，較爲不著迹象，可得多金。惟是就淮鹽籌捐，必歸  
鹽政主持，亦何能有大宗惠及他省？茲特剋爲報效口錢之法，湖南通省無論川、  
粵、淮鹽食戶，按鹽計口，就行收捐。各州縣每購食鹽一斤，由行戶加收口錢數文，  
合計每歲可收數十萬金。就每人日食鹽三錢推算，終歲不過捐錢數十文，比戶

無驚，而償款已足；較之多方搜括，所得寥寥者，相去奚啻霄壤？謹擬呈稟，伏乞卓裁。如以爲然，卽望代達中丞是荷。此事辦理之始，請勿庸先與鹽政咨商；電奏之後，峴莊制軍或起而爭持，再由弟等將鄉邦艱苦，懇垂仁恤；及淮銷暢旺，決無阻礙各情，公函婉懇，並已公請文卿宮保電達止菴樞密，屬其合力維持，當無他慮也。

又

前因復陳書院事宜，公懇台端及但方伯諸公，以時開辦工藝爲請。未審於中丞鈞意爲何如？聞台端及諸公，因收集游民，曾擬設立勸工所，詳達中丞，因無的款指撥，遲未開辦。刻下口捐一事，雖樞廷戶部照允；而外省議論猶紛。鄂有鹽加十文太多之疑，江有償款已減三成之說。鄙意果係通籌有餘，劃提口捐，開辦工藝；則以取之民者，仍還之民。旣足慰滿衆望；卽函答江、鄂，亦必心悅誠服，更

無後言。

方今工藝不興，則海外漏卮不塞，華民生機將絕；有識共見，無待覩縷。近見報館所載，各省工藝局廠，雖規模大小不同，無不爭先競舉；即多倫諾爾同知，亦有懸賞訪求牛馬工藝之示；獨湘省士民喁望，未見舉行；此固仰仗中丞主持，亦不能無望於我公之贊助者也。查上海袁觀察，有上蘇撫稟設勸工所章程，於諸公收集游民之意，尤爲切近。謹將原稟及報館附跋，錄呈台鑒。聞前此局議費少，不敷開辦；若就口捐四文內，劃撥一文，爲勸工的款，則償款減成之數，仍留有餘；而工藝剋舉，得所藉手；不至以左支右絀，終歸廢置；似於國計民生，大有裨益。江鄂會奏摺有云：『今若竭海內之力，百計搜括，但供賠款，以冀無事；則外國視我，皆苟安無志之人。士無奮心，民無固志；各國之輕我侮我，更將得步進步。』實至當不易之論。

台端以愛民活國爲心，可否以此事稟商中丞之處？伏乞卓裁。某等伏處鄉

閩，何敢越俎言事？惟見民窮財盡，蒿目扼腕；用是不辭煩瀆，披瀝直陳，伏求鑒恕，臨穎皇悚！

又

昨手諭，敬悉。尙有願竭愚誠之處，再爲台端陳之，條列於左：

川鹽入楚，共兩路，一自涪州達夔州，由三峽順大江而下，浸灌湖北上游等處州縣，由宜昌荊州至公安松滋，漏入湖南澧州境，此一路也。一自涪州達彭水，由酉陽秀山沅水入湖南境，販賣保靖、龍山、永順、桑植等縣；及沅境諸屬與三廳地方，此又一路也。湘人所食川鹽，以此路爲最多；與湖北宜昌之川鹽，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刻下湘省釐局，既不知川鹽入楚，有多少包；則湖北鹽局，何以知川鹽入湘底蘊？其所以包辦者，不過據川省鹽商自報之數以爲數，將來回電，以多報少，勢所必至。蘓帥旣以淮鹽加價爲非，則川鹽一項，必不肯按照八文加價，以

自相矛盾。此時湖南如做照加抽淮鹽章程，自行抽收，臬帥置之不論不議，尙相忘於無形。今由湖北包辦，儻日後臬帥定一至少數目，遵辦則川、淮兩歧，於湘有損；不遵則反生意見，似不如先行自辦，轉不至與南皮爲難也。

釐局諸公，不願更張，其意良是。但川鹽來路不多，不如粵鹽入湘之港路紛歧。觀由蜀入湘輿圖，止就保靖屬之里耶司設一釐局，即可扼要。每年局費，至多不過千金；所收數目當在兩萬金上下。其餘與黔省毗連之處，設局抽收，亦容易辦理。入不敷出一節，似不必慮。此事必以查明每年銷數爲第一要義，以有益於湘款爲歸結。來函所云，自是正論；但釐局既無川釐底冊，據宜昌局所報之數，以爲包數；外人所籌，無非惟利是視，恐無有益於湘之理。來函又云：願爲彼包則已；若不願爲彼包，則必將加價四文，口捐四文，一併自爲經理，以省開銷，所論甚是。但口捐四文，係民捐之款，自應籌畫妥善，以期涓滴歸湘。況臬帥已有成見，加價四文，或能照准包辦；至口捐四文，決不能一律照□，此意中事也。不信鄙言，請觀

回電。來函又云：加價口捐，同時並舉之事，一受鄂包，一不受鄂包，辦理既歧，商亦苦騷擾；此論似於商情未悉。蓋川鹽入楚，准其加賣八文，所加者湘中食鹽之戶，於川商毫無虧損。如加價口捐，一半歸鄂，一半歸湘，同此四文，不過分兩處完納，並可於賣價內歸還於商販，實無騷擾也。

總而言之，湘省民窮財盡，百廢未興，多一文卽有一文之用；若不悉心措置，以一包爲省事之圖，湘民實出八文，川商大收餘利，實太不值。前次具稟，本擬將口捐餘款，酌提數成，以爲興工經費；蒙中丞批准，頌感同聲。今通盤核算，七十萬金洋債，竟同無底之壑，有何款可餘？償款無餘，則工藝難興；工藝不興，則民困難紓；而民財日竭。局外代籌，焦思無術，所幸口捐一項，以淮鹽粵鹽爲大宗，川銷甚弱，爲數無多；諸公皆視爲可有可無，不甚措意。所以某等擬將此項作爲興工的款，以爲日後振興之機。今承明問，不得不據實直陳；仰懇大力，代回中丞，能將川鹽一項加價口捐，概歸自辦；所收捐款，不論多寡，全數撥爲興工經費，以惠窮黎，

全湘戴德。否則止得將口捐劃開，作爲自辦，留此一綫生機，以爲興工藝張本；取之於民者，還之於民，此則私心所切禱者也。

執事關懷民瘼，當不河漢斯言。尙望曲成此舉，以福全湘，無任祇祝。

### 與俞中丞

竊某等前請將口捐款內，酌提一二成，爲興工經費；仰蒙允准，頌佩同聲。今合衆公議，欲振興工藝，莫急於先設工藝學堂。良以強鄰環伺，時變孔殷，泰西各國，恃其船堅礮利，以相欺凌，尤恃其聲光化電之學，以相誇耀；然究其所學，皆工藝之學也。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中國之學，期明道而習爲空談；西人之學，尙制器而事歸實用。是故浮慕西法，建立學堂，苟不得其統宗，鮮不爲所瞽惑；正其名曰工藝，而學堂之命脈精神出矣。夫工藝之學，初非西有而中無。太古之時，巢窟上下，網罟佃漁，卽工藝之託始，是工藝尙在文學之先。中古聖人，

如黃帝、堯、舜，神明工政，操制作之權，以御天下，故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三代盛時，工與士農商並列，四民未嘗軒輊。周世工政特詳，官府董勸尤亟；奇技淫巧，例有明禁；然倕、般、翟、爾之流，固代有其人也。自漢以來，視爲賤役，於是中國闕焉弗講；而西人竭其智能，開闢途徑，遂以橫絕地球。今之時局，蓋天將使中國聖教行於西土，西土藝術還之中國，亦宇宙自然之氣運也。無如談西學者，專課語言文字，爲裝點門面之具。考其成就，精者僅供西人傭役，於中國實無絲毫之益。又其甚者，離經畔道，醉心西人之境地，而忘自有之綱常，此無他，皆不知西人之學，專在工藝。故舍工藝而談西學，猶斷航而求至海，南轅而北其轍也。近疊奉諭旨，振興學校，各直省若不先將中西學界劃清，雖延請教習，諄諄訓誨，入學肄業者，忽而經史辭章，忽而洋文西語，不特程課紛繁，茫無頭緒；而其間聰穎之士，終心涉兩歧，無所專注。卽號通西學，亦不過獵取西書，著爲論說，以爲仕進階梯；似此而求精西學，恐長夜漫漫，終無旦期耳！今特將西學劃開，請



專設工藝學堂，以宏教育，謹擬章程十二條，恭呈鈞核，伏乞訓示施行。

一、籌經費：學堂用度紛繁，不能不指的款爲常年經費。口捐一項，以淮、粵、鹽爲大宗。擬請將川、鹽、口捐項下，日後收數，不論盈絀，全數撥充工藝學堂專款；如不敷用，再求鈞裁籌撥。

一、建學堂：事方剏始，不必另造屋宇；卽借省垣現有之遷善所，改爲工藝學堂，以速開辦。

一、擇教習：西洋人遠涉重洋，非經費擴充，不能延聘。日本、同文、同洲，近來製造，幾欲抗衡西洋各國；聘其國人教習，每人每年薪水，不至過費。其次則用中國人在外洋精通工藝者。能有經費，聘請西人，尤爲取法乎上。其聘約章程，隨時酌議。

一、招學徒：額定二百名爲止。初時不取盈數，陸續增招，凡年十二歲以上，三十歲以下，不必取之士人，亦不論土著客民；取其市行客棧居民可根查者，爲之

保結，卽准報名，來堂學習。士人願學者聽之。學堂不留餐宿，每日辰集申散，自帶飯包，以供午膳。不率教者，隨時別退，以免敗羣。半年後，有資性靈敏，學業奮勤者，由學堂供飯；藝業有成，願留學堂製造者，酌給工資，以示鼓勵。

一、設管領：堂內總辦二、三員，會辦三、四員，總辦請以司道大員兼管，會辦舉殷實正紳爲之，均不給領薪水；餘設坐辦幫辦委員及以下應用人等，月給薪資，歸入後議。

一、附建製造所：凡織布紡紗，成衣製襪，翦銅搓鐵，各種大小機器，及凡製造所必需者，購置開辦，以便學生隨時觀玩，悉其制作運動之法。蓋學堂無觀摩之具，則講貫止係空談，無以啟學生之會悟。惟購買各項機器，一時難籌巨款；此製造所應請招股開辦，不論官紳商民，皆可入股；公推一衆所信服之人，提挈綱領，管理一切；務令規模宏大，物力充盈；學堂目前基址，及他日進步，胥根於此。但使主持得人，經理得法，俟商務穩順之後，公家局款，皆請隨時存放，以資擴充，而收

利益。

一、區分學目：西國學堂，類別羣分，有條不紊；倣照辦理，分爲十門：一曰格致。先由算學入手，學八綫、句股等法，以立工藝之基；次研究汽機運動，及汽機化分之理，並攷核各項阻力、壓力、扯力、熱力、速率力，及傳聲、回聲、生電、取電等法，各就性之所近，極力講習，以求精通。二曰圖畫。圖畫爲工藝之本，圖畫不精，則所造之物，不中規矩。當令學者，精心練習；欲造一器，先令繪圖，庶無差謬。三曰化鍊。西國技藝，視化鍊爲要圖；凡造作有關化鍊者，須令學者，講求物質之本原，物體之精澀；務令洞悉化機，庶能自出心裁，以造新器。四曰製作。木藝，則先究彎木、合木、鉋木、鋸木等法，金藝，則先講鍛鍊之法，石藝，則先習製甄、合泥、刻石諸法，餘若造繩、纜、製鐘、表、印、書畫，以及鍼、鈕、擺式等物，聽學者擇習一藝，精益求精。五曰工程。工程所包者廣：上可富國強兵，鐵路輪船是也；下可厚生利用，各項營造是也。習工程之初，與製作互相表裏，如造石、造瓦、造灰、造管、造火泥、造鐵料等法，皆所當求。

否則不明突奧，不知精粗，工程必不鞏固。餘若營屋舍、架橋梁、造水閘、濬河港、開井塘，均須一一貫通，以資利用。六曰測量。西國格物致用，半由測量。測風雨燥溼寒暑，則有表；測遠近大小高低平斜，則有鏡；苟非習之有素，安能用之得宜？他若量光力法、量熱力法、量氣之多寡法、量電之強弱法、量聲之遲速法、量力之輕重法，皆工藝所必需，務令學者逐一研求，方能洞徹。七曰種植。種植亦技藝之一端，西國莫不講求，故新法日出；如枯瘠之地，轉爲肥饒；高亢之田，變爲溼潤；宜令學者專心考求。凡木性枯榮，地質美惡，穀種宜忌，如何令繁而再穫，如何令豐而多收，水旱偏災，宜如何綢繆於事先，補救於事後。他若茶則講烘製之法，桑則講培養之法，蠶則講擇種免疫之法，種竹以造紙，種蔗以造糖，種橡以造膠，種樟以熬腦，種葡萄以製酒；事事講求，則利源日闢，財不勝用。八曰開採。專習採取五金，及開石空煤之法；學分數類：首金質，如金、銀、銅、鐵、錫、鉛等類；次土質，如水晶等三十四種；次燒質，如硫磺等五種；次玉質，如寶石、金剛鑽各項；而採法勘法分優劣法，

尤宜輔以格致之功。如□別礦質，必以強水吹筒，此化學事也。水土結成晶類之理，石質之顏色氣味，皆須攷求，此格物事也。苗之衰旺，何以能詳？探之淺深，何以得法？當令學者，一一研究。湖南礦產殷繁，日後學有把握，卽爲開礦之用，興利豈有涯涘？九曰書式：各國技藝書籍，珍奇物件，儲存院中，學者功課餘閒，令其互相討論，並由教習指授，俾易明曉。十曰機器：西人之於工藝，雖一絲一縷，皆藉機器之功所由，物美價廉，商務日旺。除製造所機器，可備參觀外，堂中亦須購公用機器數種，俾學者反覆考察，更爲親切；學有成效，不特可自用機器造各種物件；並可造成大小汽機，運往各處銷售，以擅利權。開辦之初，不能廣購機器，祇須先有鍋爐、汽機車牀、刨牀、鏟牀，及鑽機、箝銼、錘刀等件，便可因物成物，自爲推廣。省城尙存有大小馬力機器，以之刮磨應用，可免拋棄物力。又機器一開，每日煤油之需，數亦不菲；若將本省應製軍裝，酌量指令製造，驗物核價，於公無損；而學堂有所藉手，公家得以供用，煤油之費，亦有所出，一舉實兼數善；此因竊慮學堂費絀，

故一併籌議及之。以上各事，皆西學之至精；中國不乏靈敏之才，分門講習，一旦風氣大開，且不難駕西人而上之矣。

一、游歷外國：西人最重游歷，用意深遠，宜倣照辦理。西洋路遠費艱，游歷不易；東洋最近，必須親歷其境，方得真詮。惟前此中人，不深知藝學甘苦，望洋興歎，奔走徒勞。今擬於一二年後，擇學生資性靈敏，學業成就者十人，交委員攜往東洋，游歷一次；採其極新之法，購其極新之器，並訪其嗜好風尚，以便購辦貨物，運往該地銷售；資斧由官籌給。但不可有名無實，以免糜用。

一、設勸工場：江鄂合奏云：『西國賽會之舉，聚本國他國之貨物，萃於其中。人見己國貨精工巧，則來購者多；我見他國貨精工巧，價貴銷多，則力求進步；此歐洲賽會本意也。日本效之，設勸工場，——亦名貨物陳列所。』宜於沿江沿海及內地各省大城巨鎮，各設勸工場一區，備列本省出產貨物，工作器具，縱人入觀；外國人尤要。一以察各國好惡，一以考工藝優絀，使工人自相勉勵；此事最宜

趕辦。今擬俟工藝漸著成效，卽於岳州每年八月設勸工場，賽會一次；先期由洋務局電咨各國領事，各帶珍奇器具，來會互觀，以資工藝之助。

一、獎勵學生：凡學業成就者，准專利優獎，方足以資觀感，而回風氣。光緒戊午年，總理衙門議復振興工藝摺第一款云：『如有自出新法，製造船械槍礮等器，能駕出各國舊時所用各械之上：如美人孛祿成輪船，美人余祿士奇海底輪船，炸藥氣礮，德人克魯伯鍊鋼製礮，德人刷可甫魚雷，英人亨利馬蹠尼快槍之類，或出新法，興大工程，爲國計民生所利賴，如法人利涉鑿蘇彝士河，建紐約鐵綫橋，英人奇路渾大西洋電綫，美人遏疊鐙德律風之類，應如何破格優獎？俟臨時酌量情形，奏請特商，並許其集資設立公司開辦，專利五十年。』第二款云：『如有能造新器，切於人生日用之需，其法爲西人舊時所無者，請賞給工部郎中實職，准其專利三十年。』第三款云：『或西人舊有各器，而其製造之法，尙未流傳中土；如有能做造其式，成就可用者，請賞給工部主事銜，許其專利十年。』嗣

後如有此類，懇援案奏請給獎。

一、獎勵捐輸紳民人等，如有樂善好施，願捐鉅款，爲學堂用者，亦請從優議敘。查戊戌年總理衙門議覆摺第七款云：『如有獨捐巨款，興辦藏書樓、博古院，其款至三十萬兩以外者，請特賞世職；十萬兩以外者，請賞給世職，或郎中實職；五萬兩以外者，請賞主事實職，並給匾額。』第八款云：『如有捐集款項，奏辦學堂、藏書樓、博古院等事，僅及萬金以上者，亦請賞小京官虛銜。』日後如有此類，懇援案奏請給獎；其有捐數千金及千金以上，奏請賞給「樂善好施」字樣，以收集腋之功。

一、此舉有十便：開利源，一也；塞漏卮，二也；養窮民，三也；收游民，四也；開民智，五也；紓民窮，六也；培邦本，七也；工藝大興，百貨填溢，釐稅日增，可足國用，八也；富國卽以強兵，一切造船制械，無須仰給外人，可張國威，九也；將學界劃清，取西學之精微，於中學無毫釐之損，可保民教，十也。有此十便，切實舉行，由一縣至各州



縣由一省至各行省，不特爲美利湖南之始基，並爲振興中國之嚆矢。惟諸事草創章程，尙未詳盡；應如何增改，俾臻美善之處，當隨時稟請鈞示，以垂久遠。

### 與瞿羹若教諭

前日在馮莘垞處，晤教塵溷，不能多談。惠函摭抑，匪鄙未所克當。賜讀講義，極佩宗旨純正；未見執事之面，已知然明之心，欣快何已！至來書所云：如此之學堂，其咎亦不盡在士類。學堂章程，取法日本；日本教旨，出於西洋；宜中國學堂無不合矣。然考其章程則是，而辦法皆非，何也？

中國之初等小學，卽日本之尋常小學，彼國四年爲期，盡人必入；所謂強迫教育，養成全國兒童生活必須之智識技能者也。四年之後，彼國多入實業學校，次則師範學校。其入中學者，甚少。入中學者，五年之後，多入高等實業，次則高等師範。其入高等學堂者，更少。可知其立學要旨，注重初基；令皆讀書識字，以爲年

長營生之地；其意正如中國義塾，使無父師者，得以與被教澤，即不能上進，將來去學他術，亦免畢世心盲耳！特外國學堂多，而教法周詳；中國義塾少，而教法疏略。果師外洋之意，以惠中國，擴充義塾，整齊教法，即爲益於窮民者甚大而溥。今中國初等小學，固未臻美善；而中學高等學，同時並舉，多不入小學，而徑考入中學高等者；其人之學業，又未必較入小學者爲優；辦理之次序既紛，程度之低昂無別，豈可以風示天下乎？外邦學堂，以謀生爲亟，不專藉此爲入仕之階梯；中國學堂以求名爲亟，率天下人士，趨於學堂之一途，以求所謂出身者，故公家有經費不給之憂，人士多外望失學之懼；本意既乖，而求辦理之無滯礙，不可得也。

且前此詔下之日，亦應請緩至三年後開辦學堂。先就此三年中，將各種教科書，按照諸學，分別等差，精心編纂，務令秩序釐然，以爲隨時改定張本；庶入學堂者，各專其業，不至失所持守，驚入他歧；即不入學堂者，亦皆於等級了然胸中；閉戶造車，出而合轍，方可兼收推廣之益。今也諸書聽□撰擬，並不完全；教科併

爲一談，毫無深淺。各學堂乏應用書籍，乃取滬上刻本。所謂管學大臣審定者，以教學人；由是奸人僞託，邪說朋興，竟成不可究詰之勢。良家子弟，不敢投足；甯可出身無路，懼爲習染所汙。此而欲令天下嚮風，人才蔚起，何異鹵莽布種，徒祝篝車之盈者哉？

今中朝大官，患在師心自是，惟二三近習，輒媚之言是聽；而於用人之賢否，行事之利鈍，堅塞兩耳，不一訪求；無怪治絲而棼，遂致隱憂日劇。家居蒿日，憤鬱積胸，承來諭，輒一發之。閣下學有淵源，覃心劬古，鍥而弗舍，自足千秋；信非逐時好以取重者。區區之誠，惟乞於朋游中審擇之，慎許之而已。先謙垂暮之年，戢景蓬蒿，無求於世。自揣迂直之性，不能俛仰隨人，近更謝絕交與，以爲寡尤之道。旣自憐復自笑也。

## 致張治秋尙書

久未奉書座右。伏維位業益崇，福德臻盛，欽頌無量。

性田舍人返湘，具述閣下出示張鶴齡致李希聖書，閣下因此函商湘撫委辦學務，後來始知其不能整頓等語，屬令向先謙詳達。聞命之下，竊用驚疑。鶴齡辦理學務，引用儉邪，敗壞風氣；湘中盡人能言之。閣下獨若有不釋然於先謙者，此殆左右之人，言先謙以鶴齡不賢，歸咎閣下，過甚其詞，以熒惑清聽。閣下與性田言，又不明示尊指，先謙懼見誣枉，不敢不一陳之。

閣下爲天子大臣，兼有陶鑄士類之責，自以用人爲急，以鶴齡爲才而用之，非於彼有私愛，較然易明也。迨後來知其不可，所謂『君子之過，日月之食；』天下之人，皆有以諒之。若謂人士一經拔擢，卽精白此心，以報知己，雖大聖不能必之於兄弟，況以此望之於朋友乎？鶴齡昔出先謙門下，相待意亦頗厚，以其不容於公論，不得不與之絕交。其先書札爭持，致生嫌隙，迺在貝納賜一事，不與學務相涉。猶憶晤談，偶及學務，僅告以胡元倅俞誥慶不可任用。鶴齡謾詞相答，先謙

遂不復言。今俞誥慶挾妓侵公諸事，業已敗露。胡元倓爲人，湘中自有公評，不妨存俟後驗耳。先謙當湘中設師範館時，俞廩軒強以總理相屬；及趙次山到任，論事不合，因卽辭退。此後並未一向官場言及學務，官場亦實無以學務咨商先謙者。而羣小惟恐先謙干預，橫被以把持學務之名，使不敢不引嫌緘口。陸春江到任，鶴齡每見，必言春帥欲令先謙入學務處；伊復再四相勸，且云『卽將具奏。』先謙正色拒之，乃已。然春帥相見從未提及，其虛實不可究知。今聞閣下出示鶴齡致李書，有『春帥與先謙至契，將來必仍使先謙參預學務』之語。懸擬揣摩，專爲自爭權力起見，與面告先謙者，情事全不符合。卽此一端，其居心詐僞，難逃洞鑒。今已遠離湘省，不可謂非維桑之幸也。

先謙與閣下交契，屈指垂四十年，平日未嘗稍有嫌衅。閣下位列台衡，指顧揆席，他年名業，猶將接武曾、左諸賢，爲鄉邦榮福，正未有艾。先謙雖伏處草茅，時復瞻望德輝，引爲欣慶。願無以細人飛語，上掩天日之明；庶令德有光，恩好勿替。

佩幸何已！

### 覆黃性田舍人

昨示敬悉，拙稿辱承推獎，慚慙萬分。弟意中外之學，當逐節推究言之。外人以工藝致富強，製造日新，能奪吾民之耳目，而吸其膏血。我不能強禁吾民，令不購外來之物，則必於製造求精，然後可資抵制。中國風氣未開，才能未顯，故外人聲光化電之學，皆宜加意講求；此非朝廷設專官，行省立專學，難期實效。所謂當師法外洋者，決在於此；不可一切抹殺，坐視淪亡，而不求挽救也。

就外人科學析言之，修身倫理，乃中國人所強附，以張彼幟者；可以不論。五洲既通，其文字語言，自應有人通習。歷史輿地，皆吾儒所有事，此當視爲中學。天算西學極精，而亦中學所有。體操如中國八段錦，五禽戲之類，不必立爲專門。此外關涉工藝各科，以中國人材之多，果得在上者切實提倡，何患不能精求猛進，

駕乎其上而欲以士人兼通，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況奸宄窟穴其中，以致學非所學，更無一能通者乎？外洋諸邦立國自有根本，不可輕視；亦有開物成務之聖人，御非摩西，耶穌之謂。特無如中國所稱數大聖人者。以故文字人倫，不如中國。

竊嘗取中外諸學，比而論之：外國尋常小學，意在盡人讀書識字，略如中國義塾，其立法普及，用心甚善，教人有各種淺近教科書；而中國初等小學，本有四書、五經可讀，無須旁及，則不必用教科書。外人由小學入中學，則有較深之各種教科書；而中國中學有羣經以資誦覽，有諸子史以供涉獵，則又不必用教科書。外人由中學入高等學，則有各種專門；而中國士人，就平日所誦習之書，已自經學分科，子史分科，義理學詞章學又分科，優游饜飫，深造自得，終身由之而不盡，豈尚有餘力它求，則又不能用教科書。常有欲羨科學以爲教育得法，中國必應仿效者，未嘗通譯之言也。然則教科書，不行於中國乎？曰：中國做爲之教科書，文義疏淺，止以供教員粉飾之需，不足當學人涉獵之用。若學子兼通他業者，必其年長以後，因性所近，勉勉自

求，不假程督；且中人敏慧，過絕西土，但令鼓舞得法，極深研幾，豈曰無人何必概責之儒士哉？

夫工藝之學，形而下者也，與中學之形而上者，古今殊途，本非治世之要務；然而處交通之世局，挽既倒之狂瀾，欲不從事於此，其勢不能。鄙人常謂奇技淫巧，聖世所禁，故奇肱氏獻飛車，周公毀之。假令成周之世，奇肱偪處，飛車流行，則周公不惟不毀之，且倣爲之，以時政異宜故也。今崇奉外人者，不啻揚之升天；而鄙夷外人者，必欲抑之入地；於外人無毫髮加損，似皆未爲適中之論。閣下澄觀世務，慨念時艱，來書殷勤之意，溢於詞表，故輒一吐下忱，以答盛悃；幸更有以教之！

### 覆岑中丞

前奉惠書，並賜閱憲政編查館章程各摺件；諭令如有管見，務以上聞。仰維



集思廣益之盛心，莫名欽服。

竊謂政不一端，安民而已；未有民本安而行一政以使其不安者。今日中國

之病，不在民之不安，亦明矣！必吐棄一切政令，事事效法西人，以爲如是則自強，恐強之效不章，而安之象已失。台端之審慎，其亦有慮於茲乎？夫所謂自治云者，從前西國本無政教，百姓困苦，不能相忍，自下鬪上，以成此局。中國數千年聖帝明王，殫其作君作師之心力，積累經營，籌慮既周，防檢尤密，其立國之本，固不侔矣。而中西公私之□異，卽由此而生。西人各挾一自治之權，鳩合大朋，互相抑制，坐而謀者公益，出而議者公言。政令公之，財產公之，土地公之，

如印度取自公司而歸之國家

是也。

其勢皆出於不得不然，而上無齟齬不安之見，民無推諉坐視之心者，習成

故也。中國之民，自黃帝、堯、舜以來，戴君若天，望君若神，又樂其寬然有餘也；而欣欣焉以自私，擊壤之歌是也。自夏后氏家天下，民亦以爲吾君之子也，而相與私之；君與民各據其私而私之，局大定。其在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昌言之

而無所諱，其由來漸矣。今以中國自私之心，而行西人自治之政，其不能相合決矣。日本以專治之國，改爲立憲；乙未和俄之事，交鬩於中衢；丙午鐵路之議，忿爭於廣座；此外風潮，靡歲蔑有，日本國勢隆盛，尙猶如此；若制度疏闊，奸宄潛滋，起而與官府相持，殆有不可問者。本朝德澤之深，浹民肌髓，政舉法行，在下者日用帖然，而各有以自達。所宜亟謀者，利民之實政耳。近歲師法西人，不得要領，民生已大困矣；又欲淆亂其耳目，擾惑其心志，而有憲法自治之舉，誠非預籌補救之策，莫能爲功。顧安得居高位者，皆如我公之用心乎？

先謙於西國政書，罕所研究，不敢妄有陳說。朋好中間，有博通新學，宅心正大者，時復咨詢及之。令其臚舉所見，未識有無可采，謹錄上呈，伏祈電警爲幸。

# 王壬秋尺牘

## 目次

與張世兄 <small>六首</small> .....	一	致左中堂 <small>二首</small> .....	一五
致唐郎中 .....	五	致李中堂 .....	一九
致敖郎中 .....	六	唁二李 .....	二〇
致楊總督 <small>二首</small> .....	八	致王祭酒 .....	二一
致劉總督 .....	一〇	致裴樾岑 <small>五首</small> .....	二二
致張參贊 .....	一一	與宋生 .....	二九
致連散秩 .....	一二	致王道臺 .....	三二
致朱典史 .....	一三	致陳道臺 .....	三三
致董兵備 .....	一四	與易世兄 .....	三四

與丁嬭	三五
致朱署臬	三七
致張尙書 <small>二首</small>	三八
與曾甥	四一
致鄧親家	四二
致彭親家	四三
致李副統	四四
與卞撫臺	四五
與李提督	四六
復黎公使	四七
致楊世兄	四九
致郭兵左	四九
與孺人 <small>二首</small>	五二
與六雲	五三
致黃道臺	五五
致尊經院生	五六
致朱詹事	五七
致曹郎中	五九
致陳縣丞	六一
致張員外	六二
致潘尙書 <small>二首</small>	六三
致鄧親家 <small>三首</small>	六五
致陳親家 <small>三首</small>	六九
致丁親家 <small>五首</small>	七四

致劉巡撫	三首	八六
致彭尙書	九〇	
致馮章京	九二	
致徐侍郎	九三	
致陳編修	九四	
致陳編修	九四	
致羅總兵	九五	
致張學臺	九六	
與張生登壽	二首	九九
致蕭知縣	一〇〇	
致黃親家	一〇一	
致丁成綿	二首	一〇三

致許師爺	一〇五	
致楊道臺	二首	一〇六
謝方師爺	一〇八	
致李藩臺	一〇九	
與兩監院	一一〇	
上錢閣學	一一二	
與曠優貢	一一三	
致王編修	一一四	
致陳進士	一一六	
致劉制臺	三首	一一七
復劉山長	一二一	
復陳觀察	二首	一二二

致陳兵部 二首…………… 一三三

致李制臺…………… 一二六

與席道臺…………… 一二七

與曾公孫…………… 一二八

致張瞿軍機…………… 一二九

致俞巡撫…………… 一三〇

致趙巡撫…………… 一三一

致譚兵備…………… 一三二

唁龍郎…………… 一三三

與龍郎…………… 一三四

與陳郎…………… 一三五

與四子婦…………… 一三六

致夏署撫…………… 一三八

致趙師爺…………… 一三九

致王知府…………… 一四一

致端尙書 二首…………… 一四二

致樊藩臺 三首…………… 一四四

致胡吏部…………… 一四七

致鑛局協辦 三首…………… 一四八

致宋道臺…………… 一五一

致曹參議…………… 一五二

# 王壬秋尺牘

## 與張世兄 六首

前聞將至鄂中，故未奉問。昨見省鈔，乃儼然逐隊李石之門，豈有說邪？東野世丈亦入都，長涂川資何出？

闔運鄉居，衣食足供十口，手寫九經，已得四矣。春花滿庭，間復弦酒。蕭然自喜，不知前之爲夢也。桂陽州將修志，猥以闔運充乏。當於四月攜家一游，兩三月便還，寓所浮家泛宅，何必江湖？此實至樂，在不知明日事耳。仁兄意致高穆，可以相聞。

又

前書薦孫世兄，竟未奉報；蓋鋪遞浮沉，山居深處，相思之意，寄於想望而已。聞雅政無儔，百廢具舉，留賢自助，遂騁二龍，都梁之芳，與塗歌共遠，何意山城得此佳會，甚羨且妒也。

閩運於十月至應陽故城，主於席氏，料檢圖志，并已畢功。東安武岡境間有奇石，謂之蕭巖，相傳爲壓湖南一山。自宋時知武岡軍周裕游焉，磨厓題名，歷五六百年，人罕游探。今冬月晴煖，又值吾輩咸會近地，已函告東丈，尅日同游。吾兄按圖行鄉，正茲巖主人，宜定良辰，招二鄧，南迎永州之騎，西會故人之約，留飲三日，刻名賦詩，爲一時勝事。專書奉約，卽候復章。

又

去臘得賜書，以亡室告終，承憐薄弱，撰文垂遠，將託袞華，拜頌崩摧，感何如矣；望溪不輕下筆，簡文乃肯誅劉，語不虛增，光昭泉下，謹刊入家譜，用志鴻施。



賢嫂夫人，當已卜宅，志銘無愧，述德爲難，籌度經年，懼辱來命。昨積雨經月，夜出泝湘，獨坐舟中，忽有所感，還家援筆，頃刻而成；雖體格不高，風骨頗振，掃除門面，直書情性，有悼詩所未及者，生平合作也。淑儷固宜美銘，亦亡室靈魂，不忘閨友，若或啟之；不然，無此韻也。老兄好行善事，食報亦宜，但久獨神傷，恐非逝者之願。若闔運之頑質，計一死足報，賢與不肖，當思俯企。東洲拘窘，籍息奔馳，兩兒將有浙行，諸女並從衡寓，因呈拙稟，不遑贅言。

又

前得還書，情文並斐。新秋感念，遙想淒清，垂老安居，自然離索，人之分也。深思佚我，自娛而已！施惠鄉里，亦消遣之一端；而動或乖時，不如其已。唯勤教誨，來者與之，庶乎无咎耳！

闔運老心猶童，不忘游樂，苦無負託，坐爲五女所累，乃知古人貴男，正自有

道待幼者嫁畢，已七十矣。此女新許儁丞爲兒婦。儁已七十，又癡於我也。亡妻墓銘，篆蓋未揚，先寄一分呈覽。今年遂無所作，唯公羊疑義初通二條，容俟年終，將應改者編鈔寄上，以補刻本之漏。酷熱猶未減，久疏筆研，荒矣髦哉！起居如何？暇仍答示。

又

比年時聞起居，爛未通書，亦實無可言也。昨知攜孫出游，欣承健喜；既至上海，咫尺漢湘，秋末潮平，洞庭風利，不十日程耳！何不重游湘東，下楊東州，作數夕快談？

弟十年來，頗有長進，亦驗兄閒居所得，非僅誇杖履優游也。暮年頽唐者多，少壯朋交，不復相思，存者晨星，乃如參商。如吾兩人，蓋不可得；亦未知弟之薄於故舊耶？抑諸公道不同也？相見時，當快吐此鬱鬱耳！專書奉迎，不復多及。

又

自強不息，老而劬學，每得來書，輒自皇悚。滄海橫流之時，乃有此山澤耆儒。厯覽古今，如出一轍。老兄當知消息，可搜集一傳；弟爲敍之，勝於表章遺逸，足以警惕庸庸也。但區區老翁，不踰繩尺，求志達道，孔所未見。弟躑躅其間，不願同游，他日儻亦附名，則冤屈耳。

承別示養心方，頗有老態；弟尙不須遵此。人生適意，安能自養以求生乎？今夏早熱，氣爲所奪，及涼冷，遂懈怠矣；頗欲東游以振之，好自珍頤，預備暢談。

### 致唐郎中

前聞太夫人壽辰，適已過期，闕於遣祝。又聞慈躬微恙，旋已有痊，幸甚幸甚！昨得程春翁書，並寄到惠函，及潤筆三百元，具徵孝思無窮，損己揚親之美。欽喜

惟倍！但碑銘例有人事，行狀不以利終。先公於闔運忘年雅契，同事甘齡，大德遺聞，素所仰悉，故稍加詮次，卽已斐然。若因而受謝，弗彰公道，既使闔運有傷廉之譏，又傷先公知人之雅；抑令人疑賢兄弟私願榮親，喜于聞譽，故不敢承領，非自外也。狀版早交春翁宅中，李次公碑文，尙未寄來，尙須諸兄函索之。茲附呈奏稿六本，並所寄三百元，統希察入。闔運以丁宮保前歲久要，於十月內軍志告成，卽行買舟入蜀，游期久暫未定，媵口尙寄城中。明年秋試，鑄兄當送考來省否？酌兄何日之官？樊口事以平淡了之，鄂中今無事也。

### 致敖郎中

去秋復上一函，計達清鑒。仲冬泝峽西上，除夕前日，屆於成都。比見丁公，果如所諭，謬以講席相處。初以三年宿諾，意其求友之喬聲；不圖千里尋師，乃作擔簦之來教；逡巡三讓，固執一辭，便欲告歸，實爲駭聽。今年二月，移入館中，以佔畢

之荒儒，對卿雲之後輩；其爲不稱，亮荷深知。唯孝達剋立不易，未經整飭；以闔運  
硜硜之性，蒙諸生抑抑之謙；將廢者，于是更興，未備者，俄而悉補。甫及一月，已有  
可觀。用報鄉先生，使知蜀材之盛也。珂里人來，具言老伯大人高年矍鑠，令弟秀  
發恂恂，聞之欣頌。仁兄秋官久次，美譽益章，著述當增，暇幸錄示。

闔運去年撰成湘軍事志十七篇，於長沙開彫，今尙未得清本；及至貴省，工  
課頗繁，當俟夏間，方能理業。媿屬仍居鄉里，恐江湖之險，又作客不宜有所顧牽，  
錦里之留，因茲難久，意欲得三數高足，分習三科，然後改院長爲學長，不借材於  
異地，乃爲佳耳！聞孝達有次子出後，其兄者，年近舞勺，饒有父風。闔運有第四女，  
生於戊辰，性稍聰敏，授以經義，粗能理會。伏冀仁兄近加訪察，爲我相攸；若許相  
當，便煩掌牒，復書來日，再可問名。緣此未通函，孝達希留意！幸甚幸甚！春寒來久，  
伏惟萬福！

致楊總督 二首

自送行旌，旋登平乘，卿雲屯于隴阪，客思託於沱潛；雖雍梁同方，而行程俱  
驚。入蜀以後，官訟紛紜，親覩風波，難安旅夢。又初開講席，日有課程，昕鼓宵鐙，靡  
違他矣。側聞籌策兼總，留臺翊贊之勤，勞於昔歲，以至重大之事，曾無合力之人。  
文卿又復翩然，季丈真成騎虎，非樸忠妙略，難爲一日謀也。每一思之，頭須爲白；  
況躬綜其成者乎？穉帥之蒞華陽，原可安於厝火，乃思危遠慮，遂爲淺識所驚，已  
既徒勞，人亦受咎，兩星爲之退舍，百姓頗亦騷然。今方欲善其謀，亦有才難之歎  
耳。

闔運謬居祭酒，職佐儒官，諸生業勤，差以道責。家從弟少而失教，壯不自安，  
求託旌轅，冀加鈐約，得其長安來信，深感推愛之恩。昨奉惠書，始驚天逝，本無衰  
革之志，乃承掩骼之仁，兼賜遠詢，許謀歸葬。闔運竊以爲延陵羸博，蒙叟烏鳶，處

處可埋，達人有例。但此弟曾無妻子，其弟妹爲之主持，若不迎喪，恐於禮未盡；未敢專決，仍還書舍間謀之。惟示以附使致柩，則萬不敢當！俟定議後，當由其胞妹婿陳同知嘉績就近照護耳！存衣便可施作佛事，以免交代之煩，陳令從張朗帥在阿克蘇，先亦在大營文案，可代闔運辦此也。先此奉復，敬頌道安！不勝悲仰之意！

又

石泉先生尙書節下：

正月奉賜覆時，以寵畀益隆，投艱不易，未敢依世俗稱賀；而相距遼闊，又無以助贊海嶽，故稽通候，欽企彌增；西極盛秋，德威丕著，甚頌甚幸！湘陰學行，宜爲第一名相；乃政府目以外行，刑方爲圓，良不易易。蔭公亦稱病欲退，沅帥似不西來，偉人穹官，猶之不遇；如闔運等，反爲達人矣。蜀游因循三年，冬初決去，近撰公

羊春秋已成，寫定後，再寄呈正。舍親趙秀才一函，乞留意妥交，敬頌鈞祺！不具。

### 致劉總督

前歲奉別，遂闕通牋；側聞滇黔人士，傳道威德，不動聲色，安於泰山，凡在知交，孰不稱頌？比者連章示意，頗念明農。朝廷注意西陲，竟不得謝，竊以爲大臣任事，高下在心，但益國家，豈知俗例？綿針雖利，未落龍淵；如以寮屬而遞歸，何異假梯階而自進？總督而不得行意，今古所無，公自道多而術少耳。

闔運於去歲，撰次軍志已畢，遂爲西遊。初擬由蜀秦關隴，還循黑水而南，以圖良覲；及至華陽，穉公留主講席，諸生已集，勢不可辭。好爲人師，古賢所患；但上下牽綴，去留不得自如，以負嘉招，慚於通訊。今因驛便，輒報行踪。梁益同州，承風在近；儻有所見，尙當續啟。先此奉達，敬敏道安！惟管鑿不具！



## 致張參贊

正月寄上一牋，言蜀中金鹽煤火之利。思效鹿茸之義，方以無報爲怪。昨得家書，乃知有竊變石故智者，竟致浮沈；然比時風波駭人，恐賢者亦隨俗裹足。今者霜臺隼射，復攬威神，部議重申，兩星退舍，所有餘意，頗再明之。蓋聞才智之士，患不遇時；家有龍淵，乃議剗割。仁兄思精才敏，非僅以文德營務爲富貴之極階，而小試輒罷，但能卷退。良以張劉力弱，沈李交疏，不階尺水，終於蠖屈。筠公泥佛，不保自身，三數東行，無成而返；而又諱其逐鹿，高語臥龍。以閩運之深交，尙未傾其情慄；此在高才坐廢，懷寶迷邦，無與他人，不宜勸進。然閩運終不能已者，誠以近今能者無多，惜其再再也。

蜀通三藏，地界英俄，他日蔡州，當今鞏洛，富強之計，久闕未舒。督府宏謨，鄙人奇計，小用小效，大叩大鳴，思慕恢廓之風，願商兵食之略。幸承閒退，可作峽游。

秋水向平，無辭一訪，縱令無補，聊作看山；若可經營，何難展布。昔陶朱無心將相，而必致千金；諸葛但食一升，而樂窺火井。人生要在發舒其意，豈以言利爲諱，求官爲卑乎！湘人得志東南，入蜀者率皆鶩下，由籲霞凡近，不足提倡故也。君家松公，不迎玄德，則與五斗妖人，同於草木；何必狃於熟路？唯識淮綱仰望幼丹，交通崇宇，以爲百步王乎？

闔運旣託業談經，更無進取之理。若夫瞻言百里，遠慮十年，子牟魏闕之思，仲連圍城之志，非智者不可與道也。今且先謀興利，以裕國本，奏調擢用，自在他時；亦非僅區區海關酬參贊之勞耳！書至，且宜深思，以副所期！有可與談者，亦可示之。蜀中夏溼，院內多忙，然燭作書，敬頌雙福。

### 致連散秩

希白仁弟殿帥爵前：

奉送行旌，倏已逾夏，福門嘉禮，未及申賀。旋聞田君言，已駐萬縣，同舟東汎，錦帆安穩，璧海順流，垂佩君門，定逢新寵，甚幸甚頌！令兄已至駐所，儻從平安，成都近無譌言，但惜黎公之去耳！實心任事者，不可多得。蜀中積弊又深，游崧之徒，奉行良吏，未足挽頽波也。俄事必無他慮，而廷議爲正論所劫，致謀邊防，思之歎恨。亦未知兩宮眞憂勞求賢而不可得耶？或以今所用爲賢而姑徇輿誦耶？故雖有所懷，不敢自獻。昔荆玉三別，莊鴛一嚇，九重萬里，忠憤徒深，每遇北風，何能不歎？

闔運濫居祭酒，忽已二年，山中信來，促望還棹，以去臘方歸，今冬當留渡歲；明年秋汎，定戒扁舟，爲日尙遲，可隨時通候也。專此手復，敬頌台安！惟荃察不具！

## 致朱典史

香蓀仁兄先生道席：

長沙快聚，歸夢猶歡，秋風復涼，佳期未踐。桂香招隱，葭霞遺賢，當乎此時，無任吟想。邇來集會，論何文政廷璋一案，致勞神蛇金剛之倫，左袒右袒。吾等局外，不遑私議；試以尊意報我，無若鄭尙書屈殺張文祥也。衡陽圖志，寂寥無甚可觀，須十一月乃得刊竟。近撰周易尙書并成。尙書實古今之名作，尙有未通者，須良友講論，俟之來年耳。人便奉牋，祇頌多福！

### 致董兵備

自疏嘉問，靡日不懷。昨得寄書，知闔運去春一牋，經秋始達。天水復札，八月乃來；情思常新，日月逾邁，念此何堪別也？節下巡備列城，同人有蠹官瘠土之歎。及觀所示，方將移風易俗，講德興賢，無快望於台司，有設施於荒徼。高致遠度，於此不凡。乃覺六朝文人，所懷浮淺；唐宋學者，唯卹己私。進德宏謨，敢不敬賀？

闔運隴蜀之望，在覽光儀，人事牽纏，迄未命駕。東安圖志已畢，尙未刊青；寄

上衡陽縣書，聊供瀏鑒。新詩一首，藉達相思。張子衡志圖閩臬，何心吟詠得君一  
貶，已爲褒矣。文卿開府，因仕致貧，貧也非病，未可退也。有狂友李雨蒼，手書諄諄，  
約闖運遊河北。妾年三十，無可戀留，亦以舊交晨星，新知不續，便恐獨立天壤，無  
與爲言，終當一出，馳驅萬里；但進仕之意，絕於乙亥矣。節鎮紛移，獨不能逢君於  
近地；殷勤跋涉，自覺偏勞。儻月內布按楚越，則所禱祀者耳！杜祠記俟思之，未可  
率爾。來示不及家事，媿屬已至秦否？入秋向寒，惟珍衛崇愛爲頌！

致左中堂 二首

季高十三丈中堂

去歲由里第附上一函，計達鈞察。西征籌筆，明習敵情，昨讀大疏，不減充國。  
黃升劉退，見用人之至公，知公晚年殊進也。腹裏事益形沓泄，闖運惟有閉戶讀  
書，以永朝夕。族子樹枏，前從成道臺差委有年，人頗勤慎。今以卑官託於宏幪，微

賤不能自達，用介一言，俾謁庭下。伏惟兼納並采，門無棄材；或留供驅策，或試以州縣，必能恪恭所職，兢業自勉。否則與以一札，使隨肅帥窺關塞之情，亦器使之雅意也。

湘中人材日復寥寥，峴時兩公，進退維谷。大吏方整官綱，以臨民士，視嘉道公卿，有其隔膜，無其雅望；思之令人不怡。想公方勞心於西略，顧不料善地，不如惡地耳！本欲相訪，道遠憚行，輒先以書達。

又

季高十三丈節下：

自乙丑從保定上書，論吳生必敗公事，未得復書。其後闔運以三月歸家，七月入山，至今四年，絕不與世事相聞。友朋來問，或及時事，大抵皆數月以前陳言，鄉中人以爲新聞耳！故以節下之馳驅勤勞，擘畫貞樸，皆無得而稱焉。筠兄書謔

告封事，乃知吾丈蓋真欲謀國，而非以官爵徇人者。又屢聞雨蒼保之孟星言：「公每與人言，輒慮賢才不登，而自歎衰老孤立。」何大臣深思之賢乎？

闔運行天下，見王公大人衆矣，皆無能求賢者。滌丈收人材，不求人材，節下用人材，不求人材，其餘皆不足論此。以胡文忠之明果向道，尙不足知人材，何從而收之用之？故今世真能求賢者，闔運是也。而又在下賤，不與世事，性懶求進，力不能推薦豪傑，以此知天下必不治也。待天子臨軒而朝，無休休相臣，當依之旁求，恆不若夾帑之訪問爲易，則積弊已深矣。今姑以節下用人論之：嚴受菴才氣踈跽，欲以死發其狂，令得備一卒死鋒刃，將百人償其志，等死也；而故靳之，使發狂疾自縊而死，豈閩粵營哨諸弁猶勝受菴乎？此節下欲成全人材，而反天枉人材者，一也。鄧保之一善論說文人，本非吏材，而節下使之爲營務，作府道，卒又不悅而遣之；豈保之先則勝受菴，而後則不若壽山乎？節下欲獎拔人材，而又不鑒別人材者，二也。孟辛負氣好奇，其銳敏不多得，節下旣賞之矣，而不留之，不調之，

欲其自投而後收之，此欲籠絡人材，而卒坐失人材者，三也。蔣撫楊督，皆以薦起，蔣則蠹官，楊乃陰鷲，均不得終席；視滌丈所舉之李沈，既不及之，比於毛憚，物論反甚焉。節下徒知文人之非遠器，而不知辯士之非遠模；徒知馬謖之違節度，而不知魏延之非馴擾；此欲別拔人材而不知遏抑人材之由者，四也。委克菴以關中，留壽山于福建，一則非宏通之選，一則爲客氣之尤。節下久與游而不知，是不智也。無以易之，是無賢也。將兵十年，讀書四紀，居百寮之上，受五等之封，不能如周公朝接百賢，亦不如淳于之日進七士，而焦勞于旦暮，目營于四海，恐仍求士而士益裹足耳！

閩連自不欲以功名見，視當世要事，若存乎蓬艾之間；既非節下諸公所札調能來，亦非諸公所肯薦自代，有賢無賢，何與人事？特以聞節下之勤懇，傷所望之未逢，涉筆及之，聊爲啟予耳！比以桂陽人士相要修志，偶思節下久未相聞，命兒子錄兵志序一篇，以質有道！不可空寄一文，當作書申敬意之所及，輒復論之。



又聞人言節下頗怪闔運不以前輩相推；此則重視闔運而自待輕也。今推節下者衆矣，尙須求也附益之乎？如闔運者，尙不怪節下不以賢人見師也。節下久不聞侃侃之言，或亦感區區之意，知我罪我，闔運無與焉。臨啟不勝所懷。

## 致李中堂

少荃先生中堂節下：

相望寥廓，久闕牋記；屢聞傳道垂念之意，尤爲悚荷。明公身繫安危，獨當其難，古今殆無其比。今年在湘，與筠仙論俄事；筠仙示與公往復之書。闔運比東，筠仙云：君所言，滿紙浮詞。昔嘗謂君於夷務勝李公，今定知不及也。蓋以十八條爲不妨許諾，在朝唯公一人，在野唯闔運一人；惜不獲面見，證其歸宿耳！往在都門，承欲以紅氈白帖見傲；及今又廿年，既不獲作後輩，聊復稱知音矣。悠悠之論，又何足惜？

然竊有參者：公之官宰相矣，其職疆臣也。疆臣握兵不可言和；而增防二軍，果足以犄角耶？抑終於備而不用，似不如明言除禁撤防，坦然相與；以防之終不用，則不如不防也。今之計，在經略南洋，悉置領事官，收故民之心，而壯中國之氣。鐵甲火輪，游歷海島，既不用戰，而可習兵；比之機器，同文固有實用；卽較之招商航政，規模亦遠，此真宰相之事也。省防費以供游資，又足以弭釁而示信，如此乃真和矣。和戎者，聖朝之美事，古來之通典，非如石晉趙宋之和也。公宜以規畫南洋自任，而以洋稅專供費用；較之鎮衛東門，功烈廣狹，可坐計而知矣。

閱運久閉，陳軫之口，而息阮籍之駕；偶因穉公要爲蜀游，荏苒遂二年，方事之亟，不敢通書左右。今歲暮海凍，休役之時，恐此頌揚之言，不登米湯之簿。謹因北風，恭叩輿居，敬賀年喜，手奏不莊。

昨聞鈔報，驚奉太夫人不諱。遠惟孝慕，側息旁皇，全福隆名，耆年榮祿，凡在海內，莫不欽瞻。聖主自有慰詞，非愚賤所復能譬勸也。唯四方觀禮，敬乃勝哀，勉率諸郎，以副喁望。

闔運自去秋喪其次子，一家之學，無可復傳。臘日還家，閉門守靜，祇以卜宅未就，不獲扶服，躬詣黻帷。謹上挽詞一聯，恭述先德，不罄頌贊，貴貢微忱。區區之懷，當荷鑒照！敬慰巨孝，伏惟將禮勝喪。臨啟懸遲。

### 致王祭酒

益吾仁兄祭酒節下：

東行專候使旌，而不知揚州寫考；泊舟江都，唯識一戴春林。秋暮途窮，不能問鹽商生活。明日即發，至淮安，乃知星軺當俟冬初方到。淮陰乞食之地，亦不可

居；遂渡故黃，登岱頂，直指歷亭矣。意非不誠，緣猶未至，悵望如何？比想按部，勤勞校文，愉樂諸生，著撰當有成帙者。

闔運於羣經，皆有所箋；唯爾雅最精，而未遑鈔集。有弟子周道洽，亦稱敏悟，屢促其及時成書，亦未能也。儻門下有能集古今注說者，乞飭鈔一分見與，以酬三箋之值。京華間住，便可下己意以發新聞，此願定當讎耶？沛南名士多，今爲黃水濁流所淆，未得出訪，寄居丁夫人墓廬，以待會葬，乃後訪合肥觀七耶？觀帝京元夕之盛，遼海而南，使車飄忽無常，行客盤纏有限，未必能相見也。輪船上有何人託致一書，特爲郵達。鈔呈泰山詩二篇；鈴下小史，有能和者否？張朗齋名爲不識了；而今有闔運爲之氓。山東未可輕也。晴來日久，煖於湘上所居，桐葉未凋，羈情頓釋。知念輒聞，敬叩道安！不具。

致裴樾岑 五首

別後驚於征途，未及牋報。久聞三峽奇秀，又加以香孫贊揚；及至其間，殊失所望，盛名難副，豈獨論文？惟灑豫一孤石，差爲不負此游耳！雲安遵陸，半月山行，除夕前宵，稅駕白兔，而二使星已前至蜀，不獨按問東鄉，至乃注意丁公，牽連僕妾。道員中丁勞唐，州縣中田李，並登白簡，加以醜詞，語甚含沙，情同舞劍。蓋由自恃廉儉，少所匡繩，致此紛紜，足以沮撓。雖怨輕樊口，終必消彌；而揆以情勢，義當引退。闔連好勸人去官，又當據所見矣。尊經講席，虛懸二年，諸生住齋者至百餘人，恐不能不稍爲料理。嚴武自去，杜甫自留，亦大非求友之本志。將俟欽件稍定，生徒上學時，爲之粗立規條，或勉留一歲；儻主人留鎮，仍不改弦，近有見聞，豈容默爾？便當辭師居友，聊盡所長；忠告數疏，古人所歎，更不能久待也。

翁叟先生頗關情於舊僚，幸以告之。西陲新有覆師，南中久無消息，駟郵不速，他無新聞。成都花果蕃廣，穀蔬早熟，地和物阜，最便間居；惜舟道艱遲，移家不易。新春多暇，伏想安和！見香孫時，乞爲誦此。

又

樾岑仁兄先生節下：

到家遲半日，遂隔旌麾。陵雪西行，玉珂紅旆；比之朔風冰馬，按轡燕徐，別是川原一景。而闔運亦以其日阻風，昭山洲渚間，悽惻荒涼，時復吟詠人生情境，事過皆佳；想達人乃能領會也。新撫至任，聲望自高，雖俗論可蚩，而王貢彈冠，古人佳話，惜才地所限，愛助如毛，冀盡展鴻謨，以綏邊服而已。湘軍志已有實錄，本非史筆；而好議者，因此緣飾談柄，紛紜不止。如桂志刊謬，僅思白簡，便當削毀原藁，以免怨尤。然恨晚矣。儒生喜事，赴蹈如飴。闔運少慕虛舟，老慚鳴雁，何爲而爲此？殊堪哂也！思賢一席，筠老非不勝任；直以不能居館，故以相委。而敝省學規，不容挈眷。闔運方自教女，必不可離。且左督於鹽務，必有改置；西商停捐，議早萌芽。若朝入夕罷，見嗤婦孺，故要挾三端，意欲託詞。昨見曾威毅云：『彼已力言，不可以

辭館之實，被驅逐之名。』爲幸已多，咄然而止。因荷詢及，輒以相聞。亡子童齏相從，盡傳已業，未竟之緒；方欲付之，奄忽摧傷，何但天祝自去秋以後，久輟研覃；而蠶絲未終，蟬螿掘閱，新春復至，舊習難除。仍當閉戶山居，聊以卒歲。蜀裝頓餘千兩，合前產遂可得百畝之田。昨至薑畚，見一住屋，頗云完美，當俟三月，移家徑往。五年之內，昏嫁頻煩。過此再游，行將六十；自非時事催逼，不暇及四方也。蜀中遂有治機，提封與之相接，可與滋軒笏山遙爲友朋。闔運亦得奉書，以代面對，無咨遠鎮，四海比鄰。儻已奉真除，不遽還佐，則秋間可詣訪耳！瓮叟危病復痊，堪爲大喜。然城中自送台從後，氣象便覺寂寥。新年往還，無因喜樂，友朋不可少一人，今乃知離索之情矣。夜中率復，語太諄諄，亦以自感，唯安神察覽！

又

書院講席，乃古人明農之事；周公去攝王而居之，故教化風行；後世以待耆

英，實有古意。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王者之所以不臣師，凡以示民也。

闔運在蜀，自督部將軍，皆執弟子禮；雖司道側目，而學士歸心，非獨丁公下士絕倫，亦實緣丁公夙有重望，乃可言古人之禮。若新起節鉞，權位未崇，信不及民，遽言興教，卽築黃金之臺，徒招功利之人。如鄭康成之入袁軍，曹公反以爲罪也。故校經一席，闔運必不可處。待公他日撫湘，不辭自屈，則賢於闔運者將至；而闔運之應聘，不待言矣。儻徒曰脩脯豐厚，固不爲商賈也。

又

樾岑仁兄先生台席：

九月得手書，其時正海波飛火之候；遠聞民頌，具仰殊猷。張帥跣奔，石公珊珊，亦如胡咏公之援常德，曾滌侯之走祁門，成敗不可論人，具瞻何能慰望乎？孤



拔比於曹彭伯仲間耳！會當自投天網，跪就長纓。闔運留滯益州，自居井底，無緣聞鼓鞀而股戰，乃得以柔翰爲鉛刀。笏山迂闊事情，志不克展，彼方不足於人，我復不足於彼，蓋任才處世之難也。天下相趨於鄉原，賢者又負其予智。詩曰：「具曰予聖。」又曰：「發言盈庭。」非處叔季，習情僞，不知詩言之可悲也。仁兄儻亦三復乎？江海雖遙，聲光如接，封印放衙之後，必隱然有吏隱之心矣。

湘中自鹽票興獄，淳風乃漓；舊時文友，更成市道。此間局散，將作行屨僧。所著書次第寫成，亦菁華旣竭之時；然而不褰裳乘白雲者，孽業重也。又得博觀世變，煦濡故人。冬至晴佳，明牕手奏，敬問同福不具！

又

樾岑仁兄先生節下：

在蜀奉兩書後，旋謀還里，亦欲東游，因循未行。丁帥卽世，當往弔問，沈滯至

今醇邸觀兵，注意船礮。想督工勤實，積習盡除，亡羊補牢，箝馬應客，肫誠之意，足報朝知。石公樸懇，定相依比；李劉舊識，輯睦無間；亦一時之良遇也。

闔運留蜀三年，終不能久，故及主人無恙時，解館而歸。既有倦誨之愆，不復作皋比之想。家中差足自給，隻身北游，將買宅淀園，聊充大隱。秋清泛櫂，從揚淮陸行北上，行有日矣。鄒諮翁次子傳灝，家食維艱，知交寥落，莫能振拔。闔運與之姻婭，烝也無戎。因念節下篤志舊交，尤庇寒士。鄒子雖無技能，誠實無苟，管庫之任，差勝市人。特與一書，令謁鈴閣，知必加之拂拭，稍潤脂膏。附上所刻二經，藉呈道正。詩補箋又大加增改，擬俟明後年，亦付手民，以省學子傳鈔之勞。去歲又著楚詞注廿五卷，方付蜀局。剞劂未畢，廿年所研討，略已宣矣。嘗謂生平撰述，當俟百年後有力者，開局校刊。今爲門生迫索，已出其半。除詩文決不發刻，諸經注尙有應改者，定本爲難；他日仍須自刻，殊違初願也。長妾及已嫁弟四女，又相繼天逝，心緒殊不能歡然。此生愛緣，剝割盡矣。老對孤鐙，蕭然獨住，俗情旣滅，識力加

增；惜未得海上良朋，同修同證，瞻言旌旆，無任欽遲。專肅敬安！並問府中均福！

## 與宋生

芸巖仁弟文席：

得惠書，詞采博麗，雅情幽怨，循誦往復，中夜不怡；未知吾賢何所隱憂，而悵感若此？及覽別紙，並原封衣銀，語多悔憤；然後悟儒者處世，未能坦懷而多有物累也。夫以高才年少，盛名早科，操行狷絜，卓卓然不隨流俗；而又非有原憲顏回之貧，無羈旅餬口之憂，求之古今文儒，其能得此者，蓋亦鮮矣。微獨儒生，古聖賢遭遇豐于此者，又亦鮮矣。相去稍遠，雖未知平居俯仰，果若是之深蹙抑鬱與否？而言爲心聲，觀其書詞，度非故爲是牢愁曠達之言；卽今心境相啖，而旣已言之，心必慕之。然則今日之遇，宜若何而後自快，抑終遂無申眉之日，是可訝也。家境順逆，吾不能揣知；就其被盜償盜一事驗之，是殆一意孤行而視當世之婦人孺

子，皆足當春秋賢者之責，宜其見之不廣矣。見之不廣，不足以鍼砭當世，乃適足以疾疚我生，故不能不爲吾弟一開陳之也。

今世政廢久矣，嘗以數大臣共守江南名都，而忽然被盜，又嘗以七卿四相諸司數千百人，共守一京師，而忽然被盜。天下之有四川，四川之有省城，省城之有陝西街，陝西街之有客店，客店之有宋孝廉，宋孝廉之有衣箱，衣箱之有衣，誠不可云太倉之一米矣。一日被盜，而曰有司之責，何其重視有司乃至於此耶？然既告之闔運，闔運固非有司之比也。遣一能緝捕者偵之，而唐提督乃與聞其事焉，非其無因而橫相干也。唐提督偵之，而懼我之窮其事，則謝曰：是不可治，牽涉多矣。吾適有衣可償，則未知盜者之卽爲唐提督所遣耶？抑別有有力者主之而不可詰耶？要之緝者償贓，天下之通義，古今之明律，無可科罪者也。衣之不已而又贖之，此則世故周旋之厚禮，亦其以經術飾世，故使其衣不出於償，而因此以結交於文士，宜亦君子之所許也。乃吾人之處世，則必有權於此，受其衣，答其意；

不獨答其意，我之所求在此也。償於盜與償於官，償於友，償於路人，有以異乎？無異則已償斯可受矣。彼非重宋孝廉，宋孝廉非受之於彼，凡爲闔運故也。辭其銀，示之義，不獨示之義，且以杜其後日無窮之求，與一時自得之意。以爲凡武人官人而有財者，必意揣天下之儒生文人，皆好利而忘義。故凡與世人交，不可受其銖兩之贈，非矯激也。受之則彼輕我，而交不終，亦全交之道也。兩俱受之，兩俱還之，如吾弟今日之所爲，亦綽綽而有裕；而至謂其無重士之道，與悔其往見之辱，則大謬於情，而亦不安於義。持此論之，彼景許二考官，張學使，丁尙書，王院長，其能高於帽頂而知重士，固未可知，使吾弟知之，則又悔乎？

今年總裁幸而不取；假使拔之高第，則翁尙書寶中堂者，固不知重士，而無以高於帽頂。吾弟知之，則又悔乎？悔之無窮，而方寸之間，唯有荆棘；宜其牢愁隱憂，而不能自遣也。於是而有材，材實爲累，以其日挾所長而自困躓，此所謂膏明自煎者也。海內甚大，斗室甚寬；一日甚長，百年甚促；不求孔顏之樂，而作窘迫之

囚；蓋其獨徇俗情，未聞通論，愛才者惜，妒才者喜，非所望於吾賢矣。芸巖視余，誠有不盡；宜強飲強食，曠然畢然，文史優游，衡門嘯傲，時以暇日，遂肯來游。闔運雖無硜硜之操，頗有恢恢之志，願以所見爲知者談。文詩俟點定後別寄，先此奉復不宣！

### 致王道臺

鼎臣仁兄先生閣下：

舟中一別，不記春秋；然消息時聞，漸入佳境，想媿屬已得團圓，無東西勞燕之恨，即可喜也。魯公事甚驚人，如此舉措，峴公力量甚大，靜候指揮，亦有餘力及我乎？盼甚盼甚！

衡陽馬先生，字岱青，酒狂也，駢散文俱傲岸不羣，同時富貴人畏而避之，遂以窮死。其子才不及父而窮過之，不得已來投牖雲，牖雲遂亦奇窮，茫茫天下，無

可告哀。竊思仁兄能轉窮爲通，又憐才士，特書相干，並令晉謁，噓枯吹生，尙不須升斗之水，而已望若雲霖矣。

也。  
闔運比年，踉伏荒洲，聊避幣聘；不然，人人皆爲大人，單派我作師耶？甚難堪也。

### 致陳道臺

伯屏仁兄先生閣下：

去歲見復賀生書，已灑灑盈幅，具感相念。八月得惠函，及八先生事狀，乃知雁行折一，慈侍曲承，抑痛強歡，誠勞心慮。但名聞天陛，祠在桐鄉，修短之期，誠當委數。如聞久淹郡事，志在江南，棄地依人，實非良策。方今兩洋瓦解，二王復用，局勢未定，尺土可階。若率吏求人，連城保障，平原之業，亦在書生；縱不得權，差可守職；或奉親還里，依然故我，一盤目宿，較勝旨甘；已得一苻，翻思作客，甚不可也。

闔運伏居舐筆，差信無求，獎望殷殷，非敢聞命。留壩循政，遠未前知。昨詢門下景君云：『皆實錄；』尙待訪之明哲，以述嘉猷。惟宣付之臣，未宜家傳，頌贊書後，則可勉爲仁兄友弟之情，惻惻相感。闔運無望溪亭林之名實，有嵇康鄭谷之疏慵，逋債滿床，分陰難惜。唐鄂生所謂假臣以時日，是在仁明耳！自蜀還，了不欲出門；又因少荃中風，北游半歲。今諸公衮衮，坐聽升沈，不仕無義，吾知免矣。專復。

### 與易世兄

中碩觀察大弟侍者：

昨與子大言兩仙童之說，託其轉達，想未能盡言也。今海內有如祥麟威鳳，一見而令人欽慕者，非吾賢與重伯耶？然亦惹非笑不盡滿人意者。重伯好利，中碩好名故也。好名非獨好忠孝之名，卽母姊皆仙，白呂神交，皆是浮名。見諸行事，害不及人，故無妨也；筆之於書，有目共見，則生同異矣。同必有異，則必損名，強謂



無傷，人實傷之。故吾爲仙童之說，謂夫仙童有玉皇香案者，兄日姊月，所見美富，土苴諸天，遺棄一切，是上也。有幽居巖穴，草衣木食者，一旦入世，則老虎亦爲可愛，金銀無非炫耀，心逐目移，乃至耽著世好，情及娼優，不惜以靈仙之姿，爲塵濁之役，甚則以劉永福爲賢於李鴻章，馮軍機可以繼曾文正，是其蔽也。闔運常見貶於金仙，有詩爲證。此十餘年來，大有不同，故敢誦所聞，請吾賢自擇之。不足尊公，他可知也。亦不足辯論；辯又好名矣。

## 與丁婿

康侯世講甥及棣芳均好：

前得京東兩處書，方欲作書寄京，旋又得十月來書，乃知康侯已還東寓矣。棣芳又云：『當附鄂使寄信。』今亦未至，想未便也。女子有行，最不宜眷戀母家；亦如人臣許國，不宜謀私家事。棣芳聞教有年矣，尙不知此義耶？

今年心緒不佳，爲國家多故，不知究竟如何？欲游不敢，悶居無味。加以六女多病，恐成內傷。九十女長大未嫁，若無姐姐照應，隨我更爲累贅。三婦畏事，四婦稚弱，家事無託，以爲焦悶，更不暇念及遠嫁人也。本欲寬心，反接得煩心音信，於遠人何益乎？時事如此，惟以蒙頭過日爲宜，過年亦不相宜，故今年不進省，但在鄉下看龍鐙師子耳！

二姊到永興學署，聞亦多病；三姊本回，因其兄公病故，不能抽空。我明年仍在衡州，黃氏外孫及盈孫同學讀書，均已上路，此則可喜也。夏榜眼，程舉人，廖李拔貢，俱入書院肄業，更有陳完夫內齊，極爲熱鬧。如康侯仍來肄業，是男子壯志正事耳！令兄遷廣東，地較繁華而更難治，庸人以爲喜，我更不喜也。昨因在鄉過生日，來者數十人，朝夕極忙。兩日後稍暇，又安頓年事。雨雪陰寒，恩恩作書，順頌堂上年福！

# 致朱署臬

竹石先生道席：

廿年聞譽，一旦傾襟；非獨高李之舊緣，乃勝黃劉之宿好，固由朗映，亦見才難。奉別以來，欽欽長遲，朱梅香發，金護日麗，蘇民漸起，剛律傾筐，暇豫清閒，公私欣喜；東風始至，引望歡然。

闔運雨游焦山，月渡洞庭，風水平安，帆檣順利，行未一月，遂息蓬門。城宅山莊，俱可容膝，積債半清，卒歲有衣；五年以來，今冬差樂。所尤喜者，聘書不到，免患爲師，刻志已成，無勞握槩。臘深冬暖，歲盡日長，且接知心，夜容靜坐。雖賓客之盛，不如吳下；而閒適之趣，有過香山。時復思及修庭，以爲一粲。先生見此，莞爾可知。王生當已司釐，三條尙希留意。中流旣云自在，公事不必認真。芹獻之忱，攬回有味，又足一申眉也。

致張尙書二首

興平重入，暮氣昏黃。披霧相逢，乃遭之子。機雲至洛，利見張華；今之薄游，誠爲不負。但新歡初洽，別日已催，割恨而行，良因復種。在途十夕，兩夢清揚，以此推之，相尋有日。飛仙以愛著之故，而不復行空。石隱之情，復思游宦，不能不微恨斯人也。

闔連九州求友，月旦方人，英彥之材，誠爲多有；然多孺習俗，但見目前；宏達疏通，殆難其選。以此自負，不後時賢。常微恨天性未醇，愚忠難及，徒欲自適，無益橫流；竊冀英豪，必資通識。天下將治，固非俗吏悍卒所可參耳！孝達居文儒之任，試宏獎之權；時望歸宗，材藝自足。又嘗側聞緒論，猶拘名教。出身徇物，非子而誰？傾企之懷，固非僅以文采風流，相爲期許而已。盜賊夷狄，無道不成。道寄於人，依於學。今亂已二紀，事變萬端；洪苗法英，殆同乞匄。當事者以其支柱而自謂功

名，亦可笑也。誠達於政，興復何難？執事當官而行，必能建樹，求賢之雅，亦足感人。但過用精神，以妨寢食，小損大害，宜且留心；清談廢事，亦爲往習；伏願審此二者，以圖遠大。九流輔治，儒術尤蕪。今襲其名而實用名法，名法之敝，非但軼斯；烈烈而亡，奄奄而盡，其實一也。暇亦宜博覽管墨，以佐大猷。闔運歸於衡陽，復期十載，相去日遠，心意時通，恐或遺忘，未能致問，無以空谷爲不嗣音。舟行多暇，先此申意。

又

乖違九秋，中通兩訊，皆未得手復，未知誰浮沈也？今歲在蜀，曾因敖金甫致聲；兼有婚姻之議，亦竟未得敖書。京都官忙懶相并，此例自久。然時聞聲欬，未爲疏闊。尊經築舍，諸生大盛；復得門下領選，搜巖采蘭，極稱得士。天不欲踵鄂中之敝；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也。

闔運於乙亥，卽得薛興文致聘，恐懼慚惶；雖極思一奉光儀，猶慮自書黃紙。旋知兩錢主講，五經斯立；又得穉公五書，約來一觀，中無皋比之議，是以敢作峽游。及至，乃復見羈拔，貿然入院，名輕學淺，果見推排，勢不可已，與相搪突。幸諸生相諒，因愛忘憎，荏苒經年，吁其危矣。離家旣遠，舍己芸人，又復翩然，志於出峽。竊念仁兄，當始終其事，以副初心。魏闕雖榮，名山亦樂，何必遠期，尙待坐度年華？且名實雖隆，眞傳未顯，駸駸日老，逐逐仍勞，似宜暫去承明，來遊石室；五年之後，聲學俱成，重入修門，未爲晚也。高材難得，虛譽無憑，以今日之地望，當無敢爲君勸學者。非闔運不能發此言，其以爲賈生耶？汲黯耶？計領嫂雙飛，懿親歡聚，生徒喜慰，自遠然轅。此間歲奉三千，差厚於監錢六百；亦使闔運得藉依聲價，相與切磋，是所願也，非敢望也。委曲已略告竹簣編修，餘意更令諸生面啟。先此致懇，伏希深察。正孺當已西邁；若在京，尙求致念。蜀士英妙，儻守而教之，定軼卿雲；開山之功，不減五丁。闔運實緣湘中有切己之事，未能久駐，明春水滿，必戒歸舟。臨箋拳

拳，無任欽遲！霜寒歲近，珍攝興居！

## 與曾甥

竹林賢甥待福：

朱洲小泊，適得順風，因遂揚帆，乃聞見訪，惜不少句留也。來書未明示，不知何故上省？至未更問。昨復專使，乃知有志鐵政，且欲鄂游，是一策也。去年已達甥名於峴公，乃是正辦。鐵政已成罷議，張公強自支持，當此時局，用彼羣纖，何能有成？亦何須真成，不過開銷銀錢而已，甥言謬也。然書尾所云：『妄人則吉』之言，一話破的；甥姑妄干之，吾姑妄言之。必須預備川資，安排火食，此二者，不可妄也。先請謄錄，尙欠三千錢，吾許爲甥還之。去年恩恩忘付，甥可告三兒，令還清，此不可妄。論語家本初成，便以借人，乃三兒之妄；所著墨子未成，書體亦多未盡，吾已看一過，留在家中，其原本當還我；此等皆宜鄭重者，而今解人不易也；豈西法不

重付託耶？張公性情無定，記識不精，要是可與言之人。但僕僕干求，則彼此無益，吾書極爲斟酌，可遣人送去；待其傳見，恐須帶被窩坐官廳也。彼好排場，喜奉承，有馬士英之風，又非尋常名士之比，甥自揣摩可矣。

### 致鄧親家

秋期盛集，日企清塵。賢子來，得手書，乃知養道深居，殊無游興。及觀大著，心醉目營，四海比鄰，又爽然也。孝達欽遲高名，託誠羔雁，越行甚易，胡不往從？豈聞彼乖厓，託之憚芟？或云天行見異，將俟來年。

閩連頃爲長李所邀，亦當北邁，豫與君約；如兩家子有與計偕者，便俱率領入京，籍此將雛，成其比翼，發皇耳目，開拓心胸，且自陶情，何須坐老乎？河不南徙，政自東傳，頗引新機，洵訐且樂；否則蒲編斑管，日作生涯，揭曉之後，再有續報，祝融之警，兆應旅人，或亦其祥耶？使還頗促，故不多及，專頌雙祺不具！



## 致彭親家

正月一牋，六月乃達，可見湘蜀之阻。循誦復書，慨然有志於本朝經學之編。闔運舊亦聞緒論，而以爲知言矣。但經書須有師承，自通志堂之集爲世所訾，阮集出而又變本以加厲，矯枉而過直。今欲求諸老生，能發明師說之書，杳不可覩。唯小學有佳者耳！豈得爲鴻編鉅製耶？大著易集說近之，猶嫌有去取。闔運將俟弟子有特達者，各治一經，皆以集解體爲之，非十年不能辦。孤身在蜀，舍已芸人，又無此心緒。田光所爲發慨於銷亡也。吾湘校經堂生，或能及此，故欲辭歸爲識塗之馬；又恐羅研丈以白簡從事，崔貞史於戲臺相見，郭意臣以去就要君，則敗興矣。

昨與丁公言：天地閉，賢人隱，聖人作，萬物覩。聖則吾不能，賢則未敢自謝。當今之時，非獨總督非隱，主講亦豈可爲隱？歸與歸與！老糠可然，不必吹藜。今年若

不成行，明春定當還里。比日武闈事忙，尙未與主人相見；明年關聘，已緩之矣。封翁而謀衣食，未之前聞。俟還時，當借箸畫策也。

### 致李副統

松林一別，大似林冲；次日至城，與督舟俱發；比至津衛，旋奉手書，拳拳之情，感何可說？萬金期以他日，故不復命。小住三日，意氣歡然，五月明，遂從海運，春分到滬，寒食還家，几席依然，游情倦矣。求田未得，萬事無心，三月以來，課兒自適。京中尙當有通問者，故以例及君。惟祝畸人早醒塵夢，棄家游學，以樂暮年；癡待黃牛，不如早從赤松也。

沉浦愚不可瘳；筠仙耄而好事；俊臣歸遂未見，兄家待以舉火，而彼絕不相聞，所託全不足恃，故知世人荒忽，不可捉摸。弟實心孩子，受騙多多，尙不如左十三猶有回信矣。歸家閉門謝客，俟移入山中，方當展其驥足；秋風道爽，或議東游。

暇若相思，惠書爲幸。

## 與卞撫臺

二使方來，卽知大中丞過采浮議。初以昭昭易察，了了難誣，雖衆口之無根，顧立身之有本；內省不疚，何懼何憂？有道之邦，危言危行，固少焉而胸若實泰，然以處之。昨在縣見朱編修，乃聞親承訓誨，以閩運交通臺諫，誣詆大賢，既有證明，理須置對；但未修雉鷺，私借羽毛，幸已見信於友朋，何妨自居於黯黹。且水清石見，石無躍水之能；劍按珠投，珠無讎劍之理。閩運息心仕進，中丞卽擢兼圻，終明投杼之讒，猶望式閩之禮。想中丞東山再起，南國式瞻，中外知其姓名，政事在人耳目，落落行意，自有千秋，日日言退，已多一出，素稱孤立，豈恤人言？匹士雖愚，平生自許，瞻言百里，驂靳時賢，於曾胡或致其切磋，故流俗多驚其狂直。至於世間之臧否，曾非懷抱所往來；彼鸛雀蚊蟲之過乎前，如鷓鴣鼠鴝雛之無相嚇。昔張儀

妾婦自甘，始榮諸侯之一懼；若子產塵垢不止，誠羞執政而後人。

錢閣學、闔運之師；張協辦、中丞所主；一詢可得其端委，羣言何患其紛淆？儻京華物論，猶不聞知，則巖穴民依，恐多枉縱。況乎人心險阻，世態俯張，凡鬼鬼崇崇之行，必唯唯諾諾之輩。伏願高其視聽，閔以遠謨，則千里鏡清，黎民有利。又蔣御史雖無文望，頗慕前修，三年唯此一鳴，疾書乃其得意；疑爲假手，未足誅心；宜惜臺綱，無詒口實。如或託於蓋覆，故作諧談，亦損威明。諸希照察！

### 與李提督

漢春仁兄軍門節下：

前見已慰所懷。陳伯嚴來，述尊論，見許爲霸才，不勝感激！自來曾胡左丁肅潘閣李諸公，相知者多；其或有許其經濟，從無賞其縱橫。嘗有自挽聯云：『春秋表僅傳，正有佳兒學詩禮。縱橫志不就，空留高詠滿江山。』蓋其自負別有在也。

而麾下一見，便能道其衷曲，曷名欽佩！來贖百元，便不復辭，以相知有深於此也。雖然，空名無益，現錢極難。麾下一言而送去百金，萬言則傾家矣，此又務虛名之過；其實投契結分，不在此等。

尊目已愈否？聞近又失血；或聞有以去瘀生新之說進者，此不可信。但吐血無妨年壽，則所見多矣。其寬心照常，不急不躁，此道妙也。第因秋深風壯，漕渠不通，不能不急去，明年仍當出游；鐵路議定，或仍北上。暫此告別。

## 復黎公使

蕓齋先生節下：

聞名卅餘年，同在人海中，無緣一見；然相知無疑也。今歲與勉林兄俱寓天津，乃得見來書垂問之殷，並讀大撰碑文，舉挈非凡，信爲冊典；復承詢及丁文誠志傳之類，有無編次。往在成都，文誠手定年譜，匿不相示；薨後，鄂生自任作墓銘，

丹初爲之碑；而年譜行狀，及今未出。河東觀察，固疏懶，亦不諳習；或託於豐功偉績，自在史冊之云。故未便過而問也。文誠與闔運爲知己，亦猶曾文正之爲闔運知己。外間但以未得保薦，不入幕府疑之，又焉知真知者乎？前年所作誄文，以限於駢體，詞甚隱約，傳狀旣非朋友所作，所言止此而已；較之曾文正身後，僅有挽聯者，已爲多矣。然曾公事業在湘軍志者，殊炳炳麟麟；而沉甫以爲謗書，竟承特采，曷勝感激！三不朽之業，著一豪俗見不得。節下蟬翼軒冕，一意立言，真人豪也！

抑嘗論之：孔子云：『有言者不必有德。』此是言語之言，不朽立言，是文言之言；未有無德而有功言者。德者，本也。功用也。言，體也。平生蘊蓄，一望而知，尤願先生依經以立幹耳！闔運伏處卅年，於諸經稍有發明；惜曾公早逝，未及盡見；弟子數百人，皆功利文章之士，無能讀者。初欲倡明北學，兩次燕游；諸公率以送字游學人相待，每住數月，輒舍而去；家塾教授，徒勞無益，又攢眉而去之，獨寐寤言，考槃在澗，亦今古傷心之事也。以公超然，故敢言深；有便相聞，徑寄長沙可達。海

邦秋靜，禔福無涯，爲幸爲頌！

## 致楊世兄

吉南世先生專席：

自託師門，終睽鯉問；比游吳會，驚遇鸞驂。既省覲之來遲，恐會喪之無及。言山空望，賜楷難栽。伏想孝思，應悲旅客。但酬恩有日，誅德無文。謹上一聯，微攄寸結。先公優游道藝，惠濟親民，了徹去來，遺留善慶，弘光徽業，屬在仁賢。外附銀封，乞陳芻奠。手慰大孝，不知所云。

## 致郭兵左

見紀綱除夕還書，言起居詳哉！又聞家報，言不及公，不知得見英后以否？其遞國書，不知於鄭公何如？亦別有搢笏爭論之事邪？人謂此行，以羣公難行而遣

公。公所奏張參贊，則云、公所畏者使法；而所請者使英。闔運以爲人臣奉使，唯其所往，涕泣辭家者固非，慷慨請行者亦謬。唯是海島荒遠，自禹墨至後，更無一經術文儒，照耀其地。其國俗學者，專己我慢，沾沾自喜，有精果之心，而并力於富強之事；誠得通人開其蔽誤，告以聖道，然後教之以入世之大法，與之論切己之先務，因其技巧以課農桑，則礪無所施，船無所往，崇本抑末，商賈不行，老死不相往來，而天下太平，此誠不虛此一使；比之蘇武牧羊，介子刺主，可謂狂狷無所裁者矣。

夫好異喜新者，人之情也。利馬竇之學，在中土則新，在彼國則舊。公之學在中土則舊，在彼國則新。誠爲之告以佳兵之不祥，務貨之無益，火器能恐人而不能服人，馬頭利分爭而不利混一，鐵路日行萬里，何如閉戶之安，舟車日獲萬金，不過滿腹而飽。彼土人士，心氣已達，耆欲是同，其比之徐光啓之見西儒，奚啻十倍傾仰而已？縱不卽化，而後生有述。昔老聃之流沙而胡，皆爲佛，卽其效也。奉使



稱職，一時之利；因而傳教，萬世之福。雲生昔贈吾詩，勸以爲火莫爲月。夫化墨爲聖，進器於道，豈非火之用哉？想兩公見書，必同忻然。至於覽士風，刻崖石，雖文士之陋習，亦暇時之一奇也。吟詠情性，以慰永懷，亦養生之一道也。公館歲租四千金，則彼國至貧者，日用幾許，出使自備費用，固一時之苦心；然亦不可學奢僭，受盤剝，宜遷小宅，減諸雜費，使人知儉。儉者非穀於養，汰其甚虛而無名者也。奇技異寶，屏之不觀，小利小便，不以爲喜，如此乃可謂儉矣。

公一舉張生而被王撫所蚩，歎異金生而爲李督所持，喜其儂好故也。夫大人者，正己而物正，好惡不形於色，清濁不疲於照。雲生之爲人，自視有餘；推賢不足，公推人有餘，知賢不足。海外孤居，宜勉所短。凡輕生死者，或不能平好惡；其輕死者，其近名也；而有悟道真知物化者，遇蠶薑而變色，聞毀譽而失守，則血氣之爲害也。或久已相忘，而諸謔間及，如公於左生者，亦俗人之所怪也。左之識學，不踰明人，劣及宋而止矣。何足以識九流之祕奧，知六合之方圓？乃李公者，學又不

如左甚遠，而公無違言；其他不如李者又衆，公皆無違言；然則公得無有好惡存乎？好賢惡不肖，治國之大經也；而獨不可以之容於吾心，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吾心之所自慊也，而非所以待人；況夫西枝共安之徒，昌猷立煌之類乎？此皆中土之陳言，聊以助燕居之攷證耳！

與孺人 二首

十年相守，一旦分襟，既殊少小之愁春，復異關山之遠役。想卿獨處，應不勞思。然孔雀五里而徘徊，文君白頭而蹀躞；況於燕楚異地，涼暄殊節者乎？當堦紅葉，寸寸芳心，入室燕雛，喃喃款語。中人偶望，遠感仍來，又足以駐景延年，化公爲童者也。沔口還書，已恨汀洲之草；都堂納卷，獨聽殘月之鐘；雖曰暫游，誠爲多事。但道長難夢，晝永空銷，已驚緇塵，終遲革鞞，分無壺公縮地之術，而有景純願夏之心。歲月將馳，優游而已。子吟桂樹，我咏條枚；既見不遐，方謀同老。安神房內，蠲

念忘情；如日相思，手書爲慰。

又

新年憶遠，當復勞思，善護玉躬，以迎春福，幸甚幸甚！途中游景，已具前書；除夕前宵，遂抵蜀郡。主人相見，專以主講爲辭，辭湘就梁，殊非吾意。但此間官事膠葛，二使多所吹求，故未暇正議開筵。諸生皆還渡歲，且俟仲春，方定章程耳！

成都風土，夙稱浩穰；然北俗多而南物少，亦未遽爲天府。唯冬煖如春，晴多於雨，行不遇雪，脚免凍皸。蠶豆芥莖，皆已上市；江梅海棠，殆可同時。較廣州地少溼蒸，最與居游相適。惜無縮地法，令諸女婦妾侍卿，暫一來游也。無非聞之，更當歎息矣。

## 與六雲

半山無恙！

四月廿五日，得閏月十七日書，並承寄筍芥鹽豉豆四種，甚慰甚慰！大哥來書，言女多病，前曾寄問矣。今菜菹精緻如此，可知操作如常，仍宜保重爲要。前寄贈者，名爲綠菜，乃江邊青苔之衣，出於蒙山之下，江水之中。始於宋朝哲宗皇帝之時，有眉山史氏女，名炎玉，嫁雅安張子履，與黃山谷爲表親，始采此菜寄之。山谷爲綠菜贊，今刻於蘆山縣廟。其後徐閩中又作跋詳言之。此菜宜配以辣椒，涼拌食之；亦可投沸湯中，如頭髮菜之用。山谷贊云：『在吳則紫，在蜀則綠，石花葛仙米之類也。』吾未試嘗，知其味不能佳，但可留於客來下麵或餛飩，以代生蔥髮菜耳！不可燻煮也。

又聞陽春妻言，女意欲來，則斷不可。此來水路有三十日，無日無刻不險；旱路有十日，一日須行百廿里。女既怕船，又悶轎，何能至此？秋後擬接盼女隨大哥大嫂來，或二哥二嫂來。女君常欲渡洞庭，若能來，更佳；若嫌遠亦不必。吾在此，

不少人伺候院中頗似鄉居，亦有醃菜芥心蒿苣鹽卵之類，蓮耶亦能發麵起漉，辦菜竟可出師。又有一年輕女工，其人老實勤謹，專司縫補漿洗之事。所少者，夜間偶醒，無人可談；然夜談亦傷人。家媵不來亦好，唯兒女不可不來，就便讀書也。並以先告。

## 致黃道臺

翰兄姻長兵備同年節下：

奉別月餘，唯酒食宴樂之務；雖聞上官之日，竟遲版賀之儀。頃辱先施，欣聞新治，清釐閣牘，暇得看山，雅俗相兼，無妨高致，甚頌甚羨！法帆近將北犯；季高南下，不敢從海道行舟，廿年洋務，掃地盡矣。廷議並不暇追究，但皇皇西關玉門，撤毅齋以代合肥，辦理荒唐，此爲至極。幼樵見賊不走，舉措可觀，反奪去卿銜，將授閩撫，亦未測賞罰之意。岑公復事夸大，檄催鮑軍，當道焦勞，不茹不吐，忠憤之氣，

有感輒生，仰屋奈何，倚柱長歎，嗟何益矣！但計劉左至軍，戰和必已先決，大要仍庚申故事耳。月卿保薦人材，首舉此間巴令；祥人不得專美也。芥帆見輒相念，併以奉聞。蓮翁已屆行期，尙無申報。

闔運杜門不出，唯事娛閒，近聞貴州教堂悉毀，東道恐有西行之命，則去住兩難；恐當學杜子美北游閬中，奉擾有日耳。秋晴氣寒，伏惟珍衛！

### 致尊經院生

敬問尊經同學兄弟無恙！

闔運文質無底，承乏大庠；幸荷擇善之心，許其一日之長；觀摩朝夕，研尋經史，有朋之樂，始驗於今；臨別皇皇，俱如有失。昔人流連山水，尙欲終焉，豈況羣賢，皆吾兄弟？愬然告去，蓋亦有由。凡學不待師，告不可瀆，三年攷校，便已離經，老馬之途，不先千里，久相煦濡，反錮聰明；所望高明，從茲特達，啟誘後進，其益無方。又

人師難求，官士先志。貴州山川峻駛，氣少停回，名利之心，未能淡遠。先聖所戒，欲速見小，俱有深規。速必多誤，是以不達；小則易識，安能更大？大箠豆見色，必無海內之樂推；溝澮皆盈，已有孟生之立待。此二說者，深思則爲良誨，面斥其何以堪？假我數年，各相思學，睽離之情，味之彌永。毋效兒女，但樂同居。亡子葬地未安，明春始定。鄉人別設講舍，托爲照料，尙居省城，賞奇析疑，猶能遙應。東風轉信，書此相聞，俱勗日新，隨時自愛！

## 致朱詹事

肯夫先生仁兄節下：

成都人還，傳述學政。新年初吉，屏斥四生，皆庸蜀之英華，黌舍之領袖。論其形迹，誠多紕妄；若彼之類，比比皆然。舉爾所知，專言選進，如誅少正，則別有其人。今不察物情，但行官法，監院不能置詞，督部加之附和，斯大誤矣。昔同天作典，五

教在寬；大學三移，王親執事。聖人非無雷霆之教，以爲不可待佔畢之人，何則？矜其不能，宏覆之本意也；無瑕乃戮，自反之謙中也。夫子未正，父責猶深；才中弗養，賢成不肖；況書院三升之地，尊經又百選之精。闔運承流其間，非無學識，其中如楊炳烈、張孝楷，不孝不弟，加以烟飲，公會罵坐。漢律斬刑，猶且引咎自罰，僅予降課。蓋天下俗薄，官師失職，楊張之倫，在顯貴清官者，往往而有，刑一二人，不足以明教，況僅奪其廩餼乎？徒使諸生疑德不勝威，上毋忘勢，人不率教，由此益囂耳！淺而譬之，使陳岳在政府，督學能去之耶？張楊任封疆，闔運將從而求館矣。一日之長，進退人材，此施於國政則然，未可以言教也。誠使學使就歲試之文藝，教官之舉報，屈抑豪傑，顛倒是非，此自其職，非他人所可議也。今乃明絀陟於選場，施威權於閒館，出之精舍，而還之於縣庠，豈督學願爲掌教，抑調院足以莠身？如曰放流，何其謬亂？

蜀中陋習，言不由衷，貪慕官權，巧於趨避，一以刑治，俄頃肅清。若崇德化，姦



人萬變，淺學之士，樂其易靖，今古流傳，咸欲尙嚴，免而無恥，害成風俗，上亦受禍，亡不旋踵。今幸有孝達，倡設經教，丁公繼之，大宏禮道，學士文德，自比顧王，內外交修，才位並盛。闔運冀謂挽回澆薄，必在此時，自恥素餐，奉身先退，臨別勤拳，未敢自疏。何則？欣觀盛化，不宜菲薄也。若但以絀陟爲教化，屏退爲肅清，則書院誠爲多事，江陵廢之是矣。獎借一二文學，而以爲能養士，毋又易視先典，輕量天下耶？蓋聞君子能與盡言，而論士先求諛諛，故敢以書相規，伏維深思！其或不中事，情，要必有可采，惟鑒區區，臨啓馳懸。

### 致曹郎中

鏡初仁弟道席：

前歲由左素臣致復一函，遂不得報。素存怏怏而死，然從者蹤迹，竟未聞也。去冬常儀安，左孟辛，大索君於長沙城中，若存若亡，亦竟不逢。今年得子迎書，乃

云：已供職在司久矣。又聞下第者言：於黃臺坐中，見仁弟明波其珠，翩翩若十許歲人，是印結已到之驗。京師學問淵藪，一代典章所存；吾鄉無能討問者。好學深思之人，宜以時錄記故事，借閱檔案；部曹吏簿，亦可時閱。本朝二百年無著作之手；有一識大思精如闡運者，又不得與承明、金馬、天祿、石渠之內，則他日史臣，有匈奴、千秋之譏。吾弟若能分門搜采，以史家八書十志之例記之，助老兄添修鳳樓，亦不朽盛業也。

古來聖人，皆制作之源，出世入世，同乎大道。闡運雖研味元莊，不忘禮典。且老聃柱史，手著道德經；莊生小吏，不妨通識。曹郎優暇，正可留意；病懶之說，純誇軒冕之談，願無以自廢耳！二年以來，作書疏廿八篇，發明大義，仍兼訓詁。最佳者，論殷頑民，及高宗微子疑義解。洛誥兩咸秩無文之異，自謂過於伏生，當遣兒子鈔成寄上。又注莊子內篇齊物論一篇，尤元妙博大。與公羊相表裏。此闡運爲學之宗也。魏晉以後，都不識聖人大道。自我而明，如日再中；然其言本經訓，有類附

會，計必有以舞文議我者。獨學無友，未能辨難印證，暢其旨趣，是爲歉耳！

## 致陳縣丞

魯詹仁世兄閣下：

久闊通候；但自貴治經過者，皆傳清政，甚喜甚慰！信至，得長牋三通，累數千言，益詳志操。官無大小，以盡職爲本務。朱邑作三公而得意，在爲縣尉時，掣肘不掣肘之異也。仁兄所至有績，此由於蜀吏久濁，故易於得民。雖然，獨清獨醒，古人所患，豈可不慎哉？漢廷論治，首在安靜。高令喜事自是，必將以擅受貪名相中，則唐觀察主之於上，唐巡捕和之於下；督府不能相諒也。又到任求交卸，亦太陵遽。方今之世，強者爲賢，名譽未彰，不宜自襮；和光於外，撫循於內，乃爲善耳。此正賢者之所短，故以奉贈。

湘中來書，家眷幸托清吉。大兒歲試，幸不三等，便有優貢之望，亦足見近年

名場之躁進矣。致和來蜀，恐是僞言；如到，亦必不令他往。錫翁不恨其逃，轉憐其苦，祇重致郎之罪耳！鷺公仍赴夔關，機局非張卽黃，或令翰公專之耶？黃豪伯爲總署奏調，已授學正，異數也。送竈糕香，頗思家樂，遙欣雙祉，順頌年禧！

### 致張員外

叔平三兄函丈：

法源之侶，半同餘耳。京華重至，獨覲同心，一夕對牀，十回造鄰。其間信使，贈勞相望；瀕行復荷步臨，兼投碩果，恩恩促轡，未及重辭。途中檢點來章，把持贈物，恩情盈路，交誼惻心，風雨孤舟，始增忉怛。雖平生輕別，弦望有時，日月幾何？動期一紀，心乎蔓矣，能不悲哉？歸溯漕渠，忽焉經月，秋陽暴渚，則生絺欲煙；寒森吹雪，則狐裘如水；氣候之變，若此其可駭也。居民被潦，十室九傾，梁秸紅稀，棗林黑爛；弔僧勝之舊壘，見英法之新儀；欲泣則近於婦人，五噫亦嫌於逐客；惟可高歌送

日，噓氣成雲。今之出山，迷途未遠，天下之事，豈鄙人所可問乎？誼寂異居，應求同氣；倘逢驛使，無玉其音。

致潘尙書 二首

伯寅先生閣下：

辛秋奉別，兩上謝牋，還山再春，瞻懷千里；雖頻因閣報，見想委佗，野酌園花，每思清宴。子牟存神於闕下，茂宏長嘅於洛賢，昔有斯情，心乎夔矣。玉堂宿望，斧依新對，贊佐初服，豈謝芮彤？達政難期，好賢爲最，海內之願，殆有所歸；雅步三台，非所爲頌！

湘省近頗平靜，戎士皆復歸農，筠仙頗尋禮學，時得聚講。闔運鈔撰書牋廿九卷，已成易說，亦粗整理；近爲列縣圖志所濂雜，未能覃研；三年內仍當提槩京師，希咨通博。往與曾文正言：閣下單本希籍之刻，勝於巨編。若能聯合外臺，於輦

下別設書局，使周漢子說，悉得刊行；兼以餘閑，刪定經疏，廣求才識之士，使闔運亦得趨走其中，誠爲勝業。爾時卽已與書孝達及錢師，詢其可否，便欲資本江督擇日北行。術業有緣，曾侯卽世；然此舉不煩奏請，得一二督撫可行，似勝於開館修書，鴻詞徵士，倘有侍論，庶資啓予；若謀及同志，尤易易也。

楊師復直，計常相見，久未謁覲，輒附一牋，乞轉致爲荷！今歲星軺分出，惜所居惟當桂驛，湘桂小典，不輟大臣；惟冀孝達或總南選耳！因蕭君赴補，馮通此書，敬頌台祺不具！

又

鄭盦先生道席：

前憑伯澄呈拙卷，未蒙取中。而門下徒黨，多荷甄拔，具徵鑒裁。宋生獲留，尤仰亭毒；書啓家所謂感同身受者也。咫尺光塵，極欲再對；息壤在彼，誼不僞言。想

玉宇高寒，暑塵不到。而回思淀園、南洼之游，遂不可追，悵憶平生，心乎蘧矣。

闔運妄言多譴，災見焚如，山居未營，債台將築，聊借北行，小作停頓。而外間議者，以爲此人卽將窮餓，干謁要人，會待吹噓，拯其溝壑；雖無傷名教，而頗費應酬。漕渠秋清，翮其逝矣。留京弟子，一經品題，俱長聲價。唯衡陽、夏時濟，自負才氣，不後羣賢，未上龍門，頻遭點額。今聞曹仲銘修撰爲言於高尹，欲求湘藩書啓一席，未卜成否？公與同僚，一言九鼎，謹附名條，求爲道地；非但儕之文廷式、張羊令之列，亦以廣采聽之聲。其餘同學有聞者，殆難勝數，他日脫穎，自當見知。願無以吳儼爲悔耳！

### 致鄧親家 三首

前聞劉家言信還，云營葬已畢，無任感愴！昨得來簡，敬悉平安。果老遺令，賻贈均辭，六金前約，經笛兄親交，乃收十八之數，自可不補。其兩郎他日尙須謀生，

或有相求之日也。

三弟過省時，適往瀏陽，闕於款接，留語皞兄，指索裴信。今示又需曾緘，此似不知朗公爲人者。彼宋學外示無私假以行法；若有信往，則大致蚩厭。闔運竊料楊司使籍隸豫章，久官西蜀。先公遺愛，必及子孫；今到桂踰時，當有青眼，想家報已及之矣。寄書未知公館，幸於作諭時先達區區，續有復札也。

非女生長箠笞，未化驕性，當家操作，尤所不諳；由遣嫁太早，致多尤悔。今幸因疾，留受槃搢，三年之內，禮宜別居。夫人向未授室，亦不能理家政，除喪之後，方當獨任井臼。然今日情勢，欲令兩姬贊佐冢婦，亦必不能；則所謂當大事者，徒虛語耳！張公百忍，悠謬之談，家庭骨肉，不宜粉飾。婦實不德，孤負舅恩，非有改悔之萌，難遽收其小效；假之歲月，怨去恩深；爾日之雍和，必有非意計所及者，此則私心熟慮，不足爲俗人道者也。

闔運今歲坐廢居諸，几案漸疏，外緣總集。陳伯母又於五月十八考終衡山



尉署遺言不還故土，不耐夫子，卽葬長沙。由闔運擇地安葬，月內當可還柩；俟葬定，再當奉聞。比日酷熱初涼，忽忽酬應，辛兄處未及別報。

又

得書喜慰。前由易生寄一函至武岡，想尙未見耳！小年兄弟，有見卽書，不遑計其婉惻與否，但不使高底鞵與聞耳！來答深執謙和，得無客氣耶？淦郎舍所長而用所短，然出房非可豫斷。非女得蒙成貸，當欣然矣。功兒來啓云：吾兄復有小星之納，何其勇毅已從門入耶？抑尙是吾欲云云也。

闔運客寄於此，欲求一似人者而不可得。蜀女多於鯽魚，不可爲鱖魚，奈何！奈何！講席非可久居，一日不勝其勞，僅可一年，留去思而去之，上之上者也。丁公處尙未辭。昨司道來問關書，隨人云：方大人攜入京矣。有其主必有其僕，故是一段佳話。與驥共賞之。今歲院生高第者二十六人，皆爲二景所搜而去，頗有空羣

之歎。尙有十餘人，未施槩括。奈思歸甚切，又有校經之志，恐不能留。每誦謝康樂詩，至感深操不固，未嘗不泫然也。先生乃以寓公爲祝，何耶？仲冬能成行否？且留度歲，或圖一聚，無任欽遲之情！

又

彌之老兄親家先生無恙！

淦郎來，奉手書，反復殷拳，唯有悲仰！比欲卽答，而去使恩恩不相聞，適會私宄，借免遲慢之咎，想荷鑒也。非女於廿二日遷殯城外，計到家適百日，以了孩幼提挈之恩，差補課讀不慈之恨而已。至其不克成立，無補於尊門，雖至老大，亦難自振，不足傷憐也。老兄見送詩，卽以杜鵑山哭爲詞，蓋有前知，而此女頗了死生，絕食七日，精神不替，無涕泣傷別之言，殆亦自明其泡幻者；則慈願之哀，亦可釋矣。葬事前已屬賢子，請示遵行。弟家擠蹙，未能留居候試。日內弔客悉至，後當清

淨；再令與陳俊臣嚴受庵諸郎按日會課，以期無負雅望。太親母以次哀念冢婦，幸以闔運意轉啓爲感，餘不具云。

### 致陳親家 三首

去秋得手書，以前寄兩函，方發未久，故未奉復也。今春又因唐生奉上一箋，計六七月必達。昨承慰問，具感紉憶。承宣久攝，公私順熟。文公能否卽蒞，亦兄舊交，贊治同寅，必無桷鑿。湘中奄奄吏氣，見之茶然。

闔運旅寓城中，買山未得，經手軍志，欲考覈軍興以來，共有幾營；聞者不以爲難稽，則以爲多事。所謂報銷清冊者，託徐鴻臚覓之，亦無回信；卽此知辦事之無謂，而衆人之皆醉也。回思貴州編書時，衆力合擊，誠一時之盛。想仁兄在官時，思妙高城南起兵之時，亦有今昔之感矣。

衡州風災，而郴桂缺米，今夏早熱，恐有旱災。幸涂生遷去，俗氣稍蠲，官民尙

相敷衍耳！楊石詮罷官，歸寓省城，方知左督用人之謬。李雨蒼能言不能行，不必於他處驗之；卽其隨丁數人，精神不屬，尙何能當大任？然比之左李，則識論高遠，如幽谷之於喬木。彼左李者，所見旣謬，則雖力量愈大，忠誠愈篤，皆實成其巨謬；況又濟以私意，加以揣摩。伯夷所以去之若浼，孔子所謂見如探湯者，正爲是人也。此等人何能裁抑雨蒼？雨蒼乃欲借其權力，以立門戶，吾輩當爲之傷惜，萬不可隨聲附和，以爲左將用李也。

凡用人者，必勝於所用之人。漢文帝不能用賈生，不能窺賈之學也。宋人發妄，以爲將老其材；彼見文帝爲天子，賈爲之臣故也。假使賈爲天子，文帝必不謫長沙。李雨蒼爲欽臣，左季高必不閒居，而世人尊李爲天人，鄙左爲粗才者，又必紛紛矣。莊生所云：『螭鸞笑大鵬者。』誠有見於世人顛倒之見。闔運久不欲論世事，因感來言，故聊論之。知君房又怪子陵矣。夷務無可言，凡彼有動靜，皆可不問。在官盡職，餘唯以文史自娛爲祝。

又

前歲季春，命舟東下，實以移鎮齊魯，思處錐囊，既尋舊游，兼效一得，甫欲解纜，忽得西音。稚帥以失約相責，詞義正大，遂改計先由棧道，直指東封，中得一訪香濤，藉匡不逮。乃爲譌傳所誤，云稚公亦卽高遷，荏苒經年，竟無去日。今則妾女踵至，鈞石重溫，瞻望海雲，遽難會合。此二年中，仁兄焦勞跋涉於饑饉師旅之間，雖福力俱宏，凶災化吉；然艱貞困苦，爲曾胡所未嘗盤錯，試利器無乃太虐耶？每晤穉公，言及節下，輒嗟憐其無輔。閩運對曰：某本往山東，而公留之；又爲此言，何其矛盾？穉公笑無以答也。膠東冰合，旌旆當還。歷下冬晴，但祝平爲福，不望和爲貴也。

季丈舉措乖方，進退失據，遠竄海濱，難言塞責。雪芹有福，竟不潑湯，張倪霑光多矣。石泉半穩，差勝沅浦。厚菴復出，將爲蛇足。公所力保之鮑超，殆將階亂於

蜀使城南時從弟意，無人成功，亦無人致禍。曹公不赦呂布，誠有遠見。鷹可養，虎不可養，又增閱歷，他日當思鄙言耳！

闔運自今十月朔日以後，當天發誓，不復議論縱橫。緣昨得長孫言及文史流傳之人，多無後福，故欲以陰功補前過。甫及二日，又當與公通書，不覺隨手又寫出無數妄談，此爲劉伶戒酒，請卽以此書爲證。後之王闔運，則醇謹老成，言不輕發矣。曾滌丈云：我豈獨若前日之亂糟糟耶？放下屠刀，開口不談人長短。兄聞之，或亦疑信參半；請待相見時驗之。專肅叩安，並諸郎均吉！

又

前得嫂夫人赴音，卽擬撰詞躬奠，致稽唁慰，家事煩冗，倏忽半年，匿跡山中，日親版築，遂忘世事矣。昨暫還城，奉手書，乃悟慢滯之愆，不加督問，仍承垂注，故知篤舊知心，過於鮑叔，感愧感愧！

闖運虛名招肯，災禍延纏。故人不遺，爭相濡煦，取其一得，待以賓師。筠仙、雪芹，既虛講席；少荃、孝達，方欲羈縻。竊以垂老背時，懶復酬酢，奔馳南北，蓋有託而逃，非復希冀脂膏，窺伺督撫。去冬還轡，所願盡償，而文卿不諒，復爲延譽，張、何之蓋，飛蔭蓬門；干木踰垣，誠非得已。孔子曰：「富而可求，執鞭吾亦。」區區之糈，攘臂何爲？自入故山，百無聞見，此五十年未有之樂也。

時局因循，待盡而已。少荃貪於權勢，多所瞻徇；叔平頗務虛名，不樂西學。鐵路斷，議首津通，軒然大波，激怒醇邸。語盡離宗，想皆天外，勢不能行，不待言矣。小說云：「兩近視爭橈字，橈猶未挂。」鐵路異同，實類於此。承詢利害，則有可言。鐵路之利民間，過舟馬遠矣。若山谷間皆開支路，則流通滯貨，均平物價，可使四海皆若比鄰。大凡治世者，先使民老死不相往來，後必使民萬里如在庭戶，由塞而通，由獨而羣。他日乘金輪而行周天下，固非翁所能沮，亦非李所能贊也。若官欲以之取利，斯所謂尋晦氣耶？至如調兵拯荒，豫設不祥，以生大役，不待問而可

咎逐之矣。詩云：『黃牛遇戾力難勝。』言朝廷不能止鐵路也；又曰：『四方各自掃烽煙。』言四方不能成鐵路也；又曰：『七載終留一線延。』言僅存唐山一線路也。仙人先告我矣。先生豈聞之耶？

李雨蒼春夢未醒，乃踊企於黃牛，昨已告之，真成一笑也。小女輩均乘鐵輪馳驚而來，人人贊歎，不知裕、陳、奎、倪，何見不及此？雪芹遺摺，省城頗咎陳大人未能核定。昔唐蓺渠遺摺，係闔運代擬，大爲王夔石所訾。遺摺猶有美惡，一何可笑？總之，年過六十，唯有獨居時，留一二處可打皮口之處，發皇耳目，誠消遣之一法。老兄得之矣；闔運又自負也。節前妻病極危，少間作書，恭問起居，餘續上不具！

致丁親家 五首

稚璜宮保節下：

前臨鄙郡，辱荷知延，荏苒一紀，久疏民敬。辛未春，偶至京師，憑黃御史寄上



一詩及拙撰桂陽志一部，聊申企仰。人事荒忽，亦未知曾達與否。昨者湖南委員曾令還言：明公勞役河壘，須髮頽白。齊魯水患，垂二十年。閻運於己未年，佐文星嚴撫部，曾擬一疏文，未敢上。今逢仁牧克澹沈災，扞患立功，莫此爲大；雖在林野，樂聞其成。願以措施方略，因暇寄示，幸甚幸甚！

衡陽監生常集，梅文節之族子，家貧游學，偃蹇江淮，聞歷下游談之風，有長安笑樂之志。昔人所云：『於水見河，於山見岱，於人見韓太尉者。』明公卽今世之韓太尉也。敢介一函，以成三見；尙冀加之拂拭，試以宄勞，如工作有可安排，常生勤慎無習氣，未始非手足之烈。不然，則州郡小館，亦免飢餓於君之土地。想明公任才有宜，屐履得所，不虛其行矣。

閻運近居深山，唯以箋注六藝爲務，已成書箋、詩補箋，凡冊九卷，差足仰酬獎借耳！霜寒道長，無任拳勤！

又

稚公先生親家節下：

在巫山兩寄牋問，亮塵幕府。風波修阻，倦累煩喧，不奉音問，忽然旬月。冬春政暇，侍福多歡，蘭玉纓紳，椒蘇觴詠。當西南之康樂，酬謨畫之殷勞，致足樂也，斯可頌也！

闔運於嘉平三日，始還長沙，三舟順流，一物無損，茲實明公之福芘，亦峽游至快之事。唯亡子尙未安窆，拙妻又遭母喪，困石蒺藜，旣歎且笑。左公恩恩請急火速之官，其意欲實做畫錦堂開手二句文字。玉公尙未得代，龐藩聞尙勤明，湘城熙熙，尙稱安帖。李黼堂病目，殆必失明，餘皆照常喫飯而已。鹽商新設義學，欲以闔運爲館師，自行束脩，未嘗無誨，擬亦諾之。校經一席，便請前學使陶子珍編修。蓋凡主講者，必有餘於位，然後可從容肆應。闔運以布衣而抗公卿，明公遷代，

代者必勉強姑留去住兩難，此所以不可久也。張香濤雅人，猶欲以紅人自命，忘勢與忘人之勢。公與闔運，皆一時不可得之人才，以此開蜀中教澤，他日必有其效矣。

護船哨弁張書蕃，奉差勤謹，堅不受酬；微末弁丁，當如何給獎？尙求留意。附呈土物數種，皆廿年前尊俎舊味，亦故民獻瓜之敬，尙無哂其不腆耳！新年崇喜，恭敬鈞安！

又

正月四日，始得遣來弁齎書還謝，越兩旬，奉到去臘七日手教，拳拳引進，誠款芬菲。具仰曠懷，優於天下。雖施非其人，或疑假借太過，然賢於隗者自遠。然轅如此求治，黎民職利，而同城僚吏，或猶扞格。此則俗敝已久，古義淪亡，邑犬吠怪，迷者難悟。要之斯人，必非異類；遲遲自化，蜀當丕變也。

近日兩司承風恐後；求如滋軒稍不唯阿者，同時僅見；月叟恢張，亦自明了；三人同心，此則上理。明公化火阨爲福地，天之報善助順，確有明徵。唯宜乘此機勢，痛與刪除，取彼俗庸，束之高閣，出二山於外鎮，斥延寶之中援，吏氣一清，不待白簡，興利理財，又其末矣。新甯又煩咨度；昭通事自難掩，此公激然無欲，而舍己循人，君子之過，重於貪暴；太谷遼闊，又不足論；鄙州節度，頻致譏彈，臺省囂然，爭於鉗射；張雖外用，轉似終南，家作奏章，以希自見。——人材益少，物論滋多，樞機不能不執咎也。

湘中兜鍪餘氣，笨伯如初。劉曾告歸，城中頓有二督；峴首雍容，卽當見錄；沅弟鞅鞅，未知所由；昨乃怪怨闖運，以所作湘軍志爲詆訶功烈，金剛之徒，附和一詞，怒於市而色於室，已爲可歎。而鄙州人士，怙於名位，竟成積習，身與交游，莫能救之；以此知史公論淮陰，未能學道，誠實見其所以然。而闖運德望俱無，坐觀擾攘，亦實無挽回之力。湘人愚直之風，遂已衰矣。初在城日少，尙未料其至此，此又

一隅之隱憂耳！比來僅與諸學子講論經義，冀以漸導，毀其所作，辭其美館，以示無我之心；然先達乃後進之觀瞻，紅頂猶然，況於白面？此非院司主持不可。明公以蜀中教益，歸美鄙生，毋乃本末倒置乎？

亡子本宜卽葬，因厝地浮土有螿，其母兄堅欲別卜田莊，丙舍難求，因循半載。闔運行愁坐歎，一事無成，命也奈何？俟時而已！長兒率三兒已入書院，小兒當與發蒙，詒子一經，不如籛金之便易多矣。古之人老而患得，蓋有由也。

簡堂元夕入城，借居東茅巷宅，每飯尙能兩盃，神氣殊不清醒。黃恕翁一見左侯，遂仆於客坐，四日乃興；幸在己家，否則殆矣。風淫之疾，近日尤甚，亦與時局相應；宰相信能燮理也。

女公子出閣，何日榮行，跋涉長途，妻子等極爲惦念。添妝土物，當徑致江、淮先此問訊，並賀嘉禮！

族子代綬，去年司書局，頗有侵牟，在途又多攫盜，特命夔局，恐負心誤事，爲

闔運羞；俟五六月可諭撤之。緣其人外似樸誠，而臨去時下手甚毒，能使不及防，則無所施技，便告局員傳飭之云。闔運求撤令其速還，則不唯無弊，而反收其小效。知人不易，微物蠹猷，鉤鉅之法真不可少；況夫委任百僚，總持萬里，當人心陷溺之日，有巨萬財賦之攫，辣手苦心，相需爲用，求賢自輔，明目達聰，廣肇兼賅，竊有至望。西雲長蔭，延想爲勞。初春晴和，小樓明淨，手書申意，不覺颯連。慮妨察思，猶多未達。

又

稚公先生親家節下：

四月八日，得手書三函，勤勤廿餘紙。發函愧荷，欣仰神明之勝；又竊惜公好勞而不自節，與當世闊人大異。旣讀論時事諸語，則知公目營四海，所志宏遠，其量百世，卽夙夜勤政，猶不過陶公習勞之意；而私心所屏營者，猶淺之乎測君子

也。

拙筆好古而不能顯豁，視公所作洋纒詳盡者，正如蹄涔之與江海，遠承委及，慚懼莫名，聊次所懷，以候決擇，不今不古，大可嗤也。胡詠之往言湖外三枝筆，闔運以爲皆有漏洞。如公奏議，精力彌滿，微嫌過長；然與今日諸公論事，則不嫌其諄複。但此事非紙墨可罄，或宜發其端而仍俟直對耳！儻果陛見，闔運卽當由湘入都，以聽訏謨。湘省見報較捷，尙可先至也。然今日豈能有此快事耶？

蜀俗久漸佻薄，其風壞於州縣，而實由於監司。本人未有習氣，而其左右幕友，盤固交結，以請託長子孫，支蔓數十年，無幕不官，無官不與之爲緣。以不學嗜利之人，讀吏胥條例之書，顛倒黑白，深入膏盲，公之所以小治者，非人心頓轉也，力不勝也。恃力求勝，此五伯偏駁之業，如諸葛子產，及身而已；然公所行，實度越尋常。人非木石，久當悟悔，教澤垂裕，計在四五十年後。比時若官士有賢豪者，乃可望其丕變；否亦不過一二智者咨嗟仰之耳！闔運承流宣化，未敢自輕，亦嘗

奉達德意，期於遠大；所言所行，竊欲開其心胸。無如習染已深，規模粗定，人各有短，不可驟化。數十人中，竟無宏毅之才，徒有訓故詞章之士，尙難望其必達，漸摩之效，動期十年。生爲湘人，終當歸老；卽復再留三數年，亦何所益，故欲爲節下引其端，不能竟其緒也。來教諄諄，一似期月而可者，豈鄙陋所敢問乎？且闔運在蜀，危行高談，頗不便於當道；以公寬仁，乃有直繩之客，羊質虎皮，終當遭射，幸無官守，亦不必以保全累明公也。

鄂生又當往滇，不知留幾許時？公意欲以留後期之，亦似未宜。此公彊力而多偏聽，實做剛愎自用四字。無欲則剛。剛愎二字，後世不可多得。曾滌公論季高，所謂未能當一面者，材地所限，不能強也。他日自錚錚於名臣傳中，然欲闔運推之，則猶未足。以同時比之，結實勝左，而聰明尙不及李；蓋一官一事則有餘，用人推賢則不足也。就其所最推服者，必不以爲勝任滿志之選，則其自用可知矣。所謂大臣者，無他技而有人技。論人以無技最難也。滋軒時下高手，識見又不及鄂



生之廣。朝廷用之，代公則可，特薦亦似未宜。丹公應詔再出，或其機會。涂撫遂已作督；何劉竟不得遷。豹岑舊亦有名，觀其張大安南，恐亦涉於輕易。闔運嘗言：以當世爲無人材，此處士嫉時之詞耳！身居大位，卽不得自出考語，言無人者，豈非人耶！有一人卽可用千萬人，而何患乎乏材？此雖以責樞臣，而公等兼圻大府，亦有黜陟一新之效。願節下留意，幸甚幸甚！要之用人不宜過獎，使闔運二十年前得公許與如此，則已高興上天矣。恰如題分，乃見激揚妙用，豈易言哉？

女公子嘉禮吉期，聞擇在端午前後。所寓行館，昨遣探邗上，尙未有定。日內當已合好，新壻當至蜀謁覲否？親家太太還期，早晚四世兄入都後，節府清閒，惟時珍衛！

又

穉公先生親家道席：

夏間再上啓事，旋於唐生處奉四月杪所贖手教，及素紬一疋，知兩信時尙未到。此後科場期近，官士并心於秋試，僕僕槐陰，迄未有暇，故亦久疏執訊。想監臨出闈，又將主試，勞於肆應，逸在清心，秋爽氣涼，肝氣不至復發，眩疾早已除根矣。幸甚幸甚！

小女昨得女公子揚州書，聞親家母攜率八郎，由齊至晉，以待請觀之旨；豈武闈奏請代者先疏待命耶？抑賦鷹揚而後北上也？高麗事少愈於日本，臺灣之舉，少荃定多詭道；然國之隱憂，其兆此矣。鹽引岸地，徒成一笑；而內外所爭，反在加票自牧。慶藩狐兔微物，乃能使彈章蠶起，筠季倭倥，政體至斯，變異大矣。季子殆將去位乎？孝達心苦鈎稽，知賵捐之多侵盜，猶且憚於一發，未識遂可陰消否？

湘人初起，本儒臣壯猶，其後負戈荷殳，皆躋文位，忘其非據，自謂功高，貪鄙昏庸，不可復療。比年頻致物論，四督失官，授人口實，寵反爲辱；然恐朝議，遂以爲義師之起，亦意在驅保舉以取貨財，因今日之左曾，以訾前日之胡曾，尤可傷也。

簡帥承公知賞，未老而終，良幹弗成，想深悼惜！卜撫新起，朝望未優；又其疏底，取於倉卒所述，文章冗沓，殊乏精神，賜恤宣付，實爲恩渥。唯巡撫例無諡法，新議又禁乞恩。溘然蓋棺，曾不得與文質夫、曾樞垣比盛，乃至并郭松林、黃潤昌之不如；闔運私心以爲闕典。伏思簡堂勇介，實有過人前者，視學珂鄉，蒙犯瘴癘，始開弦誦，以漸銷兵，及任藩司，首攻貴定，省城無警，軍勢乃舒，此則三十年滇黔將帥功未有過之者也。左遷蜀臬，贊佐明公。始公下車之時，扇廉風以挽積敝，司道驚怪，不信世間有不愛錢之官，反肆猜疑，誣及左右；謂一人矯情，僕妾婪私。及簡堂之至，條教號令，一遵約示，眞革門包，杜絕賂遺。然後蜀中吏士，恍然大悟，廉貪黑白，至此始分；此剝復否泰之交，功尤大於定亂者矣。清積獄，省羈候，嚴究誣告，京控衰止，剏設保甲，盜發輒聞，孳孳求治，無幾微怨望之意。近歲左降官，往往託疾不上；唯簡堂欣然如新得大官，此其純樸忠良，能見其大；亦宜特予表揚，以風薄俗。非明公無此公心，亦無此大力。輒附上行述，及原奏彙，以備采擇，有望於附

片一陳之焉。漕司例得予諡，黔撫亦有諡例。可否徵引文彬曾璧光，以感動天心，易名之寵，庶非幸致耳！

湘中今歲多疾，家中尙無啾唧。唯五月中，鄧氏大女病天，年運乖張，益慚祚薄。鄉里卜宅，亦又無成。俟公入都，仍當由湘至燕，以圖良晤。如仍留在鎮，冬杪水靜，或扁舟溯峽，但不再居講席，以去來自由也。

致劉巡撫 三首

辛巳歲，唐鄂兄還，送來庫平銀二百兩，云係子壽代交，比以庫平有餘，詢其來手，云係台端原封；何其廉而不儉也？比時恩恩還湘，故未作復。癸未夏，已命舟東泛，將至天津，計良晤在卽，不意登舟日得蜀信云，穉公病危，改途視之，遂又羈留。去冬擇期北上，忽喪長妾，遺孤四五人，當送還家，北行又不果。蓋會合有前定，非獨利名不可強求也。然蹤迹時聞，真除共喜；繼申筠而藩撫，必不因翠毛而停

頓，此則善頌善禱，當亦欣然也。正月得手書，筆意老蒼，迥非三十年前時花美女之派，又復三歎，詠佳人半老之句，卽槎觸滄桑之感。

來示四君子皆強弩之末，闔運更倦於津梁。吾輩登臺者，唯有孝達、甫艾，此外則皆後輩矣。謝公屐折於小兒，尙何功業之可言乎？旅蜀前後九年，一無所成，東修萬金，反增累三千金；以年計之，每歲用千餘金，不爲奢也。然豈可長居此乎？將俟妾葬後，單車至京師，學劉融齋破羽毛外褂一件，一年可餘五十金，十年則五百金，看人升沈，亦一樂矣。家中則必不可居，人皆以我爲闊人，我亦自以爲闊人。籃盤蓋天，破船攬載，終身無休歇時，此曾滌公所謂道大莫能容之效也。

拙著八代詩選，早已刻成，刻手極劣，不足寄贈，尙須重刻。去歲刻成三經甚佳，俟由長沙寄呈，郎君長成時讀之。詩文本不可刊。凡人生存，唯可刻朱卷白摺，則不帖本；若刻文詩，人人要一冊，人人白要，此惟易笏山、李次青、張子衡之流，有平餘票鹽資本，乃能供之。闔運豈其人耶？

子大先生，純乎賢者，惜初知之不盡，朝廷用之太晚；又微嫌過於謙慎，不能知小人之情狀。楊石泉伯仲，非某所及。以此觀之，賢人多有，悃悞難知。仁弟儻亦有蘊而待發者耶？六年之別，語不可詮次，藉頌同福不具！

又

景韓仁兄先生台席：

吳中暫寓，值兩峯參差，未能仰裨盛治，方深歉仄。隆誼殷拳，感知惜別；然閒雲樂飛，不樂留也。比想佳婦宜家，長暉迎節，賀至之奏，有感新綸。高子喬遷，湘人驥首，爲頌爲望。

闔運於朔日出江，次夜狂風，坐客樓眺望，頗增逸興，計程月半到家，再當函謝。前寄新詩三首，覽畢，乞飭送交小坡，以代書問。鎮江米價尙平，常州人材向盡。近察吳俗，大有變夷之勢，挽回極難，殆非樂土。更十年後，湘化爲洋，則大局不堪。

想矣。救之當以訓吏爲急，亦老生常談也。專此奉達，敬頌道安不具！

又

連得手函，均從芝生轉寄，時來往衡湘，未遑久駐。又時局大變，皇恐不安，浸向雲，驚魂未已。想膺荷重寄，軀軀尤深。新命海疆，朝旨有在，不以肥瘠爲意，而尤難措施矣。疆臣觀望風旨者，如張、陳、胡、廖，未免輕率；而譚、劉、王、陶，安靜太過，又成廢弛。節下撫豫，樸穩過人，饒有疾風勁草之節，此同人所共佩服，亦弟私心所慶喜者。但縣裏針鋒，劉蔭公用而不效。如今時事，陳文恭所謂不肖州縣，非嚴罰重刑，不能革心，而藩司爲之樞紐。仰公寬厚，致有蒙蔽，一二佞諛，交構其間。吾輩暮年，多慈少威，容有不照之處，舊學商量，願爲公進一解耳！

周嘯軒芝台從子，庸妄細人，已早死矣；因其言荒政，欲公聞之，非能月旦人也。蒞任想在春和，僚吏歡迎，定勝大梁。有趙縣丞璜，武陵世家，久託旃幪，其才志

無待遙述；惟需次末秩，難於特達，欲求轅下一差，使得公拂拭，可冀出幽遷喬。其人與闔運未面，而其諸兄皆有交情，俱不免困躓，以此仰干，惟加意提攜爲感！

闔運今年本擬游梁，因有寄諭，以大臣見待，未敢入網，幸不爲四章京之續；然竊附翁吳管束之例，還山度歲，並不敢入城過年。樹大招風，自問非比羊質虎皮，亦有懼焉。安居讀書，庶幾無悔。七十行至，爲公作序，卽當來拜壽；能移近兩湖，移香濤、兩江，則可遊矣。除夕懷人，手此叩安，卽賀大喜！

### 致彭尙書

雪琴仁兄宮保尙書節下：

今歲中秋，看諸女拜月，因話甲寅歲節下從衡陽養病還軍，相訪長沙，徒步東城，精銳俦仝，如天仙、姮娥，曾幾何時，忽俱衰老。西川、南海，碧漢、青霄，卽欲遣信通詞；俄承手札，殷勤問慰，悲壯纏綿，頭白天涯，兩心猶照，不減元、白神交也。



防海之勤，經畫之略，其可見者，已具讀大疏矣。公當洋面首衝，而敵船不敢窺伺，此非宿望偉烈，不能幸致；孝達依倚，遂成砥柱。幼樵不辰，身名俱敗；然見敵始走，亦何勇也？前有裕程，後云僧勝，交綏未接，聞礮已逃。今乃憑仗威聲，居然敗績，以後白面書生，皆敢與紅衣對壘，中外之機，轉移在此。少相因倚，亦得成和事，異金人，遇隆少保，憤懣之氣，可以少紓。至於春霆再奮，糜餉億兆，則闔運屢爭不得，似屬無名。然前者賴其跳踉，今始酬之重價，楚弓楚得，或有數存。孤拔既殂，左侯旋逝，此回奕局，又已斂枰。嶺外瘴蒸，殊非樂土，還湘甚近，當荷俞褻矣。

稚公兩遭子喪，求去頗切，歸無所往，往亦無聊。闔運勸其入都就醫，以希閒散。昔年馳驅英妙之士，皆各類唐，繼起無賢，可嗟怪也。船山精舍，遂獨翹成，後學承風，必儲俊乂。闔運久居石室，謬荷虛推，但慕元空，猶疲酬對，故山無宅，作客看人，二者皆非所安；亦將草玄京輦，未達之業，猶有萬端。德功固難，立言尤不易易。唯觀當代戡亂之材絕少，黼黻之彥實多；豈天啓升平，先生儒雅，將宏聖道以格

遠人乎？經術若明，開山之功，庶無愧於諸君子。茫茫大造，未可邇事測也。髯霜齒落，未老先秋，重煩眷念，輒述所志。蜀中近得子大單車到官，清節更厲於督藩，侈風或可漸革。湘省官士喧闐，滌公餘風已絕，首善之鄉，今益唳雜，由菁華盡竭故也。何日得幅巾蹇驢，仍續湘蒸之游？席設香腰，鍋燒龍井，剩吾兩老，重話少年，則今日之相思，復如夢幻。霜清氣爽，伏願因時禔福不具！

### 致馮章京

星槎仁兄大人閣下：

別後輒喜得朋，還誇鄉里，時危道降，通介爲難。辛未友張孝達，知其必顯，然恨其務名不實，果自陷於紅人。仁兄才識恢恢，當知得志乘時，爲人生應有之境，反不如因阨者之足自間，則視世事皆得其端委，而所以處之，亦無客氣矣。古今來驟貴人甚多，如孝達者，自喜其飛騰，而吾獨惜其孤陋，使稍去熱中，豈不一偉

人乎？聽言當在未闕時，故先以此進，他日留意，知其拳拳也。

闔運歸求田舍，仍無營住處，心甚灰懶，故絕不與友朋通問。及今將百日，念太疏闊，擇尤急者先寄一訊，容入鄉消夏時，可一清逋負也。壽山健在可喜，今歲得免，福祿無量矣，然鄙心終憂之。鄉省平安，雨暘時若，足慰遠念，敬頌台安不宣！

### 致徐侍郎

季和先生仁兄閣下：

京華託契，意氣彌敦，家累促還，襟情仍結；但响濡雖樂，未若相忘。回首卿雲，朗然長照，塵中日短，遂及十旬；猶闕還書，亦自怪也。

闔運窮大失居，受塵未得，仍歸陋巷，稍發陳書，神敞心粗，年頽志退，聊期遣日，敢曰溫經。伏想清閒，必多充擴，政本在於經術，憂時不可空談，事貴通觀，道無凝滯，此則仁兄所以超然也。屬書遼紙，在途已滿，中多未檢，幸勿示人。湘上清和，

蕙荷芬馥，遙懷高尙，未共清齋。不勝企遲，專頌台安不具！

### 致陳編修

伯雙仁兄同年先生閣下：

京華小住，藉訪苔岑，猶恨怱怱，未展情話；本欲移家，寄止西泠；適逢肄武，廢我文心。靈臺儼居，當俟他日；玉齋櫻桃，有如西蜀。遙思邸福，隨唱歡愉，庭庀芝蘭，軒窗圖史，脩清大隱，樂冠同儕。

闔運晚遘屯愆，頗傷真性；近始招收餘魄，重理篇章，讀易探爻，稍有所見。而精神不足，向若而驚，自笑眠蠶，不成仙蠹；視鈎深探蹟之堅，果何止十二弗如耶？湘夏清涼，且宜戢影，延望高致，無任馳思。手肅申情，卽頌安喜！

### 致陳編修

伯商世講姻仁兄侍者

才名籍甚，謗亦隨之；及見，乃知通人固不諧流俗也。時論固自可畏。胡文忠少多不檢，及後才德遠勝曾文正；但坐前不講學，士不歸心，以此門生故吏，無可觀者。左文襄少跡弛矜張，後入軍機，至爲王耕虞所輕，盛名遂敗。李中堂無疵可指，雖百疏詆爲漢姦，卒不能搖之；此皆已事之明驗，不問其中有無也。少取清官，當以謙和接物，冀成德器。文人名派，草野無賴者所爲，尤當謹於對客耳！

尊公詩序，尙未及作，緣還家仍一事未辦，心頗懊惱，妻子不能相助，此生遂無休歇，奈何奈何？梅生已至番禺，蘭兄困於盤費，未便助之，況也永歎而已。清暇念時相聞，幸甚幸甚！

## 致羅總兵

笏臣仁兄軍門麾下：

久睽旌旆，每軫懷思。王生來，奉到惠書，乃聞令子捐塵，曷勝驚悼！英年美德，方冀大成；遽爾蘭摧，自關家運。但冢婦殉烈，名達天閭，湘、漢頌歌，增榮善教；所謂不幸之幸，又非僅無傷曠懷也。

闔運於二月出都，閉門過夏，俟秋冬家事粗了，再議遠游，筆墨久疏，未足贊揚貞媿；輒寄一律，聊慰慈憂。同人若有和章，再當寄上。先此奉復，敬頌勛安！惟希雅照不具！

### 致張學臺

埜秋仁兄侍郎節下：

去歲京湘沸議，波及軺車，賢兄苦口之詞，路人揣摩之論，時移事異，不必言矣。翰林求賢，起自曾潘，叔平慕之，遂成怪僻，由無真識而好似龍者也。張謇、文廷式，無故成名；南海小夫，敢闖台鼎；徒以危言激論，聳動當時，煙視媚行，取容權貴。

觀其措意，不離招搖撞騙之爲；特科得此輩，何如取一二村學究，猶爲膽小志狹。且中國學堂無萬數，書院乃其大者，徒改其名，何益於事？而孝達、子玖，欣然條程。彼皆親見通人，夤聞緒論，隨風而靡，豈非勢利之中人深與？凡立身學道，不必託於君父。教士課吏，節使之所得專，而今日一奏，明日一旨，此其不能實事可知也。因我弱而望人助，界兩大而謀所事，其爲人役也必矣。根本之不端，國事之未定，而欲傾嗣同之熱血，贊祖詒之奇謀，至今紛紜，是非不決，豈非洪秀全之所謂妖者乎？

今之論者，輒謂天下無才；李少泉如此，剛子良亦如此；鹿滋軒如此，譚文卿亦如此，此非謂無才，正謂唯我獨有才也。推之則楚秋亦必自以爲人材，而闔運更無論矣。如此是人人皆才。彼俞廩仙、德靜山者，特恂謹不敢放言，其實亦自以爲才，而謂人無才也。求如翁之服康，正不可得；翁亦人傑矣哉！而適以自殃其身。是故求賢用才之說，亦不可不慎也。閒嘗論之：求賢用材，截然兩事，求賢者自知

不足；而將以爲師，則必舍己而聽之，如齊桓之於管仲，子皮之於孫僑，堯之於舜，又其大者也。此後世之所必無，卽叔平亦必不宥；今人可不必言矣。唯言用材，又必己才而後可用人。近者峴莊出關，孝達問軍中有人材無？余曰：無也。孝達曰：君何厚誣數萬人？余曰：君宥伺候劉峴莊乎？必不如峴莊而後甘爲峴莊所統。峴莊非材，是以知之。然則用材亦未易言也；安分守己而已。此則去年之議論，眞一夢也。夢醒回思，可以悟道。道在自治，安分守己而已。

闔運連氣最高，去年電旨來詢時，正聞四京卿入獄，遂得陰消；然恐懼實甚，以時勢不可不懼也。今又經年，魂稍定矣，乃始發摠所見，以咨執事，人使難逢，適有舍親陳巡檢來，請書于舍親丁藩台。丁旣故人之子，當勸以嚴絕請託，不可更干之。陳卽池州之孫，曾滌丈女壻從子，翰林名輩之後，兼以忠節，又係同鄉，節下所宜拂拭者也。然學台無廣廈二間，仍當託人，則請爲我告丁曰：如此如此，是必行矣。以其家世，破格補一缺不難，此胡詠公、張孝達能行之事，但恐駭人，酌委優



差爲託。其人無佐雜習氣，如丁未到任，或節下自用爲巡捕，亦可；或託文兄噓植之。彼之親同鄉也，太相縣隔，故未託之。近惟與文卿時有書往還，江湖兩督，幾乎誤國，絕不通書矣。

闔運四子，各得一孫，晚景頗佳。一梧不安靜，省城風氣，爲之鼓盪。已一年不入城，鄉居甚樂也。衡州聊以避世，亦歲一來，十月衡而兩月鄉，學業雖未荒，而久停日課，託云佚老。相去至近，不能度領，差滿時或可相見，再暢所言。

### 與張生登壽 二首

昨過縣，奉訪蹤跡，知當至衡，還家得專使，欣承嘉命，謹卽祇承。合庚卽問名也，回庚則納吉矣；下定爲納徵，報日爲請期。今者三族無虞，霜降應節，如可及歲，敢請通詞。周禮至今，皆姻家主日，弟不諳天官，并乞代請吉諷，示知遵行。或省或衡，以衡爲消，納徵親迎，禮不稽旬；至縣納徵，造舟連湘，迎女遄臻，滿月回門，當於

年內，冬晴爲善；過年，卽令壻留女家，亦不慁慁矣。明歲當治科舉，志於四方；桃芙蓉之時，南中例雨，斟酌早晚，吾子職也。敢俟申命，以具禮文，敬頌冬祺不一！

又

昭潭一席，夙所願從，諸賢合謀，允非汙好。惟吳公兼席，大有所贏，二百石祿，匪曰易致；今驟奪之，將何所賴？且已篡船山，一之爲甚，逼人太甚，天必厭之。吳雖固辭，我不可覲，矧皆吾黨，其可豫聞？幸寄語楊周，亟寢斯議。如曰朱孫之意，則前旣舉之，今不可廢。必若吳因遠出，大去無還，以我承乏，亦胡不可？此片可與同人共閱，諒俱以爲然。毋曰館穀區區，猶甚於乾餼失德。且進退以禮，不比舉棋，聘書若來，以此辭覆。吳王實難軒輊，幸再謀之。徐李爲幸。

致蕭知縣

子厚仁兄閣下

舟中得賜詩；比卽作復，當知鄙意矣。大才槃槃，出言率易，施之小人則太狎，施之君子則不莊。人銜次骨，居之坦蕩，雖亦足見雅度，而被中傷多矣。

弟人微言輕，諫不見聽，方自愧悚，何敢妄談？因辱頻招，謹以爲報。文心兄已有止足之志，歷任膏腴，僅餘萬金，善刀而藏，近乎知恥。湘中吏治漸整，財物漸充，較之前年，似有起色。闔運於嘉平三日旋里，歲暮興悲，雅欲自休；復牽物役，無善可頌，安命而已。使還慙促，附申深忱。

### 致黃親家

子壽仁兄親家侍席：

初冬見湘報：賢子中式，弟姪解首，欣然而笑，喜兩家之同喜也。一當貢而不貢，一不當革而奏革；曹、彭能持其權，陳、謝遂吐其氣，此則爲吾兩人之所能爲矣。

功兒向不能文，今年闡作，居然成章，又弟所私喜也。堂上解顏，諸孫雀林，斯乃兄之全福，敬賀敬賀！

湘中多事，揚州恐難安於位。松不若龔，龔不若松，以此知蜀之多材也。李相廿四條，張督廿四款，遙遙相對，皆法後餘波，藏英通商，富強基此。昨請打密奏，欲令不從中制，懼未可得耳。裁四撫，撤兩駐藏，皆煌煌大文，胡詠丈所謂『把持者恭逢其盛，不暇自留地步。』吾湘中恢詭之才，除張力臣外，遂不多見；生不逢時，又爲慨然！總之湖南有招山，愛出百步大王。闔運今擺落樊籠，雲游四海，好喜也，好喜也。十年前舊交，唯樾岑書問不絕。

申夫之恨湘軍志，較沉伯尤甚。闔運復書云：他日闔王殿下，亦惟有俯伏認罪，自投油鍋；不知可平旦之氣否？廿年前舊交，則無間然。闔運從此不與他人鬪氣，此吾石門鄉中廖惠連之語。當亦愛我者之所樂聞也。冬春當入都，再當有報。冬菜今年

旱潦傷敗，俟明歲方有佳者奉寄，並以復命。專頌侍福雙喜，不具！

致丁成綿 二首

芥帆仁兄同年先生侍者：

錦城重見，進德之猛，突過胡潤之；乃知大賢慧人，不虛受波折，以前日之才識，加今茲之魄力，清流求人物，必當首推矣。玉階足疾復發，將居揚州，從方子箴游。龐三初政公明，湘中大有起色。左相欣然上任，不知有何施設？弟與之相去一日，竟未見面；諸人見者，又無由窺測高深，大要平庸守職耳。對衆自言，爲家夔所擠，頗懷恐懼；餘則頤指氣使，自命第一闊人而已。

闔運於十二月初三日抵家，途中安穩，三船物無露潤；但江柑夔柚，十不留一，養望之貓，瀕行時走去，所欲留贈花盆，久待遣使搬去，竟不見來，已爲諸生封作官物。在船上得手書，乃知小疾，信一草一木之有主也。貓其爲薛雲階乎？

闔運明歲主講鹽學，係商人作主，與蜀中官運相反，宜爲恩童所許。亡子尙

須覓地，此其母意，故至今尙未歸土。三年出游，少者長，幼者少，誠有如張香濤封事所言者。又當築室移居，殊爲累贅。嫂夫人尙在鄂渚邪？一水盈盈，兩邊費用，恐非建昌、永甯所能對付；如有善策，幸時相示。蜀中遼遠，湘信尙捷，以後有可報者，弟輒飛達，不必報書也。

又

芥帆仁兄同年先生節下：

昨別愬愬，辱承郊送，謂當還城敘款，旋以牽挽速行，驚進長征，便成萬里。回瞻鈴下，若隔聲塵。春去難留，夏長多憶，清吟悵望，當亦相思。家鶴未來，宗蓮大去，八萬之數，計亦鉅矣。天上玉堂，一時難企，暫還鄂息，或亦當時。然事會多遷，公才已裕，特超倫等，亦非虛頌；此則明者自定之。但時扎報爲幸！錫侯蒞湘，如太阿出匣；卞莊之勇，猶議避之。湘吏自夔汴以來，習於頑頓，才智識力，迥出其下，故上下

頌聲翕然，以此知蜀政之美，繼自今者，未必能及。王英承伊初出茅廬，亦如尊經新生，未經陶鑄，人才已竭；君相尤難，則不獨湘蜀然矣。

闔運於四月初到家，因田莊未定，暫難遠出，請託干謁，紛至沓來，適成一無聊之局。卞生深居慚出，消沮閉藏，主人如此，歸家將何所恃？故北行不可已也。傅浙生復有湘糧之望，所謂慶封又富，知吾輩當又窮矣。齷裝尙可一歲否？寶之齋之。秋初再得相聞，先此奉謝！

## 致許師爺

靜涵仁兄先生道席：

射棚文席，頻奉清塵；盛饒嘉筵，渥承雅惠，歸舟還望，企引爲勞。東風報春，西樓置酒，談燕之暇，時一相思，幸甚幸甚！

闔運提挈妾女，經歷灘湖，遙託吉星，安旋敝邑。湘城冬煖，今尙著綿，卒歲無

衣，可無溼烈；米價亦不甚賤。唯有大竊盜，援一丈竹竿，便可踰牆，席捲之餘，飽食油炒飯而去；惜不得油炸城隍一治之耳！歲首無事，聊書所聞，以供塵揮。

致楊道臺 二首

蓬海仁弟先生道席：

五月得四月手書，欣若面對。雲妾來時，親詣弟夫人辭行，並感疾吐茵而還。來書謬言未別者，欲爲內助，而反掩閨仁；恐亦條律不能相恕也。瀛事得賢者調和，必有協恭之美。聞銅廠商人，但欲不禁私銷，似亦可行。方今無所謂例，闖宄者畏事，以例爲藏身之固，以破例爲自便之圖。鶴公當非其人，蔭帥亦無此意；何不懲惡試行之？凡贊佐人者，以聲名狼藉爲不避嫌怨之實據，季二等卽由此起。弟欲持節，則其時矣。湖北候補如麻，李小兄已下逐客之令；豈可再往乎？郭松已枯，王鼎方盛，天下事誠不可料。比聞俄人將以游兵嚇左軍而走之；英吉利爲地山



請命，而黃竟體以爲不可。冬初必有怪局，樞府無人良足嗟也。采九吾之雙文久當明保，因其佩服朗山，致此遲滯。俟沈公持節，采鳳不復隨鴉矣。

闔運危坐冷氈，形同熱客；幸課督有效，明歲可歸湘中，並二館以待吾裴公，據督銷而作主，將來苜蓿盤中，不患無鹽。弟如欲作校經堂生，亦當奉調也。賢從不待屬託，惟無情無理之照應，非老監司不能爲之，殊非闔運所能置喙；不使饑餓，則或可矣。簡撫甚稱臬職，此近年所僅有而絕無者。以知湘潭人物不錯，文格氣死，何其小哉？與循乃請本班，則前日摺卷，竟爲何事？今年吉士，惟一王正孺耳！六月着綿，小感寒疾，聊書所思，惟安穩照察不具！

又

蓬海仁弟先生侍席：

賢從來，奉賜詞扇，卽欲繼和。嫁女醫妾，旦夕不違；黑官冷人，時來相攪；除在

轎中，無一刻自在，居然一李仲雲，爲之啞然。今乃心生一計，進京投供，云可選兵馬副揮，伺候松筠舊友，不亦說乎？不亦樂乎？翰仙幾得首道，以在制臺前說官話，超次用首府護理，羣道歸咎焉。子大清節，悚動列城，生平未見雜書，不知有西廂、紅樓、闔運敬之愛之，不覺內慚，可謂訥訥老儒，百僚之式也。藏英通商，軒然大波，丁公本欲引去，因此興高采烈。笏山有護院之望，亦不言去矣。然有事總在明秋，暫時難過，媿口仍留成都。——李笏山舊例也。紹曾指日高升，遇此波折，遂亦停頓；官運年將信有時乎？今年尙未把筆作一字，無可寄者也。不罵人，也不奉承人，亦無可告者。左文襄、李文芋、李文眉，相繼登仙，意欲討挽聯，索性一副也不做。叫化子討飯莫同路，討挽聯者亦然。賢弟所見，有佳者否？恐欲尋張叔大之作，不可得矣。——以死在議和以後也。因便，遣舟還家，乘曉作一函，奉問雙安不具！

## 謝方師爺

葆卿仁兄先生道席：

別時歡宴，以思歸，竟不暢飲。過巴，詢知賢子已還，當復開懷命醕矣。所寄一箱，家丁三人共舉，猶不能勝。城中又新有大盜，一夜竊七口箱，唯用一竹竿，縱登二丈牆，先生之爲累不小；候取還時，再當馳報耳！然酒錢不比潤筆，可葉子烟了之也。

弟歸家不見其妻，詢知丁母憂而去。家中匠役紛集，爲我起樓，徘徊無所往，步至郭侍郎處，開口便問明年仍去否？答言不去，便云好極。弟聞而喫驚，豈招權納賄，已有欽案派恩童耶？久之，乃是欲延主思賢一席。昔之先生，指腹定外孫之館；今之先生，館不落地。書此相報，爲閣筆窮吐氣也。人事悤忙，言多意雜，容後續聞。專此申謝，敏頌雙祺不盡！

## 致李藩臺

次青仁兄先生侍者：

去歲別後，卽聞梓里有歉乏之虞，尋至用兵。今春譌言尤甚，靜鎮安撫，遂已屹然，所謂不動聲色，措於磐石，豈第十公蒙福而已？佩甚佩甚！唐齋粉，棍法如神，此後事已歸官，不扶自直，便可高臥天岳，不入省城，切要之言，想智者能昭其所以然也。

闔運家居一載，問舍無成；近乃泛舟東游，將之秦晉。有舊攜蜀兵一人，不能同往，失伍經歲，再補無聊，藉隸珂鄉，近在轂下，指撝揮霍，當在不遺。此人有曹交之容，兼能伺候，送茶傳帖，不至失儀。他日東山再起，亦可備君家敏達執刀之選。專遣走叩，敬頌練安！

### 與兩監院

夔亭  
丹庭

仁兄先生道席：

兩承賜問，具仰深眷！道遠未面，悒悒如何！成都人來，備言院事，斟酌無敵，可期永久。惟退黜陳岳，進用張生，舉枉錯直，民不服矣。兩君親見其事，莫能爭正；豈別有微意，欲使闔運聞風自退，閉門思過耶？否則黑白顛倒，督學不任過，他日必反咎兩君矣。張生以遠大自期，其平日議趣，固不屑屑於張孝達、吳仲宣，但不宜有顯遇，使院生效尤，降爲附課，使其自退，固不礙其爲偉人作窮官也。今乃假書局以自進，無辭愧之本心，頑鈍至此，深負所望。闔運雖不復蜀游，而與學使冰炭之心，沒齒不忘，願以此書示之張生，使先評其曲直，再集百士，論其是非，必若闔運所言之謬，朱公所言之是，則貴州可舉國而攻我，豈張生一人之私忿哉？若言有可采，事非無因，則張生終身，不宜復言書院及考優貢之事。此外富貴功名，學問、經濟及與闔運交情，一切如故。而朱公之陷於不知，亦抑兩君之未能切諫，必居小過。正議直繩，當播天下；此近歲一大事，不可不爭者也。齋長附和，亦爲可怪；士氣如此，使人灰心，尙何學之可講哉？儒生迂直，謹白所疑，將俟回示，乃後與朱

切論也。

### 上錢閣學

夫子大人函丈：

前年冬初，因汪君奉諭作復，亮陳道監。去歲館蜀，靡有宵時。今春聞仍典春官，再師胄監，道躬萬福，望宿聲高，坐閱浮沈，斯爲大隱。海冰將合，沸議無驚，詠京華歲暮之詩，想儒館盍簪之慶。自愧杜陵之卻憶，尤深馬帳之歸仁；驥首朔風，心其翮矣。朝多新進，事有危疑，清而不要之官，天所以優賢哲。闔運年行五十，名廁三千，庶以清貧，仰希沆瀣；然旅食猶裕，邸費殊艱，敬奉微資，與黃生合爲消寒之數，非敢爲獻，聊以將誠。蜀中英俊頗多，商量較易，惟將家不易，未能久留，明冬決還，有早無遲也。此來攜一子四女，家中留三子二女，自領一妾，婦率兩婦在家，游資不能寄歸，家用竟無所減，爲一己計，不如歸也。吾師頗知有老宿，宵遠方來，教

者否？不獨蜀中虛席，湘上亦新立校經堂，方謀名師。闔運方欲從學，庶幾所亡，餘容廣言。

### 與曠優貢

鳳岡仁兄大人閣下：

得惠書，循誦歡喜。今春還館，聞遠試權局，自恨薦賢之不用，故不復通問，猶以爲旦夕當還也。遲遲又久，乃聞所言不聽，反移他去。今日官廳議論，又以前上稟牘，爲鄂生所紅勒，以爲喜笑；其果有此舉，以裁成大材，如漢文之於賈生邪？則鄂生非其人也。傳之之誣邪？則噲等不可爲伍也。三篇六比文，得官何足愛惜？不如投劾歸去，從吾所好，養其浩然以待大用。蓋仁兄之質地，近於古循吏；若姑與委蛇，必至兩無所成。且事有弄假成真者，卽不能有剛毅之實，而爲剛毅之行，亦足以增長魄力，開拓心胸；一遷再遷，甚無謂也。蜀中吏治委靡，鮮有豎脊疆項之

吏；闔運所爲深發憤者也。今督府之待闔運，不能不爲羈留，此外羣賢，俟督府去而將加白眼；雖復巧言令色，足恭脅肩，終亦不能守此千四百金之富貴，唯有一切不理，高視闊步而已，又可笑也。與循遲遲得一第，誤歸本班，更不如捐班之資深。夏觀察語，大不對題。麗生差強人意；然其人爲家壘所賞，蓋亦脂韋之士，如張孝達非不卓卓，而能在總署優游，皆不足爲直人。此等正當如英吉利法，以棒敲其紅頂，豈可一日與游乎？若有書致譚，幸爲我告之：今年不作東游，相見計隔歲矣。天寒，伏惟珍重！

### 致王編修

湘還，奉手書，寄到連贈立軸。伏承移居城中，廣大清閒，錫蠟之居，牆壁錦繡，澎侯馬廐，今館賢人，甚盛甚勝。又於春杪見鈔登兩疏，論尙書者典雅明通，爲我朝僅見之作；論公費者陳義甚高，自許甚至；然於正義，尙少發揮，究嫌喧賓奪主，



宜將辦法多敍二三十句，雖敷衍不妨也。

孝達登朝，將盡摠所蘊以經營八表，吾弟觀之助之，規之勸之，贊之揚之，當有相得莫逆者，不可效王荊公故人以宰相疏之也。垂老之年，復逢事變，思之怒然自傷。然昔賴諸賢宣力於疆場，今望羣公制勝於尊俎，英英袞袞，皆吾友朋，附驥尾而青雲，馳椒北而止息，則非己所能自卜矣。書籍只有此數，舊藏大家；今則童生武官，動知經子書目，無須於問答，徵求輒見之公文，益少益昂，自然之理。亦如雍乾之世，布粟流通，咸同以來，金銀滿地，益富益貧，分合多寡之數也。

闈運初欲摠衣於西東二撫，略獻芻蕘，以盡平生交誼；乃爲西道所誑，因循至今，忽聞婦病，倉皇馳還，兩月復返，仍居舊館，並無課讀閱卷之意，亦無修金節禮之心。主人朝移，則賤生晨去；天下事大類若此，亦可傷悼！至於日課月程，尙有左相一息尙存之志，亦不至全負所期耳！暮氣頽唐，頗悔收藏之陋，字畫眞贋雜糅，質者或亦亂眞。倘有廠店之游，見有隆萬以前畫軸，及時手著色卉鳥鮮活者，

價在十兩以下，爲我陸續致數百千軸；十兩以上，雖寄贈必辭也。此事當優而游之，斷非公車所能辦，翰林名實正在此耳！夏日正長，木天多暇，惟爲道自愛不宣！

### 致陳進士

笠唐仁兄大人台席：

前得手書，猥承謙謝。布帆偶落，兼荷勤詢，具仰高情，無任慚荷！船山解館，遂反山莊，心緒未康，致未入府。前歲承香帥念舊，歲損齏餘，比卽作書謹辭，適逢交替。峴公飭送如約，嫌於厚張，輕劉，故未敢卻之；卻之自蹈不恭之愆。今已逾三年，拜賜多矣。國事可憂，何暇及私？尙希代致歉忱，蠲此間款。闔運非矯廉之士，諸公有過惠之情，原函鈔呈，庶知本志。若實甫核減之說，方將據案而爭，豈有營情豆箪，而敢輕鍾祿，請領今年，而辭來歲，酌爵之局，或病或彈，當復闌珊，亦可歎也。省城歲盡，公私寥落，江南除夕，冠蓋如雲。仁兄何去何從，幸以報我。明正晴

煖，或當入城，訪朱字田，詢其虧空，便可仍陪雅宴也。專此奉達，敬叩歲安！

致劉制臺 三首

峴莊先生侍郎節下：

伏處湘瀕，聞高名舊矣。榮晦異趣，末由相逢。今秋在江、淮、滌、丈，盛言節下之美，以爲不可不見。至南昌，霞軒亦云然。然闔運客游九州，寡於介紹，轅門尊嚴，恐適傷賢侯下士之名，故不敢徑詣也。鏡海深蒙知賞，亦言不可輕干，空懷慕仰，失之夾轂，甚歉甚歉！

方今時政因循，兵氣未靖，士女游惰，侈靡日增；吾鄉伏莽尤多，江、漢殆無復綱紀。聞有能政如節下者，雖在山海，猶思自結；況異苔同岑，交榆映社者乎？他日緣會，終當抵掌華軒，先此道意，以代踵門。想宏遠攬，恕其率爾，敬頌台安不具！

又

奉別經年，側聞敷政，每與陳俊臣歎息，以爲今多暮氣；如得明公同志，二人砥柱方州，其功更在勘亂之右。竊喜精力彌滿，福壽無涯；江介重游，歸仁有日，方期之十年後耳！

閩運 烝陽 重寓，居然老宿。此邦人士，新築小樓，俾攜小兒女孫輩同居，藉作休佚之地；既感其意誼，當復少留。自計生平，無少欠缺，惟少更世難，多識英奇，事變時移，公卿方以軍功爲虛誕。有宿將老兵，說士劍客；或及身漂泊，或身後荒寒；說項既不見憐，分米又無其力。近歲海關 鹽局，皆勢要請託，錦上添花，二紀之間，未嘗染指。恭逢明公，大澄斯路，通飭查覈，想已洞照。夫亢食者既在所裁，則廉退者宜蒙獎勵。值公道章明之日，有披雲自訴之途；敢將應予矜恤者，開單呈覽，伏乞指摠總辦，一一量材。武安 除吏 盡，漢武 乃得除吏；此亦漢學之淵源，湘州之佳

話也此外有二武人一係闔運堂弟曾從武愼公卅年晚得雲南武定參將從武愼復歸乃樸山之舊部劉武壯之本管官也耳聾家貧安靜自守晨夕耕作不免饑寒其一蘇文藻乃駱文忠親兵人甚明白謹慎粗堪驅策今遣叩謁伏冀垂念舊勛恤其儲胥於營局中任賞一差俾終溫飽斯皆田子方之所以報文侯非闔運一身之事也。

雅道久微古風不復左李猶難語此他賢益復可知非遇閱規末由披寫仰鑒與否誠不敢知韓退之所云試一鳴號耳又闔運外甥曾紀元略涉多通人甚懶散一衿窮困亦屢爲海上之游如幕府需人似可備數並去年所薦胡子夷均几案之材也湘中近歲章句詞章之士實勝往時而楨榦之材蓋寡闔運與後秀諸生講求堅苦均無能信從者此則謀生路闕進取途多世極繁華斯人趨自困非復繇薄所能挽回而明公居高位握重權但可推波而送舟不能反奢而示儉此又時局之所由成風氣之莫能轉者矣因感攄情伏惟鑒照不具!

又

甲午以後，遂不通書；以公責重大，闔運湘潭話多，未宜瀆也。春雨閉門，忽有軍將來見，出武陵劉采九先生書，言周鎮習熟戎行，薦與俞中丞而不用，謀所以位置之。闔運因告以偃武修和舊事莫提之義，疑信參半，以爲託詞也。客去思之，方今王中堂，張制臺，不喜湘軍可矣。若闔運志湘軍者也；竊聞田子方之語，越句踐之事，親見其大將軍告身不博一醉，亦爲寒心。方今能收恤舊將者，明公一人而已。江南地大物博，一頓指收此一人，不難再來再收，視其無用而決斥之，殊不必如聶仲芳未及下車，而驅逐同鄉。用是不揣冒昧，依昔年薦鹽局之例，再奉書以干執事，亦藉以達姓名於左右，知自疏之無他，或冀勤政之餘，發一軒渠，等諸敬新磨，羅衣輕之流，斯野人之獻芹矣。專頌福安不具！

## 復劉山長

采九仁兄先生同年道席：

瀕行一面，詫爲前緣；驚豔開齋，莫能喻也。周將來，又奉手簡，重有所託；怪其諄諄，不似四兩八行之例。方今天子重和，羣臣諱武，昔之良將，皆願與九夷執鞭。我輩老儒，尙何沾漑？來書雖不得已，毋乃非佚老之道乎？旣蒙推愛，謹卽破例與書。劉太保，併封呈覽，視其有益與否？

抑臣更有請者：似此等武官，湖南以萬計，天下以巨萬計；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公固擠破門，我亦寫脫手；欲其不來，除非不行；祝其不行，而又爲寫信，亦是左邱明之所恥。如此，在我恨兄，兄復誰恨？又不得不歸咎於老滌也。兄幸以翰林改官，文武不相統轄，何故而生此事耶？若弟之聲名狼藉，樹大招風，自愧無能，不作督撫，逆來順受，唯唯聽命而已。想久不聞城南童言，書此代面。

復陳觀察 二首

復心嫻世八弟無恙！

頻聞言去，實亦望歸。官本蘧廬，時多荆棘；暫作狡獪，無損本真；浮沈候補之廳，日聞差缺之說；暗隨俗轉，習與性成，又不若珥筆木天，自稱侍從，猶得半日閒也。張幼樵所至旬留，遂淪牛相，由傍觀之，竟何益矣？楊世兄多儀見餉，具已拜登；唯四百朱提，不合文例。向來朋交銘志，不受筆金。楊銀想已送交，匯票不便取用。乞卽方便撥還彥規，俟得便時，再交；由匯票，則不必也。彼此皆無急需，終於反璧而已，何必亟亟乎？兩弟皆到書院暫居，均能將就。闔運今年，當遣嫁兩女，暫不出游。端公質美未學，恐尙不如張也。行旌近在何處？念念！

又



鄂游來往，惟恃北道主人，既勞從者，又損郇廚，得半月款敘，亦已足矣。羣道縱橫，各有所主，出言尙須謹歛，恐人描畫也。劉君鼻無苦差可當；伺便，或有優差。龔文生則須苦而兼優；苦有出頭，優無枵腹。遇有相當，或兼或本，皆可以鄙情達之要津；專主之政，但不可自己出耳！四哥到後十二，便可送妹還家，此實便事。兄弟姊妹多，又各從宦，易成路人，不可不傷也。傷如之何？不客氣而已。

闔運到家後，卽日南上，每行損己損人，頗悔輕出，然不能已也。俟嫁女後，便當扁舟江湘，不復上岸矣。功兒本欲坐送船至鄂，緣官舫遲留，將俟月初乃來。疆臣又紛紛調動，湘省亦大有更改；尙不知孰勝負也。

### 致陳兵部 二首

小石仁兄嫻大人史席：

去歲先秋渡海，本約仍還入都，故未告別。人事牽綴，忽又一年。秋初戒行，又

爲衡人牽綴，堅約明年講學一歲，乃許告休；致事之難，不獨在官者有經手未完也。江文通詩云：『送君如昨日。』每念天街元日，錦城絲管，未及一彈指頃；況去歲消息之相聞乎？循覽來章，情餘於紙，殷勤下問，尤見宏規。黔中正旺，功名必遠，庶幾文誠之好善，而加以精明，則曾胡不足多矣。八郎求師，自以孫伯璵爲最宜。彼能禁約家人，文理其末也。世家子弟，幸有蔭藉，何必役役於場屋舉業？惟近正則自有長進。孤居涕南，不如旅食京華，前切言之而不見聽，仍望念舊篤姻。爲謀長計，卽得與仁兄同居尤佳，觀察未深思，似又避嫌。闔運未敢干豫，以爲負負。來示云，欲出似亦過慮；若時勢不久，積金買田，豈能安居？如有十年廿年可安，郎署一麾，居然實任，考差內轉，富貴多門，汲汲目前，殊爲蚤計。今人鼠目，見二李軍功，則思投筆；見七爺指使，又願學洋。誠讀史書，始知如張翁紅人，自古多有；其才具遭際同而升沈頓異者，又不可數焉。見我之必得耶？孔子知富不可求，乃樂疏水；所謂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者，爲學人說耳！求之彼無可憑，求之我有可據，聖人非

教人齟菜根也；天資廣博，當味斯言。闔運從來，不爲高論；世人自躁擾而已。承示索詩，比有錢店兒已刊行二本，容卽寄上；來篇亦當細讀，加評奉繳。闔運今年多半鄉居，以早年發願，點畢廿四史，各爲數語，係每篇之後，以備遺忘，資談柄；尙有元明史贊未畢。城中客多，一日點一本，便覺爲難；稍一壓積，無能補足，故於山莊閉戶了之，今已完工矣。明歲六十，期於佚息，不復作學生日課也。家中幸託福芘，尙無啾唧。親丁十六口，分半城鄉，歲時聚會，惟奢僭之習，尙未能改；然比之少荃，香濤，又爲靜儉。在城早起，秋涼晴爽，輒作二紙，奉問起居，并設弧之喜。

又

前聞峻擢，甚喜！旣又念受任危難，游於羿彀；六轡不驚，懼有隱忍以求合者。富貴浮雲，偶然事耳！立身當自有本末，平日討論籌之熟矣。未敢以世俗所榮爲賢者賀也。成都之詩，尙憶之否？喜青雲之果致，恐知己之傷明，誠私心所惓惓而

不容無言者。清淮輿區，總漕閒地，假以歲月，可優游矣。慎五亦尙不忝，康侯則無長進。今欲借一磨而投之多虞之地，弟不便措言；如彼來相商，幸有以教之。近年移住山莊，小有營築，差足容鄰，不問時事。族子代縉，老客江淮，弟欲令其謀一丞簿，免於跋涉，借援槭蔭，未識能否差委？特令面叩，恭頌任喜！

### 致李制臺

勉林仁兄先生道席：

津沽半歲，日接清塵，卅載交期，因茲彌篤。還程滯促，皆累蓬心，未得專函，時見邸報，知近履益康，有署攝補官之望，非復江南萍梗矣。貴縣大盛，已兩翰一撫，尙有一暗學差乘時而興，獨無船政之意耶？甚企甚念！

閩運至吳，略辦嫁裝，到家歲盡，幸敝縣送潤筆半千，藉了去年。今正入山，誅茅剗土，爲消夏之計；而工費鉅重，失於量出，遂至觸藩。所喜諸女提攜，並無疾苦；

老妻久病，尙延喘息。假我一年，或者翩翩。訪剛、雪公，壯老俱逝，同袍落落，唯餘俊臣、筠仙矣。聶陳坐得美除，使人健羨；旣念兩君，又爲君慰也。要之事皆隨緣，不由人計；其有不能不計者，則亦緣會使之。四十年飽閱升沈，此心古井。杜詩云：「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及至棲皇蜀中，不如螻蟻；所自許稷，契者安在？假使當年無求穴之心，仍然稷，契自許，果園鷄柵，差足供給，豈不至今壯氣哉？每一思之，傲然自得，伏居奔走，同於應世，非曰君之失而我得之也。六女已於前月嫁訖。黃家號稱百萬，諸子分產，各可數萬耳！指日窮矣。近惟席研香十子，各得廿四萬金，爲湘之冠，然無名坐銷，亦復何豪？文卿尙云難支，毅齋亦復苦貧，湘人局勢不振如此。因暇，寄問起居，無任馳想！

## 與席道臺

敝處與胡文忠家，歲由貴局支送六百金，乃張督部優賢報功念舊右文之

雅，非乾館也。彼以爲賢而餽之，我利其惠而私之，則不賢矣。是使督部濫惠而受者無名，故必辭也。潤公雖亡，人知其心，必不欲其家受此虛惠；其子孫不能辭故代之辭，潤公意也。如是，乾館則必求而得；或薦而得，萬無僞辭之理。而易世兄不知大義，妄列於表，以蔽張公之美，而彰胡王之陋；蓋其魂東魂西魂，不附體之所爲，不足責也。又隨大例減去兩月，則更謬矣。減去兩月，何不裁此二分？且不必裁，而固已一辭再辭；又何勞易公之歲省區區乎？代者不知其由，但依易例。弟又遠在山谷，從不入城，故曹然至今也。幸逢閣下明達無私，故敢布其誠心。去歲小兒所領，悉令繳上。今年年終報冊，求向名下注一辭謝未受。明年不再列表，以免剛中堂之流，查帳追繳，諸多未便。

### 與曾公孫

震伯世仁弟侍福：

奔問徒勞，飄流遂久。聞東干袁凱，亦復無成。當世貴人，聞風相避，誠宜閉門養望，收復聲名。子建自試之文，竟何益矣。昨後山農人來，言南州開田，分爲四股，君得其一，求爲莊頭，有是哉！又將與俞撫爲緣乎？墾田雖本業，志大心勞，詩人所戒也。山農吳祥發往在水軍，以其貌似郭武壯，故加拔用，令領一哨。今還力田，亦尙是焦大、包勇一流，欲從驅遣，故令一見，亦藉以通問，並探消息。聞又將還桂，聽號房之命，似又不如家居侍親，但不與有司爲緣，則外議息矣。才具門地，皆第一流，待時自效，必蒙衆許。此數年中，誠未可出也。貴人但當鎮物，宜以王瞿爲法；然稍靜澹，所求必獲。老氏欲取姑與之法，想荷深照。遲得相聞，不宣！

## 致張瞿軍機

楚秋  
子致

仁世兄台席：

別未永久，事遂混棼，當束手之時，居具瞻之地，未敢爲崇高慶也。舉朝皆在

網穿中；而猶欲言政治，誠非野人之所喻矣。上既苟延，下遂苟仕，又所謂打渾水捉魚者耶？陳儻公叔子兆奎，字完夫，年少好學，相從十年，經史詞章，皆有體段；因去歲停捐入貲赴部。既其兄命亦當一上曹司，人海未宜溷之，欲應特科以定行止。兩君既皆世好，又當物色新進之時，如此人材，亦不多得；因令修禮門下，尙乞進而教之。闔運尙有二女未婚，俟畢，當泛舟沅、湘，作浮舟屈子，身世粗了，幸不潑湯，以此傲曾、左耳！論時事，與羣賢大異；如欲聞新論，陳生口具，京華諸舊識，當已寥寥。一片冰心，未敢多愧，老懶省事，未別具牋，祇頌邸安不具！

### 致俞巡撫

虞軒先生使公道席：

城陵磯前逢來舫，比俱欲停船，適兩輪相切至近，頃刻皆過。瞻望歸旌，唯有歎羨；旋聞就養夏口，復擬通候，適裕蓉屏來湘，面詢起居，寄聲叩安。塵思塞胸，頗



憚修箋，日復一日。乃荷手問，懇懇拳拳，不遺野僻；知明公閒健，精神充周，甚愧甚喜。承示游蹤，如陪杖履，桓樓梅隴，先後相聞，釣石猶溫，清尊未竭。近復思還京口，眺賞金焦，高興遠懷，定增詩畫。但風颿所及，聲息惱人，未若山陰糕香酒熟，謂宜扁舟湖上，先探林梅，仍泛雪溪，暫歸戴宅。闔運將薄游滕閣，洗馬灌池，臘節還山，再詢動定。湘中漸復囂競，咸思鎮靜之功；幸歲稔民安，聊可卒歲。專肅奉謝，敬頌福綏，無任馳想。

### 致趙巡撫

承詢停止書院，改立學制，救敝正俗，莫急於此。竊以爲國家學政，本有專官，上失其職，咎不在下。今之改學，則務在糜費，官款無出，專恃民貲，以有事之秋，興不急之務，并心外國，專聘倭師。就一學論之，堂舍器具，費至萬金；教習監督，薪水數千；購置書器，錢亦千萬，一縣物力，必不能供。常德奪產殺僧，郴州遂至民變，湘

潭蓋歸侵蝕，寧鄉徒事鋪張；以此開宗，何能造士？且漢儒稱盛，良史譏爲利祿之途，宋學廣開，先儒尤憾科舉之士。儒爲國蠹，有由然也。今須先明廉恥，分別士民；次整儒官，以修專職。謹擬學規，聊備瞽說；人存政舉，則在明公。

### 致譚兵備

芝公仁兄先生兵備節下：

臨別殷勤，荷承重餞，儀文稠疊，感愧交并。一月馳驅，幸已卒歲，閉門臥雪，眷戀清光。遙想戟門，新成大夏，師範之館，當亦興工；朱守傾心，唐翁助喜，樂可知也。跂予望之。闔運專館已辭，餘緒未已，明年允再一往，期以春深。船山一席，遠難兼領。又闔運少時，見何蟻叟動兼講席，曾面進諫詞，不宜老而效尤，貪得微祿。謹卽奉璧大聘，附繳四金。丁叟處未另致函，希爲代致。北事大約啗喝，以糜費國財，南道主人，力小任重，並健者之不如，是可慨耳！附呈近作數首，南豐橘一簍，聊爲歲

饋，敬頌府中金福，順賀年喜！不具。

### 唁龍郎

#### 研仙世講廬次：

三月，聞尊公棄養，追念游處，不復能作哀弔之詞；誠以求友九州，知心無十，就中最久最契者，惟餘靈光二鄧，同時其知我不及也。尊公既病廢，闔運亦蹒跚，世間固知同死，然豈能忘情於啣濡乎？以此言之，則今之唁慰，猶世故也。子威來，聞當門知禮，稍以爲幸。爲學在通不在多，在實不在名，求之至淺至近，乃至深至遠也。卽以喪服論，今欲制斬衰服屨笄經，豈故紙中所能搜辦？宋代諸儒，近時徐秦、程、江等，著書等身，不能制一衰衣，讀書尙何易言？由此三反，卽可發名成業，家事有賢母支持，自無勞念耶。

## 與龍郎

研仙世講姻仁弟侍福：

去歲一書，已久不省。昨到城，乃得輪撥寄書，及百金之贈，詳哉其言之也。政聲遠聞甚慰！宦囊所餘，盡付工商，雖不自利，仍與往年廿學無異，此經濟與經術分科之故。吾所以不東游者，惡夫盤詰，非惡商船也。來書所云，似以風氣未開爲疑，則仍陳巡撫之塵言，豈曰新乎？四郊多壘，非士之辱，幸及餘年，優游卒歲，婚嫁將畢，行當扁舟沅湘，作歡喜屈原，不及國家事也。嫁第九女，摻搯殆空，得來銀濟之，甚副所需，然不必也。寄貲與我，亦譬之今日言生利贏餘者，不知其幾千萬，一擲泥沙耳！何如留此些須以濟窮困，厚意長存，努力自勉，爲光多矣。易昆甫有嗜好，知吾賢已節嗜好，尤所喜也。適將往河南作經策，便復二紙，頌堂上福安。餘俟邯鄲。

## 與陳郎

懷才欲試，人之情也；懷才得試而見用，則患所以立而憂及身矣；懷才而不得試，則羞妒忿激，不肖者至悖而思逞；如康有爲之爲，亦人情也。楊度但以慕名之心，轉而慕利，暗爲梁煥奎所移，而不自知前之師我者，亦以名也，非求益者也。與夏時濟同，與廖登廷異。廖登廷者，王代功類也，思外我以立名。楊夏思依我以立名；名粗立，則棄予如遺矣。故康、廖猶能自立；楊夏則隨風轉移，今日師日本，明日即可攻日本。師之而日本不得其益，攻之而日本不受其損，其能損益我乎？彼無名利以招致人，則不能有黨，徒爲可笑而已，不足諫也。

功兒計已到京，莪女亦已至邸，乞轉告功，令轉告莪，使知我知之而已。考特科，應酬事也，想不必得意失意。惟煩寄語吾黨之懷才欲試者，衣錦不可夜行，名教自有樂地，發財升官，不可力求。歸來歸來！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又自有一番景

象，身外事不足道也。五月廿三日，晴窗朗涼書。

### 與四子婦

二月到省，知懿兒不告而去，追至漢口，已渡海矣。此令兄及羅順循設計辱我；不知我辱湘潭人亦辱也。卽欲假官力電報追回，以事太操切，傷父子之恩；又高攀貴門，而令有離絕守寡之事，重貽堂上憂，甘自受辱而已，輒爲之三日不食。旣而思之，杏元小姐被奸臣陷害，此事古多有之，自不合生癡兒，不宜怪人，以此故豁然矣；然令兄則終身不願見也。瓜分之說，外人無此心，妄人借以求富貴耳！彼入我京師而不能滅我，比之吳三桂迎攝政王時，一能一不能，已自判然。就令瓜分，去無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孟子曰：『人役而恥爲役，猶弓人而恥爲弓。』我不能自立，而身爲奴虜，固其分也；又何辱乎？女之惑於妄言，必無他心，誠杞人憂天之意耳！令兄身爲男子，而區區以無業自恨，欲求衣食之方，則其見小手不

能縛雞，而欲憂天下之亂，則其膽大；能言而不能行，則其技窮；倡率一家皆爲無益之憂，舍家庭之樂，求流血之苦，則其志迷。平嘗怪易中實魂東魂西，以自欺欺人；而於吾懿親弟子中親得之，更可怪也。

近日事又大翻矣。特科第一二人，皆被黜落；湘綺弟子，不取一人，乃以石屏州人爲狀元；雖不知詳細，甚悔令功兒應試，他日或誣以康黨，未可知也。語曰：無過亂門。過猶不敢；況欲入乎？從此又長一見識，不復施庭訓矣。前十餘年，令諸女學裁縫，以當就案邊授受，遂輟此議。我女嫁後之今，女亦能縫，是吾望也。賞周嫗衣，男工不能及，何敏妙若此？獎一皮襖，試能縫否？見與六姐書，語多幽憂，女子之職，在奉祭祀，待賓客，育兒女，以養人爲職，故坐食而非泰也。維鵲有巢，夫人起家而居有之，有佐夫之功，家國所係以存亡。夫或不能獨成，夫家子或不肖，保其宗祏，繼絕存亡，將於是乎在。今不憂王氏之衰，而目營四海，輒欲自致富厚，爲旦夕之供養，將令吾家皆仰給於女，而後爲婦職，何其已欲立而不立人也？夷狄商賈

之行，而楊王何取焉？推撫資孫之心，足以爲賢孝；推憂己無業之心，不過爲市儈，故擇理爲難也。此後慎無謀食，無憂國，上侍賢母，下撫兩雛，閨門雍和，有慈有威，池蓮院竹，冰月清風，時復微吟，寄懷遐古，此亦人生之至樂，生民之多幸，何必坐愁行歎，僂焉如不終日哉？

山塘工匠需錢，穀價又賤，存銀稟命，便可與王備放散。六女等七月當歸。九女在劉家甚相安，一家皆驕養之，以爲千金小姐；己則自比於竈婢傭女。王氏女學，於此得效，不必從龍八潭三諸蕩子游，乃爲民智開通也。趙撫佳人，倭氣頗深，吾亦敬而遠之；信來不復以諷諫而已。中伏第三日，書與兆仙。

### 致夏署撫

菽軒仁兄大人節下：

奉別又將十年，時聞佳報，均疏賀簡。伏想因宜施政，卽事多欣，爲頌爲慰！賢



子一疏，幾於奪官。闔運因此大爲孝達所憾，雖絕交已早，而彼怨方長。然經此大創，遂無公議；得賢子爲鳴鳳，使他日考國史者，知當時尙有一人，萬古丹青，以衰年謬附不朽，誤中之誤，竊自幸也。

隆兵備疲老龍鍾，得依樂國，一切安置，務乞加意從優。旗習不知理家，多屬朘削；闔運實愛莫能助。不審能飭紀綱，定一常額，俾得量入爲出否？其所存僅了日食；若爲之開源，尙不若爲之節流也。到城恩恩，餘俟續布，敬頌台安不宣！

## 致趙師爺

晴帆仁兄大人閣下：

去歲從族子處得手書，知前計不成，反生枝節，以爲歉仄。昨由郵遞到四月一函，藉知起居。老健守貧，更無人問；猥承特鑒，遠愬深衷，愧無置驛之能，乃辱無魚之告，循環三歎，悚荷兼縈。仁兄古道持躬，可敦薄俗。闔運夙無介紹，一見傾襟，

以絨子時受良箴，知當時鮮同直諫，仁而不遇，義所當欽。是以不揣孤鳴，代謀優老，自恨無力，口惠爲菑。茲荷輒咨，敢陳憤懣。方今隨俗者衆，知古者稀。江南大吏，誠多舊識，然皆以虛名相假，有貌無情。今若挾要津一函，猶當審其最要。山中老朽，薦一布衣，投書既未必開函，延見亦徒資匿笑。況足下所彈者古調，而今世所貴者時趨，北轍南轅，何由會合？如有訪求毗佐，物色驪黃，虛左以迎侯生，北面而師廣武，尊性慎密，加以撝謙，又未能抵掌而談，揚眉自許，則兩無所益，或反敗名。是以環顧四方，竟難位置；爲養老計，但有漑薪。此等聲氣所通，吹噓立致，如闔運等輩，未敢與也。然信陵、孟嘗，容有其人，亦未敢厚誣。當今必操衡纊，因君厚望，一發牢騷耳！

闔運不樂洋船，聊行鐵道，遇雨而返，又成浪游。已於四月還衡，仍理故業，所主者船山書院，非文峯也。而尊函亦竟遞到，適與新中丞筆戰羣儒，十日方決。又值端節，債主紛來，裁復稽遲，想不爲訝。絨子近在江漢，歲入頗豐，嗜好愈多，殊無

所益老態龍鍾，爲督部所笑，幸未勒休而已。知念附聞，彼想不與百姓說話矣。早熱，伏維尊候清和爲頌！

## 致王知府

子常仁兄先生台席：

奉別卅三年，人事變遷，故交存沒，不啻如丁令之歸城郭，麻姑之歎海田，干斛愁化爲五色雲，皆文波詩料也；以此閒散，遂至耆年。孝達變爲洋人，爽秋遂從鼂氏，尤可駭矣。獨吾兄名字，時從佛名朝報見之，兩舉特科，皆爲領褒，喜其健在，笑其多情，雖無因致書，而清揚宛接。今秋偶入城居，弟近分子女爲三家，一居長沙城，一居湘潭鄉，一

從游。

見架上有書二函，曾未發封，啟之，乃大集卅卷，唱和詩廿卷，詢大兒云：『初從都中還，不知所自來？』小孫又言：『有手書，已便寄衡陽。』弟竟未見，惜此墨妙，喜讀多文，盛矣富哉！交游門下之多賢，皆使君倡導力也。又閨中友侍，並有清

吟，不必女學，無妨纏足，尤足助吾張目矣。日對百客，不勝其煩，猶盡讀六十餘卷，而後還山。念去後無從置郵，謹因同鄉葉君，先寄此信。餘情不盡，亦無由得盡，得君心照而已。專頌道安！暇輒相思。

致端尚書 二首

陶齋尚書使公節下：

天雨不止，山人足魚，長鋏免彈，短轅遂柅。遙瞻鈴閣，不任欽遲！新政平和，舊人新喜，屢聞美授，或狀元有就熟之思耶？隨丁周玉松，來自江西，不嫌小就，斫薪挑水，頗著勤勞；雖非愛才，口不言去。近年長工，皆不安其室，爭謀戈什籤子之爲；如此安貧，亟宜獎勵，用特達之節下，乞加錄用。其志在江、湖兩督之差，知公不久留小地也。昔田單師走卒而爲名臣，願留意焉！

又

陶齋宮保使公節下：

軒然大波，林無靜柯。頗思東游，又畏炸藥。聞文石上謁，談讌定歡。抱冰詩鐘，無此高雅。遙望檠戟，但有瞻依。浩然將踵雅門，前函求公平章。儻得韓侯，或因茲一會也。又往年與公言鹽局當盡去，夏程之流，以便安插私人。大彰公道。文石之來，實獲我心。未及晤談，爲公招去。今有復心甥彭生，前在敝縣混飯，督銷更易，求舅關說，不說猶可；說後被撤，天理何在？物論大譁。茲令該生親至金陵，請文石另委。闔運不敢再說，求公轉告。以後闔運請託，并求諱屬，不准駁回，以符前議。如是，則大芘寒士，廣作福田。楊度、孫汝，皆消散矣。附呈新刻二種，聊伴荒函。盛暑南征，期以半月，還衡之後，再得奉箋。專頌道安不具！

致樊藩臺 三首

樊山仁兄先生台席：

卅年傾仰，一旦披襟，各放光明，互相標榜，人生此樂，天下無雙。七日九面，已妨人妒，翩然引去，信其宜矣！及至仙宮飛蓋，灞上停驂，黯然有離別之思，忽爾生貪癡之戀；金仙著於細輦，泥絮逐夫春風，誰之咎哉？公所致也。晚浴溫泉，固嫌粉汗；明馳渭驛，似聽歌聲。九日兼程，遂投華館；入山三日，徧歷五峯。西嶽之奇，異於恆代，擬難巧似，意不能該。古無名篇，今何敢作？然韓畢告哀之處，酈杜狀險之詞，及至身經，乃知過實。此行上下，絕不艱危，午詒同行，可以面問。天移節候，地主之施，玉盆未冰，蓮花餘雪，貂狐不御，松檜猶春。夜夜月明，峰峰霧散，恐大雪氣應，陽和變寒，日行五十，還於客館。然鐙始照，遞簡已來，發函跪誦，嘉詞絡繹。他所未論，詩則無焉。假以時日，恐猶難副；何則？科舉廢故留此碩果。昔游祝融，屈於鄧彌之；曩論華

詩唯推魏承貫。

默深改名。

卅年攻苦，祇成登岱一篇；今日驚人，欲出謝眺之上。既難

急就，又恐過時；加以大敵在前，衆人拭目，誠非薄拙所可自期。惟以郡縣迫促，官差倚馬，輒寫和一詞，並嶽詞一首，聊以報命，明日瞻望茫然。午詒亦卽過還，面申鄙款，相見甚易，彌祝珍頤。行筐紙窮，不盡觀縷。

又

樊山先生道席：

錫良揭曉，金鑠彌光；既不姑容，遂同歸去。長城自壞，短垣共踰，華陰囂然，固其宜矣。不俟終日，回首渭濱，當霸橋垂柳之時，吟屈子持蘭之句，誠不可以曠達處之也。聞今年曾有復書，並和拙什，至今未見，企望皇然。時事可知，不圖至此。或歸與張禹共打詩鐘，伊可懷也，不可限也。

閩運樂極悲來，兒女薙惱，自去臘送竈後，日坐愁城，獨處塊然，殆難堪忍；加

以窮乏得我，深山遠親，日食萬錢，一飯斗米，世緣之苦，今乃知之。窮大失居，四方靡騁，思公談燕，更益馳神；幸不與瞿、袁爭權，猶可冀江、湘相見。雖迹行止，願早相聞。午詒還里後，遂無消息，營墓想在四月。午橋改良，不敢開通矣。專肅奉問，敬頌邸安！無任瞻仰，諸希鑒照！

又

樊山仁兄先生道席：

前得書，知四月出遊，日夕企望，至今不見過鄂，想未戒行也。因循半年，徒隔書問耳！正暑時，復往桂陽送葬，以此亦株守東洲，惟日以看報爲樂。報館認真，我則遊戲，惜楊翠喜不美，不足作詩；郭寶生血戰，沈衛當又費一章矣。孝達乘閒，遂得參知，酬十年企望之心，亦宜有佳章作賀。闔運有新詩四篇，亟欲索和，手錄呈鑒。此間人人欲得公來，一振聾發聵，恐湘人無緣承事，但得望見顏色以爲幸快。



何由出游若有新除，便不自由矣。午詒爲闔運拉一書院自代，發明不要之義，若相與有成，亦一快也。續當詳報，手頌寓安！

## 致胡吏部

漱唐仁兄翰林台席：

奉別九歲，靡日不思。去歲到貴州詢都人士，罕有知蹤跡者。夏間得手書，慰問殷勤，兼聞閣議洋洋幾千言，而未及近況；後問伯嚴，亦不知其詳。及議鐵路，朝士連名，僅列大銜，初無可否。香元大老，宜更不通消息矣。大隱金門，斯爲長策，敬佩敬佩！

闔運避地烝上，遂及一紀，欲去不可，乃逢夏聘，借此蟬蛻，具呈督撫，請罷學堂。次山笨人，不達時務，憚於代奏，懼其忤時；旋謁學使柯君，許爲附達，及後未奉詔飭，知又隱沈。旣兩院同心，老生何容瀆諫？然總教不可爲義彰彰矣。以夏中丞

特派大員來迎，禮宜答謝，躬往卻聘，三月遄歸，到卽暑假，僅講禮記六篇。堂中人士，初無習氣，欣然相得，亦可有成；然以名義不符，故無留理。夏公約堅，不師而友，旋又一往，遂值遷移，臘底到家，坐雨到夏，世事遷變，一無所聞。日俄最凶，亦未肆毒；仁兄近在輦下，當有所聞。臺省諸公，仍復安否？次山度遼，尙講學乎？敝州浮動十年，亦成見慣，抵掌捩腕者，富貴無階，風氣稍向靜矣。曹中依然印結，無須入館。二張近作何想？香濤已成強弩，得鐵郎一褒，不負苦心足矣。清暇時有吟詠，無吝玉音。答箋稽遲，寸心常結，手此奉問起居！

致鑛局協辦 三首

蓀咳仁兄道席：

自六月以來，奔走歷遑。昨長君見過，亦未相遇。正欲憑船寄書，一報新事；適從兒女處展轉寄到二月間所賜手函，竝政和三詩，律法彌細。笠雲一篇，則當家

合作，厭倒廖王，信乎詩各有宜，不待調查也。游記檢原稿，未得輒錄五言一篇爲裝冊之備，以了前稿。闔運因船山書院命終，特來料理後事，山川赫怒，一夕蕩沒無存。彭雪琴六萬金之工，僅存泥沙，天廢不興，於茲微信。鄙人遇災不懼，後天奉時，暫避城中，俟九疑還舟，仍歸山塘避暑。昨過清泉學舍，垣牆盡圯，水亭傾倒，昔年觴詠地，遂成泥坑，亦不待裁教官，改學司，費青年英雄立憲也。端撫一來，湖南全省，化爲異族。昔與郭筠仙論王文韶不能亡湘，今端方竟能變湘。弟之無能如此，亦何顏更設臬比，再列小脚？唯有拜受康子之藥，飽啖陽虎之豚，以卒餘年而已。

表弟蔡溶春，年老病盲，還湘學稼，薄田十畝，子女八口，不足自存。闔運外家，祇此一人。賡堂先生之族，零落如此！方今疏通翰林之日，仁兄猶念鄉黨，未識卅局有三數金閒差，令執鞭守門否？若可位置，比李次兒或較勝也。

來此兩月，專待道州船便行，雨旣不止，水又復漲，上瀧升天，未識何日？然意

興未減，眠食愈安，知起居益健，以爲至喜。

又

蓀咳仁兄道席：

千里遯歸，踐珠泉之約。乃主人先去，又聞凍腳，如杜子美雪陰積冷。余亦閉門，俟晴時出游，不復作鄉里周旋矣。我不負君，猶可券乎？以待來年，是所願也。梁新學赴官，蔣漢隆候缺。貴局有文案襄辦各一席；襄辦試與撫部爲胡子瑞求之；文案則有族孫名燾，字穀平，——解元之子，曾任舍監。——乞與當道一言，俾全從學，或公肯專政，則尤佳也。新入城，想多新事，總之不離笑話。山中無一聞見，又苦泥塗，園菜盡蕩，終日食肉，容俟出月，始能上省。先此奉託，卽頌道祺不具！

又

孫咳仁兄道席

去冬面許光臨，新年埽榻，每逢晴日，企望清塵，魚翅早煨，舒晷待刃，及今踰月，知己趨公，雖不比魏其之快望，武安亦如馮星槎之欽遲，窻師蓬門減色，雲峰笑人，春風催花，巾車將駕，相逢又在夏秋矣。去歲所假官票，未及揮霍，而陝藩寄到殷官之數，陝撫卽墨，今又詒我周星，一時地上錢流，遂不遑取用，所餘五十二兩，謹遣送還，餘半斤未補，以示真率。有敝同年趙梅卿之孫，家道小康，欲嘗局味，弟不干當道，如有驅使處，幸傳見察用。重宴鹿鳴，人於勝誼，未敢忘，不以停科改意也。

致宋道臺

芸子仁弟無恙

近歲老懶，於朋好多不復書，屢承賤問，惟一作復，由郵局遞南昌。頃得來訊，

似未達覽，其爲功兒所誤投無疑，非郵局過也。然一函百金，乃竟浮沈，是遺子滿籛，尙不若一部從事，此後惟憑局足耳。論學則苦心精義，可感可泣。語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時無子蘭狗監其人，屈馬之文，猶無知者；況文心耶？前後論撰，皆實覈雅言，學亦大進，強聒而不舍，墨道也，非莊旨也。鄂渚重游，語言無謂，青油幙看人面，未若鴉片燈前，讀我書式微式微，仍以盛宣懷脚下盤旋爲善，不必作學使丞參之想，聊啓軒渠。賢子長成，近作得業元辨被彈，作何覆奏？相見爲道悒記，未別作書。今年重到東洲，與吾賢重作候補同所謂應付之學。

### 致曹參議

東瀛仁弟台席：

前歲過豫，迫歲暮，不欲更遊；旋聞琴從不留，賢子東邁，所期如夢，爲之愴然！旣而高步華京，遂參卿貳，杏林有望，手版全拋。才欲寄書，旋承來訊，殷殷之誼，久

遠彌親，甚善甚慰！長沙近爲利藪，自愛之士，不欲入城，老懶喜游，蹙蹙靡聘。去歲一至九疑，迫暑未得登陟。今擬更往，因船山改學，教習入都，越俎代庖，遂攝三講，俟夏午詒葬畢到館，才能放學。新刻詩箋，寄承覽讀，聊報松山八經箋注，此爲差密。日本學者但欲廣藏，非能鑒別，故不託寄也。首夏濕蒸，遙羨清曠，惟珍重相念！





# 樊樊山尺牘

## 目次

### 啓

上張尙書啓·····	一	賀邊中丞調撫河南啓·····	八
上黃廉憲啓·····	三	代南皮師致彭宮保啓·····	一〇
上葉中丞啓·····	四	代南皮師與前制府張公啓·····	一一
與張學士啓·····	五	代南皮師致兩廣李督部啓·····	一一
與前任某君啓·····	六	代南皮師復趙提學賀·····	一二
與後任富平令啓·····	七	代南皮師復兵部六堂公啓·····	一三
致毛世兄公啓·····	七	代南皮師復曾宮保賀任啓·····	一三
覆柯學憲啓·····	八	代張中丞賀陝甘制府楊到任並	

加宮銜啓……………一四

代定興公致額中堂賀冬啓……………一四

代定興公致許尙書賀冬啓……………一五

代定興公致孫尙書賀冬啓……………一六

代定興公致高陽相國賀冬啓……………一六

代定興公致同年諸公賀冬啓……………一七

代定興公致錢侍郎賀歲啓……………一八

代定興公致闔中堂賀歲啓……………一八

代定興公覆陝西京官賀年啓……………一九

代定興公致譚侍郎賀歲啓……………二〇

請李愛伯先生主盍簪社啓……………二〇

四月四日醮客龍樹寺啓……………二二

約王殿撰看花啓……………二二

家大人六十生日徵詩文啓……………二三

以絡緯致愛伯師啓……………二九

午節饋太守食物及詩扇啓……………三〇

謝榮將軍惠連環銀藥瓶啓……………三〇

謝友人惠冰啓……………三一

謝荊州太守和詩啓……………三一

謝南皮師贈婚費啓……………三一

謝愛伯師惠瓜啓……………三二

謝愛伯師賚石華粉啓……………三三

唁顧嵯憲啓……………三四

書

與張樵野觀察書·····	三五	與邵小村觀察書·····	五〇
上南皮夫子弟二書·····	三七	答潘鳳洲孝廉書·····	五二
上彭中丞書·····	四一	至宜川與友人書·····	五五
與分修諸子論志事書·····	四五	與陳伯雙書·····	五六
與陳汝翼書·····	四九	下第答友人書·····	五七



# 樊樊山尺牘

啓

## 上張尙書啓

月日，由宜昌鎮轉寄電音，敬承風悃，將使囊斟彘於古籍，治機要之文書。伏念某，早侍經帷，叨塵記室；能令公喜，久期台輔於東亭；無酌我多，屢與尊罍於北海。屬睽離於萬里，失起居者五年。自溫公再入中書，安世遂疏於啓事。然忠獻昔曾宏獎，王巖肯事於他人；孤露自憐，春風非遠。

恭維某官：北斗孤杓，南天一柱。帝心簡在，則待以宋璟、姚崇；士望攸歸，則比於孟軻、韓愈。閒者止戈爲武，偃伯修文。羅幕下之淵雲，躋海濱於鄒魯。芙蓉絕市，有過少穆之英猷；俎豆升堂，遠邁儀徵之學海。猶復遠招王粲，屢辟荀慈；冀收樗

櫟之材，庶獲壤流之助。因念古者一開霸府，多致英流；是以鄴下浮瓜，七子握靈蛇之寶；淮南餐桂，八公從文鹿之遊。以至梁苑詞人，高齋學士；錢唐上表，中朝識羅隱之文；澤潞飛書，梁祖畏李生之筆。凡以立言者不朽，行遠者以文，雖甚奸慝，讀檄草而魂驚；雖有仇讐，見篋書則意轉。從來有國，不廢詞科；自昔雄藩，皆資參佐；要其人才之聚散，亦視府主之禮羅。故杜襲不屈於景升，而彭義自媒於龐統；牛奇章英識遠量，則狂如杜牧而亦見容；袁本初內忌外寬，則賢如田豐而不能。用。試數中興之賢佐，無若湘鄉之愛才；語其上客，則有邵紫虛、莫邵亭、戴子高、徐西叔之倫；論其鄉英，則有李天岳、吳南屏、鄧伯昭、劉孟容諸彥；將相多出其門下，英雄半入於彀中。自爾以還，風流稍闕。平遠好賢而不學，湘陰尙氣而負才。有其才而不及知，知其賢而弗爲用。

惟我夫子，臺閣歐蘇，禁廷頗牧，陸贄草輿元之詔，感動人心；贊皇諭魏博之文，曲盡上意。頃歲殫心於開濟，固難專力於文詞；乃就越華之臺，大啓平津之館。

八百孤寒之士，不望崖州；三千桃李之陰，幾滿天下。蓬來雲氣，想翔翥於龍鸞；山海門庭，任優游於魚鳥。顧猶曲憐舊物，遠召鯁生。惟是某，伏處苦廬，未安窀穸；一卻豫州之聘，尙稽吳苑之遊。留滯關中，消磨病裏；尙俟慈轎南返，馬鬣告成；乃能矯翼江東，揚帆海表。近舍皇甫湜，遠徵居易，在晉公固亟於收羅；旣謁韓太尉，復見歐陽，在蘇轍敢憚於奔走。時擬由吳入粵。文章光氣，定爭南海之明珠；几席清談，可少東方之編貝。謹修簡牘，伏候起居。投措無方，專謁有日。

### 上黃廉憲啓

一去門墻，數更鱸筵；屬以牙旂西指，手板東迎；昔稱都講於堂中，今習趨蹌於道左。先生莞爾，舉國欣然。恭惟某官，紫氣臨關，清標竦嶽；聽訟甘棠之下，陝以西召伯主之；蒐才藥籠之中，斗以南梁公而已。未秉柏臺之節，遂開紅榴之藩。時方累布政使。慎筮度支，急收才俊；過先公之東閣，避食不遑；問講舍於關中，及門猶盛。

前爲師而後爲憲，施於政教而兩不疑；上立德而次立功，合之文章爲三不朽。

獨念秦中，自經荒燹，頗甚凋殘，夫何至此極耶？曰兵也，曰歲也。尙有言興利者，爲官乎？爲私乎？前旣開源而節流，近復造冊而徵信。其箝制官吏，若縛牛衡軛之上，而隨以鞭笞；其煩擾小民，若置魚泥淖之中，而恣其蕩瀆。其實關中之治，迥非流俗可同，室鮮酣歌恆舞之娛，門無女謁苞苴之累。其人才如孟公綽之仕魯，可爲老未可爲卿；其行事如江夏王之用兵，無大敗亦無大勝。明公若求非常之才，與之上下縱橫，共贊神武中興之烈，則秦國闐其無人，則得安靜之吏，與民休養生息，使無嘆息愁恨之聲，則如某比者甚衆。儻蒙芻蕘之下採，當效駢角之舉。知某某緊縣頻移，初心靡改，屬閭閻之未靖，遂瞻謁之猶疏；曾依儉府之蓮花，可云有耀；旣作公門之桃李，豈得無言？

上葉中丞啓



月前胡令傳諭毛文達公夫人七十生日。明公議集同門，遙申華祝，屬學使撰文，命增祥製錦。尋奉學使來翰，謙讓未遑，輒手自撰寫，以副明命。

伏念增祥一持手版，遂棄毛錐；耳熟桁楊，目疲朱墨；數行顛草，難禁牘尾之相求；五色江花，久已夢中而奪去。今茲塗抹，實愧荒蕪；良以結習未忘，求人匪易；重搏下車之虎，士者笑之；如牽上水之船，公其莞爾！謹將製成金屏十二幅，匱襲完固，隨狀上呈，伏希省覽，齎送不宣。

### 與張學士啓

勝負兵家之常，一眚不掩；賞刑朝廷之柄，萬里遄歸。無待馬角之生，已邀雞竿之赦。某官起家，中禁捍患危疆；屬鯨浪之未平，遂龍沙之遠戍。三年不見，帝念賈生之才，一障可乘，人忌狄山之直。終回天鑒，重返帝鄉。海濱鐵拄杖，隨學士以東還；頭上玉門關，喜君侯之生入。恩綸入耳，雪涕沾膺。而或者苛責夷吾，深譏范

蠡；則長勺未捷以前，魯侯不疑於曹沫；彭衙拜賜而後，秦伯猶用夫孟明；能爲留侯之忍，則項可滅而劉可興也；倘服得臣之刑，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恩牛怨李，每致淆於功罪之閒；而杵易嬰難，全不繫乎死生之際。勉持晚節，一雪羣言。

某某九邊馳涉，三輔羈棲；詠飛鴻而公袞來歸，比烏鳥而我頭將白。敢修簡畢，用布腹心；閱校尉戊己之屯，知益精於邊事；編更生甲乙之集，願勉和於新詩。

### 與前任某君啓

兩人共楫，互相濟於風濤之中；幾日淘金，甘自居於瓦礫之後。每師前事，極愜中藏。某官清比晉人，循如漢吏；其言有醴醴之致，味美於回；所至無赫赫之功，愛嘗在去；交纔傾蓋，懽若平生。

某通籍十年，服官百里；功名不進，騎州生見笑之土牛，材器弗如，取桓公所棄之竹馬。

# 與後任富平令啓

美田禾黍，新來雨露之滋培；繞郭荷花，小作湖山之交代。回看舊地，奚啻仙都？敬惟某兄，才氣無雙，治行第一。山東出相，卻要微知郡縣之勞；朝右興賢，行看內筦駁違之寄。君山東人，嘗以御史自命。茲爲羊角，佇晉鶯喬。

某糠粃滋慚，芝蘭同味；定識劉郎去後，元都添千樹之花；爭傳李令來時，淮右有一新之壘。其爲繫服，曷旣敷宣？

## 致毛世兄公啓

燕、秦伊阻，鱗羽長稀。前奉瑤緘，遠徵吉語。欣諭師母大人，兕觥介祉，鶴紵延釐；芝蘭玉樹，生庭階，奉起居於八座；故吏門生，滿天下，祝壽考於期頤。我世兄紗幔傳經，蘭臺授筆；采芝菊而綏純嘏，合桃李以報春暉。遙企鯉庭，莫名燕賀。

某等鶉圻遠宦，魚頌同殷，謹製金屏，副以丹幃，尊疊開北海，愧未與於賓筵；朝莫對南山，如親承夫色笑。

### 覆柯學憲啓

昨貢青羸一頭，上備驅策。伏蒙手書諭謝，兼賜新刊列女傳二冊，發函伸紙，歡喜受持。竊惟贈車昉於淵路，而莫古於隨武子之去秦，畫像起於仇唐，而莫精於小姬嬈之仿宋。何期絲鞞，易此綫裘；執鞭遠慕於晏嬰，校書自慚於劉向。愛士而求駿骨，行歸按燕市之圖；換馬而用蛾眉，請視此屏風之畫。敢持鏤管，遙送星軺。東華故人，並祈慰問。

### 賀邊中丞調撫河南啓

某聞以身許國，非臣子之所得私；任官惟賢，乃朝廷之所甚急。霖雨方期於

澤物卿雲何意於還山恭惟某官德應中嵩名高太華盱衡三輔實爲天下之雄

前後十年遂建關中之節。

公初爲陝西糧道，不十年而至巡撫。

時和歲稔，吏畏民懷，減助役之

錢，去民所必欲去；議手實之法，言人所不敢言。屬以時局艱難，病心鬱怫，將抽身

於綠野，遂拜疏於丹宸。我皇太后皇上，優禮儒臣，深維疆寄，以爲獫狁內侵之日，

有方，召居鎮，則民賴以安；宣仁簾聽之朝，非韓、富諸賢，而誰與爲治？？暫假三旬之

休沐，俄傳九陛之除書，爰詔秦、梁，互移麾纛，八方風雨，將和會於中州；

劉夢得上晉公

詩：八方風雨會中州。

兩鎮旗牙，遂交迎乎上將。

宋曾文肅與弟文昭公互爲節度有句云：兩鎮交迎上將牙。

其在

於昔，惟周公、召伯，治東西二陝而齊名；其在於今，則湘鄉、合肥，督南北兩洋而互  
易。凡此封圻之嘉話，具見廊廟之苦心。

獨念秦中，一困於兵，再荒於歲。其敵常在民，河南大則侵帑，小則飾災，其患  
常在吏。故入關咨父老之疾，愛甚於威；而治梁用惠文之冠，寬後於猛。此惜寇君  
之去，則滿路香花；彼望郭侯之來，則連村竹馬。

某某一官塵土，兩月春風；自憐紙上之蠅，難隨驥尾；略似河中之鯉，不過龍門。遙熾心香，肅將手版；感深知己，每惜士元非百里之才；僻在荒陬，不草羊公謝開府之表。

### 代南皮師致彭宮保啓

加官不拜，久騎湖上之驢。奉詔卽行，誓翦海中之鱷。艱難時局，矍鑠是翁。恭惟某官嶺外長城，中朝柱石；獨開一府，羅枚馬於軍前；並用五材，走孫吳於帳下。遠聳壯略，實啓愚心。

某來覲上京，權移南海；欲金湯之孔固，幸黃石之可師；一切機宜，專求裁斷。現擬某月日輕騎出都，乘輪渡海，逐公上下，譬龍乘雲氣而遊；授我弢鈴，請虎帥國人以聽。先布胸臆，敬問起居。

# 代南皮師與前制府張公啓

杜預接峴山之席，敢謂齊名；凌統將公瑾之軍，惟堪翫護。言瞻宗袞，極切欽遲。敬維某官，表海英風，臨淮偉望；攻心定策，絡繹征蠻之書；曳足勞軍，咄咤飛鳶之水。將士迪其果毅，九重鑒其樸忠。

屬弟覲闕之辰，當公乞病之日。遂承中旨，權督南疆；召未去而杜來，蕭有規而曹守。夙知執事公忠體國，置腹推心；尙望鑒我愚誠，詳告舊政。艱難共濟，本無疆畛之分；先後相承，彌見鍼磁之合。

# 代南皮師致兩廣李督部啓

廿年不見，依然潞國之精神；兩鎮交迎，頗類文昭之兄弟。金符迭代，丹悃交馳。敬維某官，橫海英聲，臨淮宿望；沈香水碧，喜吳隱之重來；衣錦山高，何秦陀之

敢肆！式紓天顧，深賴勳門。

弟還珠南海，已媿紕前；種柳西門，又慚礫後。春風依舊，猶自蕃桃李之花；菱舍如新，敢不愛甘棠之樹。

### 代南皮師復趙提學賀

是舊日輶軒之地，旌節重臨；羨後來館閣之英，聲名居上。迺承藻翰，彌慰蓬心。就論某兄化被荃蘭，春濃芹藻；量來玉尺，炳江漢之靈文；度到金針，壓海濤之舊繡。訪永叔臨池之蹟，春水方生；登青蓮問月之亭，青山獻笑。不興文教，益暢英游。

僕再過兩齋，已逾廿載；郭伋見并州之士庶，不少逢迎；顓孫教子夏之門人，喜無同異。



# 代南皮師復兵部六堂公啓

職分中外，本對掌於戎樞；望重台衡，每推誠於疆吏。欣承吉語，式慚私敬。維某官，文武兼資，功言並立；指授方略，周知域中。四夷入蠻之情，召對闕廷，能言天下勁馬精兵之數。英猷遠企，芳佩攸資。

某重到荆湖，屢更奠序。天生五材而民並用，敢弛備於承平；制勝千里而人不知，賴籌運於帷帳。

## 代南皮師復曾宮保賀任啓

長江風利，龍驤假我以樓船；鄂渚春回，驛使先傳夫梅訊。雲情疊荷，露盥彌虔。恭維某官，唐家李晟，江表夷吾。百戰而定河山，先憂後樂；一門而兼將相，武達文通。郭令帳前，將佐極貂蟬之貴；葛侯扇底，風雲蔚龍虎之文。卽晉黃扉，允符丹

臆。

弟屢移宦轍，具有因緣：太原、嶺嶠、荆湖，到處學壽陵之步。大桁、皖城、湓浦，經行皆召伯之棠。黃石可師，素書奚恡！

代張中丞賀陝甘制府楊到任並加宮銜啓

昨送蜺旌，動謳歌於千里；今瞻鸞綵，亞班秩於三公。鵲報一傳，驩聲四溢。恭維某官，舊部春回，新恩露湛；威加回紇，郭令公再蒞三邊；道翊元良，周太保仍留二陝。帝曰：汝爲汝翼，可疑丞輔弼之閒；人言公望公才，在太華、崑崙之上。黃扉卽晉，丹臆允孚。

某謬領鶉圻，深虞蚊負；頻年思故里，不勝敬梓之心；一德佐中興，竊有執鞭之慕。

代定興公致額中堂賀冬啓

五紋添線，欣占化日之長；六增回春，彌仰台星之耀。鴻鈞遙隸，燕賀難名。恭維小山中堂，見天地心，持元會局；寒花晚節，聿耀五龍夾日之勳；溫樹深緘，密含萬象皆春之意。寅恭既協，合八柱以承天；子律潛吹，驗一陽之出地。五雲瞻睇，四海歌謳。

某鶉首重來，駒陰自惜；巖疆寄重，於詩慚綆短之吟；綸閣功崇，在禮有履長之賀。

### 代定興公致許尙書賀冬啓

回天地嚴凝於不覺，澤暖如春；扶乾坤正氣於勿衰，陽生於子。恭維星叔同年，曳履星辰，依光日月；崢嶸兩府，戎樞獨握於本兵；早晚三台，詔草行除夫真相。梅花入詠，見天心於來復之初；松柏不凋，結主知於歲寒之後。卽持堂印，莫旣軒

某縣隔鶉維，坐拋駒隙；撫少皞庚辛之域，無所短長；齊龐公戊子之年，慚分大小。

代定興公致孫尙書賀冬啓

地當鶉首，霜葭時切於溯洄；天近螭頭，脂藥盡隨於恩澤。元冬履序，函夏臚歡。恭維某官，心見乾坤，身持元會；緇梅始發，卽和傳說之羹；繡線添長，用補仲山之袞。降綈縵而調元氣，早回四海之嚴凝；進君子而退小人，默會一陽之消息。卽膺枚卜，實切葵傾。

某暖律徒吹，冬暄未徧；近思廣庇，緣瓶凍以知寒；遠奉輝光，不衣裘而自暖。

代定興公致高陽相國賀冬啓

天地嚴凝，幸一陽之來復；戶庭廣大，實衆正所歸依。再長春官，彌愛冬日。恭

維蘭蓀中堂，廊廟孤忠，乾坤正氣；九齡罷相，視開元初政以何如；彥博登朝，覺慶  
歷老成之尚在。際此陽升之會，彌瞻風度之和；繞閣行吟，愛橫舟於野渡；舉朝相  
賀，行趣馬於沙隄。卽入黃扉，莫名丹頌。

某得雪占年，涉冰勵志；山河似鏡，已潛回隴首之春；劍佩穿花，猶憶簇延和  
之仗。

### 代定興公致同年諸公賀冬啓

陽和煙景，又春生六琯之葭；偉麗衣冠，正日射九英之樹。興懷舊雨，諸氣冬  
暄。恭維某官，曳履星辰，依光日月；池邊鵝鷺，深窺芸荔之生機；闕下夔龍，小動梅  
花之詩興。酌天漿於白獸，上殿陳謨；候日馭於黃人，登臺紀瑞。蕃釐備至，瑄籥允  
符。

某金方遠宦，玉律潛移；別意誰短長，折待臘將舒之柳，盟心貫金石，視閱時

不改之柯。

代定興公致錢侍郎賀歲啓

時新自河南獄歸。

關中舊雨，溯秋水以云勞；天上使星，與春風而俱返。黃鐘入律，赤舄有暉。敬維某官，梁苑回鑣，容臺秉禮；鄒枚賓從，羣知冰雪之心；嵩洛高深，盡助風雲之氣。人受無疆之福，天開有喜之顏。秩總春官，緬司春於青帝；光依日角，效捧日於黃人。引跂桴輝，彌深葵嚮。

弟鶉維再蒞，駒隙徒拋，三輔韶光，依然宮柳嶽蓮之詠；九霄恩澤，請誦銀鬕翠管之章。

代定興公致閻中堂賀歲啓

地鞏黃圖，撫山川之似鏡；堂開綠野，緬杖履以皆春。恭維某官，心繫巖扉，身

居履道；九重視其出處，以卜海內之盈虛；四夷俟其起居，以覘國是之輕重。屬更歲籥，彌愛冬暄；翠管銀罌，拜長樂宮中之賜；籃輿竹杖，作洛陽社裏之賓。引領東山，傾心北面。

某鶉首重臨，駒陰自惜；託遠驛梅花之使，聊寄魚箋；憩大賢桑梓之陰，願藏鳩拙。

### 代定興公覆陝西京官賀年啓

出撫三秦，幸託粉榆之蔭；潛吹六管，已回芸荔之春。遠荷蘭言，彌殷薇盥。敬維某官，丹地宣勤，玉堂持橐；一代夔龍之望，依溫樹以聯班；九天鸞鶴之羣，入上林而接翅。引簷喬采，曷旣愉忱？

弟鬢有新霜，心欣遲日；金城柳老，每慚節鎮之粗官；玉佩花迎，憶簇延和之細仗。

### 代定興公致譚侍郎賀歲啓

伏以朝右欲周知邊事，則范希文入掌中書；羣情欲鎖鑰北門，則寇平仲出爲節度。出入之際，中外攸資。恭維某官，內擢天官，中興人傑；關西建績，勒銘萬丈之崑崙；殿上給扶，拜受三公之几杖。爲元祐諸賢領袖，潞國重來；看會昌五百春光，香山未老。行布崇朝之雨，以爲有位者風。

某再履鶉維，益增馬齒；他日當居吾此座，深慚羊傅之言；至今猶想見其人，敢拜召公之樹。

### 請李愛伯先生主盍簪社啓

比者碣館羈居，吟朋萃跡；遂建盍簪之社，將爲過夏之謀。先生八公招隱，作松桂之主人；互考爲郎，致公卿於門下。固宜講明絕學，引翼勝流。猥自謙冲，避居



師食；既孤後進之望，抑非誨人之心。在昔扶風得士，幸吾道之西行；伊川授徒，嘆兩賢之晚遇。以方目前，殆不爲過。汝翼、敦叔，最號醇粹；紫潛、仲彝，並勵奇節。子珍內治樸學，外收藻譽；顧皆冲虛悅道，黽勉從師。

若祥者，生本將家，夙嗜文藝。自違曲江之門，未遂高山之仰；既瞻日月，敢外宮牆。伏望先生俯鑒愚誠，咸加引掖，臨池而外，偶習房書；走藝之餘，兼遊小學。加以巷無南北，解列東西；情話之洽，略比於家人；詩筒之來，較速於官馬。從此清風朗月，資乎夜談；柔史剛經，排爲日課。先生籤題甲乙，筆勸丹黃；顧而樂之，喜可知已。一月之內，會凡數舉；閒攜瓢杓，同討幽深；高屐練裙，續勝游於蕭寺；白魚紫筍，擬風味於故鄉。載佳釀而來，以供函丈；扶籃輦而往，都是門生。花枝照乎琴樽，魚鳥豔其巾服。固知業受河汾，將相乃適然之事；道同莊惠，濠梁真快意之游。請事咸殷，主盟奚卻。庶幾斐然有作，許狂簡之可裁；來者方多，幸洙泗之不拒。

## 四月四日醮客龍樹寺啓

閒者，待詔公車，盍簪碣館；屬好春之婪尾，謀暇日之遨頭。龍樹寺者，日下名藍，興誠舊趾也。地非南館，亦許聞箏；會異西園，每勞飛蓋。薇壺練帶，好看佛院之花；晚筍初櫻，聊具香積之飯。

期以月之四日，集飲於蒹葭蓼，時先浴佛之辰，人符登瀛之數。蠻榼始至，則馴鴿窺廚；犢車欲來，則山僧掃徑。加以積雨初晴，軟塵尙濕；遠山新沐，雙鬟墮煙；叢荻怒生，一碧成海。足以消除世慮，吐納煙嵐；所望佳興與同，輕軒夙駕；加辰卽往，逮暮始歸。諸天寂鐘梵之音，六時領山水之趣；花枝照席，可代酒籌；簾翠微波，時通棋響。將使斜簪散幘，朝士遜其蕭閒；羽扇絲囊，長安傳其韻事。斯纓裾之極盛，亦京洛之俊游。其或定子能歌，紅兒善唼；迎來油壁，佐我清樽；則天女散花，亦入維摩之室；侍兒倚笛，曾吹金谷之春。儻載花來，定回佛笑；幸辱玉趾，敢布紅箋。

## 約王殿撰看花啓

春光九十，都人士競逐遨頭；佛名三千，子大夫哀然舉首。將騁懷於暇日，豈隔面於同年？可莊仁兄，舊學書裙，新恩賜炬；三館牡丹之製，寫進珠簾，四廂芍藥之花，分簪紗帽。少日詠梅花而安排宰相，九重對蜀柳而想見風儀；乃被寵遇之李翰林，亦合時宜之蘇學士。

閒者麴塵風暎，綺陌晴薰；日觀乎，日既且，猶是永和之上巳；如遊龍，如流水，最多長安之麗人。勝日尋芳，先期折簡；出游京洛，觀者問誰家之璧人；試倚蒹葭，皎然如風前之玉樹。

## 家大人六十生日徵詩文啓

蓋聞事親之義，莫大乎顯揚；不朽之徵，必資乎文字。而況功成銅柱，是伏波

翼鏢之年，會列耆英。當潞國退閒之後，則夫承顏戲綵，鞠膺擊觴者，能勿乞仁人之言，以祝期頤之壽乎？

樊氏之興，始自甘涼，遷於梁益，再徙施州，僑居犍水。蹇叔以皤皤良士，永保於秦；項籍則世世將家，有名於楚。兜鍪七葉，並致貂蟬；河鼓一星，代生熊虎。先勇毅公之杖節而興也，廓清青海，都典西藩；李晟爲社稷而生。長孫與雷霆爲比。雲臺列畫，劍履猶新；鐵券一方，子孫世守。爰及高曾之世，並膺方岳之任。先祖愼五公，勤宣丹徼，玉鉉留銘。先本生祖孟修公，道粹黃中，桐川毓瑞，至家君光昭蘭錡，譽美觴辰；孔文舉之初年，劉眞長之早歲，羣兒遊戲，刻蠟鳳之形，四字宮商，指鐵鐙之樹。人謂機也弱冠，起羽楫以能文；植也將門，賦驪龍而並訝。昔則起家於介胄，今將馳譽於慈恩。而乃韓起憂貧，毛生缺養；王寔不第，斯成將帥之才；定遠將侯，乃以傭書爲恥。鳳翔嗣鎮，李涼國之高名，京兆重來，柳河南之故事。故知忠貞世篤，何忌於道家之言；歟歷繼勤，斯益彰先德之盛矣。

其始仕也，餓豺居上，赤豹肆橫，士以囊樣爲繼，人憎宣明之面。家君孤標嶽  
豎，峻節星崇，欒伯驕兵，魏絳姑從其帥，樂王黷貨，叔孫不濟其貪，固已英識先澄，  
貞風獨邁。鄂督裕公，課連最而見知，總上流而稽憲。丞相之臂，唯李穆可爲；仲父  
之舌，待隰朋而連。廉頗爲將，豈去趙則無功；張既居官，唯還鄉之可貴。用唯知己，  
格匪停年。旣而丹徼傳烽，赤眉橫野；屈律荒唐之讖，潢池盜弄之謀。倣擾蒼梧，毗  
連象郡。於是五諸侯之象，上動星文；九節度之師，來如時雨。家君期門請戰，樂府  
從軍；前箸以畫山川，中軍而參旗鼓。辛亥三月，轉戰風門，偃陽不下，尅七日以  
無功；劍閣高憑，輒萬夫而不進。夫霆驅虎豹，奏捷於昆陽；雪滿橐鞬，殲渠於淮蔡；  
爰乘妖霧，潛奪崑崙。長歌而三箭飛，一鼓而夾城破。徒以孤軍深入，羣盜復張；甫  
草檄以請援，遂合圍而再戰。耿恭拜井，積誠動天；王羆出關，轉敗爲勝。卒使烽燧  
蛇豕，臂斷螳螂；捷書方奏於甘泉，重鎮遂移夫桂海。崇班絕席，已心知賈復之功；  
儉人忌才，乃計迫曲端於險。是年八月，趣還賓州。蓋自絳節旣東，而黃巾遂北矣。

賓州雜居夷獠，阻究深毒；黃龍之兵未來，青犢之烽斯熾。家君整齊行列，簡練桀  
 僞，輦旛所至，風鶴不驚。賣刀者買渤海之牛，避射者識公孫之馬；用是擢美巨鎮，  
 建蠹名區。左江濱帶潯梧，襟喉鬱柳；民有竹王之裔，山多藤峽之猺；滿野蠶屯，憑  
 城孤嘯。於是內修忠信，外示嚴威；誓蒼兕者三，佩金符者四；百戰百勝，趣北府之  
 兵；七縱七擒，懷南蠻以德；乏糧累月，背嵬無他；持戟一呼，樓煩卻走。遂使水犀軍  
 偃，銅馬烽消；望趙腴之蒿車，愧生羣盜；覩令公之甲冑，羅拜諸夷；軍無蹴踖之聲，  
 風靜彈碁之晝。豈特民皆如子，方召杜之能；賊盡呼爺，負宗岳之望已哉？

繼乃劍槊褻功，沅湘移節；攀轅離水，假道黔中。凡夫毒草癘蒸，巴箐黑合；漚  
 鬻文身之衆，溪蠻硃猓之鄉；莫不繡衲爭翻，香爐敬爇；蠻花壓帽，吹簫騎象而來；  
 豆飯盈筐，煮酒擘狔而進。家君講明忠義，宣撫雄酋；重趺者負弩前馳，璽角者持  
 鞞不去；餞劉殊切，借寇無因。旣而泛牂牁，涉沅浦，涉洞庭，入辰溪；爰開都護之府，  
 用爲列鎮之冠。方略旣設，逆苗以平。

丙辰歲之七月，還永州鎮。斯時也，油囊大掣，盡撤邊防；玉帳牙旂，祇須臥鎮；秋風挂笏，踞狨座以看山；明月移牀，呼馬曹而共飲。加以春深，鈞鉞花滿，愚溪訪茂叔之故居，詢儀曹之宦蹟；殘蕉十本，破菴讀碑；黃葉四飛，圓笠呼渡。於是杲之入幕，芙蓉始秋；漫叟流杯，魚鳥盡熟；奉板輿於花下，課兒輩於公餘；繡滿弓衣，詩如長慶；愛騎羸馬，人識山公；斯又羊南城之雅懷，庾武易之遺韻也已。

戊午十月，朝顯皇帝於京師。是時草澤方興，朝儀多昧；益以他途所進，遂多隕越之虞。以故敬則拍張，天顏不懌；鄂公怒視，舉朝若驚。家君瞻笏從容，垂紳寅雅；虜形在目，數御座之花紋；先業垂詢，憶景靈之畫像。九天香案，劍席旁連；百戰貂裘，箭痕可數。用是豐宮屢召，朝簿頻登；齊康侯三接之榮，逾漢廷四見之數。方謂孤忠貫日，八翼翀霄；將黃金周衛其身，豈赤舌敢燒於口；而乃鋒車匹馬，方快入燕；巧詆飛文，特工詛楚。家君身原易退，志愜閒居；挂冠神武之門，投版瀟湘之水。此角巾東第，叔子所以稱賢；徒步南岡，沈公所以見志也。

辛酉七月，還於宜昌，北郭春山，臥添雪鬢；草堂秋雨，罷讀陰符。問帳下之偏裨，半紆金紫；認兒時之釣弋，欲話滄桑。雖復種豆南山，垂楊左肘；釣魚春水，羅雀閒門。然而射虎弓涼，尙說藍田之獵；相牛經熟，閒吟白石之篇。消正則之離憂，賦淵明之歸去。往往百錢入市，笑看盤鈴；二客從游，閒攜斗酒。試問南征諸將，孰終始於功名；華省羣公，孰優游於田里。而欲以慈明之進，敝展禽之窮；以濟南之徵，譏北叟之方。固知我君之不與易矣。

家慈徐夫人，少家君六歲。珩璫馨流，衣幘戒肅；布裙作苦，長史見而若驚；縹練無華，舉國聞而增嘆；梓桑言復，釜甑長懸；猶復截髮留賓，撤環治饌；繭瓶陶器，屢問齏鹽；秋蟀春鵬，無閒機杼；用資中饋之寄，咸知內助之良。

今者舉案剛齊，懸弧恰屆；稱梨眉而未老，數絳甲以方週；韓園香多，翟門客少；召丁年之部曲，賜酒爲歡；攜丙舍之諸孫，看花不倦。放謝公於山澤，縱非霖雨之心；圖白傅於屏風，卽是凌烟之畫。



增祥皋比虛擁，菽水滋慚。欲扇清芬，當求椽筆。所望文貞學士，儒林丈人，綺製遙頒，瑤華並貺。管城五色，齊開旌節之花；仙樂八瑯，競奏饒歌之曲。則當黃純織字，綠玉雕文。永賴言徽，益添遐算。陳元方之師友，咸稱太邱之賢；楊嗣復之門人，佇獻鯉庭之詠。——謹啓。

### 以絡緯致愛伯師啓

頃市絡緯二籠，鼓鬢若怒，振羽善鳴。憶自孩提，卽復愛玩。往往豆籬過雨，瓜地呼鐙；花上捉生，葉閒尋響。黃瓢作供，青篋爲房。晚置花梢，以飲清露；曉歸房戶，得就涼陰。慈母樂聞，以爲善警。深堂篝火，若答書聲；織室月明，無閒機杼。至於葛衣罷浴，竹院招涼；列筍十餘，繁響千萬；砭耳欲裂，交語不聞；亦足盪滌煩胸，激引懽笑。今者此樂，久歸兒輩；不圖京邑，復遭好音。嚮者以爲來自東陵，已經再宿；視其翅股，略異故鄉；斑翼刻花，清商勝竹。昔娛親舍，今獻師門。或者永夜失眠，急響

入聽；登之琴几，護以瓶花；紗囊螢火，便可爲鄰；玉簾猶眠，須防善攪。

### 午節饋太守食物及詩扇啓

菰黍炊香，錦幃迎節；艾人在戶，方交扇乎仁風；芹子將忱，聊自同於冬曝。恭惟某官，飲水知清，賜羅表貴；照眼中之榴火，五月流金；握手裏之生綃，一時似玉。爰陳薄物，以侑嘉辰。秋菊落英，本楚詞之故事；芳蓮結子，想樂府之深情。雪藕成泥，猶是湖心風味；擣花作餅，不同畫裏虛名。更寫聚頭，同將寸意。所願紫霞杯裏，添來蘭膳之馨；明月懷中，照我珍珠之字。

### 謝榮將軍惠連環銀藥瓶啓

使還，蒙賜連環藥瓶一枚。珍珠排字，鍛鏤成花；合爲金印之一方，開則潼關之四扇。君臣佐使，名次釐然；甲乙丙丁，部居不紊。報之青玉案，深愧桃投；盛以紫

荷囊常聞薊息。贈還丹於關尹。道德堪傳。灑甘露於喝人。慈悲度世。甘寧銀碗。帳下分嘗。鮑照藥匳。集中故在。扇名摺疊。遜此真香。瓶號楞伽。無斯巧製。芬芳可佩。起居不離。擬厥握形。大似同繩之雁。錫之第祿。無非比翼之鴛。樞軸任其卷舒。痧暑由其祛辟。器非瑚簋。自慚鎖骨之輕軀。吏作神仙。深感延年之美意。——謹啓。

### 謝友人惠冰啓

時在上海。

僑寄海堧。屬當炎序。新冰載貺。毒暑潛移。玉山照顏。瑤水生骨。淨驅蟲蚋。環置瓜桃。渴引金莖。恍三霄之浥露。困眠花簟。異九日之煎沙。益助詩清。不憂酒惡。報之瓊玖。託青鳥以將誠。含入櫻桃。共玉魚而不化。

### 謝荊州太守和詩啓

某聞淥水之奏。罕答響於皇琴。青琴之姿。恥回笑於攀耳。故聲有清濁。容有

住惡事既殊致，合者寡矣。疇昔篇詠反復，祇舒勞生。猥蒙明公惠然答和，捧函跪發，喜與忭會。得山水之清音，皆成韶濩；結雲霞之奇彩，麗美龍鸞。遂使弇州避席，駿公失步，何其盛也？

昔廣武贈言於盧生，越公報章於薛氏，晉公擊節於夢得，河東摩壘於玉溪。——並著清徽，鈞孚士望。某無諸賢之望，而公實具古人之心。至於志殊宗慤，期破浪於長風；名異袁昂，望絕塵於千里。則龐公說士，每患過情；叔子譽鶴，終慚不舞。徒滋魚蚓之愧，無任螻蟻之忱。投措無方，專謁有日。

### 謝南皮師贈婚費啓

月日，伏奉小帆前輩宣諭盛意，並賜婚費五十金。來從朱邸，暖到青廬；拯曲逆之長貧，憐阮脩之晚娶。伏念某，四方蓬矢，一榻茶煙；伯魚之娶再三，人言以爲擿鼻；商瞿之年四十，師門盼其生男。屬以冰上導言，將於霞朝成禮；方拮据於納

采，忽驚喜於分金。宜室宜家，恰費露臺之半；秣駒秣馬，欣從月殿之遊。此皆我夫子惠溥門牆，恩周怨曠，酬豨苓以高價，曲成藥籠之材；噓桃李以春風，吹結綠陰之子。

某惟有禮遵少賤，仁逮細君，效華祝者三，合蘭閣之十；新人善織，遙瞻博望之仙槎；女子知名，亦問韶州之風度。

### 謝愛伯師惠瓜啓

朱夏方炎，綠沈載貺。剖之金刃，浸以寒泉；瑩若素雪，青瓊暈光；甘勝紅冰，玉犀皆脆。伏承寢門之祭，剛及戴禮之時；以載酒之門生，比分甘之子弟。

祥青門世隱，久習耘鋤；玉井照人，益清肺腑；既溢頰脯之芬，不勝颺飈之祝。

### 謝愛伯師賚石華粉啓

奉教垂賚石華粉一器。謝客揚帆，瑤華盈匊；昭儀斂袖，碧唾留痕。因崖密而得甘，待青梅而成酢。所愧清非樂令，乃飲玉壺之冰；渴異文園，亦飲金莖之露。

### 唁顧齋憲啓

千里望雲，日下每通於竹報；一朝馭鶴，天涯同泣於麻衣。驚聞憲太夫人，翠水歸眞，瑤臺示寂。明公杖桐雨泣，解印星奔；縱高堂康寧壽考之全歸，究何解孝子終天之憾？然明公躡踊呼號而致毀，寧不傷慈母九原之心。節哀固屬於恆言，保身實望於今日。

某某昨離大故，備荷溫言；憐東閣之故人，錫北堂之哀誄。方謂台司愛日，非零丁薄祜之可同；何期袒括評天，亦上下同聲而相應。靈萱已矣，風樹悽然。徒以伏處苦廬，莫親椒奠，素幃上薦，雪涕交零。

書

與張樵野觀察書

樵野明使君閣下：

昔林公愛馬，爰標神駿之目；叔子好鶴，無忘對客之譽。然卒未聞騁跡千里，矯翼目前；豈非嘉嘆者逾情，而報塞者無具哉？曩以陳生傾蓋之誼，遂踐明公念初之室；才非內史，割炙相嘗；辯愧彭生，上牀徑臥。錫以玉溪之集，媵以雲錦之章；好士之誠，世罕倫比。辭別以來，輾轉滙上，跋履幽燕；北轍云勞，南冠不第；上孤明公知人之明，內媿魴生發篋之晚。爲此鬱鬱，音訊愈疏。比已戢影故帷，授餐講院；加以清商應節，素秋告至；徘徊瞻憶，如何如何？

伏維明公，嶺表珠瑩，越華玉曜；投筆而起，虎頭輕萬戶之封；學劍不成，重瞳薄一人之敵；鳴鞞河朔，轉旆山東。平遠中丞，方開都護之府；遂有指臂之寄；談論

世務深相翊贊；故能廓清銅馬，夷滅青犢；北底黃河，東平渤海；矛頭盾鼻，草露布以如飛；劍客奇材，載鋒車而並至；久歷戎幕，遂躋廉鎮；功烈之盛，誠千載而一時也。

既而論功北覲，迴翼南圖；攬轡荆山，鳴騶楚甸；雖復總茲戎重，寄以軍諮；而江漢已清，無礙胡牀之興；應劉咸在，屢多公醢之篇。於是叩銅發響，飛觴賭韻；戟門小吏，腕脫於鈔書；幸舍賓僚，智窮於投轄。往往春苑新花，秋林脫葉；提琴就竹，拄笏看山；靡不瓌製因心，鴻詞鑄物；宮商發響，絹素傳馨；殆所謂牢籠百家，雕績萬象者焉。近又聞旌旆西指，沱潛既道；宣洩波潮，夷戮豪猾；拔薤去本，杜揭竿之逆萌；爲壑殃鄰，申曲防於五禁。斯又氣凌犀弩，手障金隄；而以嘯詠之適，遽謂壯心之耗；豈其然哉？

某以七月之望，來踐講席。煙荒竹殿，蝕銀管以無光；花落渚宮，淒露桃而斂色；江山信美，吾土云非。幸與施、謝二子譚藝甚樂，孱軀無恙，勿爲深念！頃因風便，



勉自陳啓。臨書草率，詞不宣備。

### 上南皮夫子第二書

去臘一箋，由再同所轉達，想邀慈鑒。伏讀邱鈔，知我夫子入晉以來，周諮疾苦，將簡循良之吏，以爲根本之圖；譬醫尪羸之疾，而進以葳苓。遇翳桑之人，而遺之米肉，誠無有急於此矣。惟是人才難得，求才於今之仕途，則尤不易。天下無論何事，皆先講明之，而後嘗試之。村塾授徒，無不識字者；入五都之市，逐什一之利，無不知九九之數者；至於服官則不然，以甲科進者，當讀書之始，知有帖括而已，其於世務懵然也；以軍功捐納進者，知有聲色狗馬之樂，盜財積穀之方而已，政何以平訟何以理？勿問也。然而貿貿入仕，爲大吏者，亦循資而用之，輪班以委之，是以牧民之日，爲試手之初。大邑大官，不如美錦，此仲氏所以賊夫人，而子產深嘆於尹何者也。

夫平居不立志，臨事不究心，上無激勸考課之方，而下惟以妻子財帛爲事，是故以之治民則民殘，以之任事則事敗。今欲簡拔才僞，當自破除常格始；欲培養人才，當自激發志氣始；欲其競於功名，當自崇氣節，尙事功始；欲其以實心行實政，當自祿足以養廉始。今天下之患在於貧，而吏治之敝在於庸，貧則其賢者掄死不瞻而無暇遠圖，不肖者唯利是營而罔恤廉恥，重以積習相仍，因循不振；遇事敷衍，曰宰邑之良；先意承迎，曰逢時之僞。其有位置自高，材器殊異者，非置之閒散，卽加以排斥，志氣何自而興，功業何自而出哉？

且夫君子用人，當其少也，則用其氣；其壯也，則用其才與識；及其老也，則用其望而已。此數者用之失當，則各有所絀；養之有方，則兼收其效。何以言之？少年始仕，本質未漓，重行而前，無所撓屈；然鹵莽之失，往往有之。及其更事既多，浮情漸戢，事理獲觀其深，物情略窮其變；而疇昔盛氣，耗於室累者什之三，隳於名場者什之七；事至物來，有不可爲而爲之，可爲而不爲者矣。至五十六十以後，宦成

名立矣；而禍福太明，人情太熟，其視天下事，舉不必爲，而後世名亦無足慕。王公憤憤，伯始中庸，朝廷或以舊人任之，以宿望推之，而得其力者寡矣。夫以氣任事，猶水之浮物，風之驅雲也。才者，舟之帆楫也；識者，車之軌塗也。望者，猶木之有豫章，物之有麟鳳也。三者皆乘氣而用，氣不足，則雖有虛名而不獲實效。今欲使人才日出，士氣日伸，亦終無以易祥前說矣。夫資格限人，賢豪短氣；官場錮於積習，長吏局於成見；試用確有年限，委署不過瓜期，隨其班次爲銓敍，而才之優劣不與也，因其境況爲調劑，而事之治否勿問也。大府以虛文飾聽，屬吏以謹愿藏身；雖極循良而任滿者，民不能留；雖甚庸懦而資深者，上不能抑。遂使驥駑同阜，蘭艾連莖，何以奔走材賢，激揚風化哉？今惟舉資格之說，一切破除之，則賢者興而不能者勸矣。志者，氣之帥也；志氣者，學問事功之原也。志至而後氣至，氣至而後事成，事成而後名立。人莫不慕功名而往往無志節者，貧累之也。今天下士貧於學，農貧於田，商貧於市，官貧於朝。夫身爲士大夫，而日有溝壑之懼，家無宿春之

糧；誰能忍死而厲夷憲之節，修周孔之道哉？夫官貧由於祿薄，而今所謂官，雖薄祿無從得也。一省之官，浮於缺者數倍，浮於差者亦數倍；侏儒飽則臣朔飢，雞距長則鳳毛短。國家何愛此什伯闕冗之員，而不伸二三豪俊之氣哉？今誠嚴加澄汰，明立限員，員與缺不得過一倍，德與才不必限一科；要取祿足以代耕，而器足以適用。由是寬其小過，責其成功；能者盡其所長，賢者久於其任。使夫一二志節之士，恃上官之知我而敢於有爲，恐大賢之薄我而嚴以自守；如是則經世之才日衆，而剛勁之氣不衰。以之亭毒八表，鞭撻四夷，美哉始基之矣！

祥於夫子，有史遷執鞭之願，無子路不說之時。自侍几席，粗聞緒論；竊嘗鑑人倫之臧否，究當世之利病。屬我夫子考試雜流，疏通仕路，聊復發之如此。用以證其所得，質其所疑。又以夫子任天下之重，當有高一世之功，望者甚奢，故言之近瀆。惟曲垂神照，不勝幸甚！

## 上彭中丞書

增祥行能無似，杓岱未親；猥以志局將開，采葑下及，往承鈞翰，待以總修；近奉聘書，命之編輯。望輕實重，遇密才疏。屬張中丞師招往太原，不獲從事。桑梓前者面陳一切，已蒙俯鑒下情，許其如晉矣。復以目例未定，俾獻芻蕘；譬如千門待闢，先成畫地之圖；萬里遐征，預作驛程之記。謹蒐討舊籍，恪守師傳，分別款目，標舉義例，凡若干條，繕寫呈上，敬俟裁擇。抑志局原定章程，尙有不概於心者，因併陳之。

伏查此次湖北修志，一依順天志局之例，分門認纂，計卷送脩。法誠善矣；然彼此情事，各有不同。明公昔尹京兆，籌款維艱，事從省約，人皆相諒。今則器局恢廓，海內延頸，孤寒競鶩，薦牘紛來。而此例既定，全書分裂。其前之認纂者，則買菜求多；其後之來歸者，則乞餘不足；此不能如順天之均平者一也。順天原議推南

皮師爲監纂，近則繆小山，廖策羣兩君，實尸其事；分修諸子，大抵簡練之師。湖北則總閱有名而無實，參閱一往而莫來，分纂旣成，遂爲審定，分修不善，誰肯疵瑕？雖例中有發還另纂一條，然其先苟不能修，其後又豈能改？此不能如順天之畫一者二也。此例倡之於南皮師，爾日亦因地制宜耳！若師此時爲湖北監纂，必不能以兩年之百葉，作今歲之憲書也。況順天修志，前無可因，博採精摭，用心較苦，故每書一卷，酬金五十，誠知其難也。湖北嘉慶舊志，底稿出章實齋，編訂爲陳愚谷。當日萬軸圖書，儘供考訂，六房案牘，足備參稽，故其書簡而彌文，博而有要。今之訾謗舊志者，不過因其目例稍疏，紙版未善，此特皮相之論耳！其實書成百卷，卷卷精詳；若使今日平地爲山，豈能及前人萬一耶？夫地志號爲最難者，無過輿圖沿革、山川、藝文、金石、宦績，以及人物列傳而已。舊志除圖繪未精外，自餘各門，固無事於改作也。故今日但有可續之新書，而無待改之舊志，以詳約計，他日書成，至多不過百五十卷。而舊志百卷，全可因依。查致送修脯章程，每書一卷，最下

得六十金，不問新陳，不分因創，然則分纂諸君，但將舊志鈔錄一過，比其最下者而酬之，而六千金已擲虛牝矣。此可謂之節省乎？

抑弊尙有不止此者。各門中如疆域之四至八到，戶口之幾萬幾千，既無可增，又無可改，照本謄寫，遂予多金；而細意鈎稽，精心纂輯者，極其所得，亦僅百兩。夫安坐可以得食，誰則甘爲其勞？因人可以成名，誰則肯爲其創？又用順天志例，卷末書撰人姓名。夫順天之志，新撰者也，故有撰人。湖北之志，大半仍舊者也，卷後書名，書昔之撰人乎？抑今之撰人乎？夫以鈔者之逸，同於作者之勞，則人固不甘用前人之志，復沒前人之名，則鬼亦不受矣。其弊一也。分修歲鈔二十卷，即可得千餘金。而參閱以下，手定鴻編，每卷至前，其全鈔舊志者，則當檢校原書；其出自新修者，未必卽依來稿；窮年矻矻，心力交疲，而所得不及分脩之半。按局章：參閱歲脩

六百，編輯歲脩四百。

雖士伸知己，多寡不言；然在授食之人，何其薄待賢勞，而優給繕寫

乎？其弊二也。更恐分脩之士，恥錄舊之名，避尸位之誚，訂所不必訂，加所不必加，

以是爲非，將前置後；及參閱者再三反覆，仍用舊文，是改舊志，依然遵舊志也；有分修，不如無分修也。亦有考訂舊志，真能補漏正訛者，不在此數，在明眼人辨之而已。其弊三也。更慮文人

好博，復豔多金；惟求卷數之增，不顧志體之雜；一傳則多其篇頁，如史館之課程；一考則摭取蕪詞，如博士之驢券。查舊志，人物列傳才十七卷，益以列女，得二十三卷；今乃定爲五十三卷。自春秋至嘉慶初，僅二十餘卷之少；自嘉慶八年至今，乃有三十卷之多；豈近來人物，百倍古昔乎？舉此一隅，他可概見。議者謂列傳最難，每卷百

金，夫嘉慶以後之人物，須別自爲傳，厚酬可也。若照鈔舊志二十三卷，卽值二千三百乎？不可解矣。其弊四也。今縱不能另

定章程；而舊志新書，終當區別。其因依舊志者，則但酬其繙閱之勞，薄直可也；其於舊志能訂訛補缺，於斯編能擇精詳語者，則當鑑其纂輯之難，雖多金不愧也。如是，則人心平而材賢勸矣。

今日之所謂難者，輿圖水利爲最，次則漕運、釐稅、洋關、礦務、國朝武功、咸同以來軍制，非練習故事，通曉時務者，不能下筆。至若宦績及人物列傳，則稍諳義



法，及文筆馴雅者，皆優爲之，不足難也。祥所增方言一門，他志多不概見。此如曲衷之慢聲，錦中之花樣，子軫選  
菊，皆優爲之。此時考證地理，則有叔俛；旁稽掌故，則有遲鞠；更得子軫、仲尹爲之主，同  
鄉遜安諸君爲之輔。明公宏總綱要，區難易，別勞逸，辨竄良，考勤惰，使此數君子  
者，通力合作，併日程功。譬循故道以疏河，決排較易；因舊基而築室，丹雘何難？以  
祥之愚決之，三年之內，不能奮迅成書者，祥不信也。

祥今已置身局外，本可無言；亦正惟不在局中，然後可以盡言。又念明公加  
惠荆湖，殫心文獻；楚中人士，凡有血氣者，皆當膜拜而馨祝之；故敢略陳其愚，惟  
明公察焉！祥日內卽赴蕪湖，瞻滄龍門，迴如天上；俟扁舟旋反，再謁崇轅，干瀆清  
嚴，伏增祇懼。

### 與分修諸子論志事書

前定凡例十七條，撮舉綱要而已。茲事體大，不厭詳求。況承修者非一人，人

復不止一事。若不分別款目，逐條舉例，則此時各自爲政，將來各自爲書，縱復家握靈珠，言皆荆璞，而離之則美，合之則傷，甚非和衷之誼也。

今約舉大要，厥有數端：一曰考訂宜詳也；此時未纂新書，先校舊志，須將舊志所引之書，逐一讐對，再取舊志未引之書，細心蒐補。查局中應用書籍，尙未購齊；若一書未閱，卽問心難信，須是毫無滲漏，方稱完密。

凡應查之書，未經閱遍，尙待補輯者，卽不得

謂之成卷。

鄙意以爲寧可遲遲奏功，不可草率從事，使書成而爲當事所糾駁，豈非

吾屬之過乎？一曰徵文宜慎也。藝文志專收書目，而前人文筆，僅用雙行小注，附見各條之末，是亦近來方志家通例；但採擷之法，尤貴謹嚴。通志爲掌故之書，非

選樓可比。文筆劣者，固無足錄；卽佳者亦須慎選。凡奏疏序記書牘文移之屬，其有關形要，有裨政術，有益民生者，誠宜甄錄全文，用昭法守；若刻石頌長官之績，生金紀建置之年，便須決擇矣。至詩賦一體，本於政事無關，惟風俗中須引歌謠，

近人所作有竹枝詞，宜慎採不採亦無妨。

古蹟門偶登篇翰，然亦須其人實有專集，其詩實爲名

作，方可採入。

近人但有斷句，無全集者，不錄；有集而不佳不著名者，不錄；有名於時而其人現存者，不錄。

其他山川形

勝各門，重在鈎斟輿圖，不在流連風景。其一篇一詠，膾炙藝林者，但當付之昭明，何必更煩班馬？蓋一朝官禮，未聞與雅頌同彙；百國寶書，不必與風詩合撰；此理至明，惟載筆者審焉。一曰彼此勿相侵也；疆域但記道里，而溯其離析合併之原，則與沿革門複矣；關隘但誌險要，而臚舉方輿紀要諸說，則與形勝志複矣。他如徵引詩文，或既列此門，復見他志，皆由限斷不嚴，致相淆奪，今惟依據舊志，粗立範圍，其一文可兩屬者，須核其於何門爲宜；勿遽隨手闌入，庶幾如布帛有幅，各不相侵。一曰前後宜相應也；纂修雖各分門類，然有不能抱定一門，必須通考他志者：如建置志中，城池公署爲某官修建者，則當考職官表有無其人；古蹟志中，池亭第宅爲名人留貽者，則當考人物志有無其傳；他如藝文志當與儒林、文苑相應；兵事志當與忠義及職官表中武職相應；人物志中科目出身者，當與選舉志相應；祥異志水旱各災，當與蠲卹、隄防相應；其建置、經政、學校、隄防諸志，凡有

興作改易之事，爲官紳剞辦者，皆當與宦績及人物志中事蹟相應；脫相繆戾，則閱者譁然。至如輿圖與山川疆域合，沿革圖與沿革表合，更不待言矣。若通省及各府州輿圖，開方計里，而以經緯度標於四旁，則尤與晷度相合。是在同局諸公互相商榷耳！若夫汪洋自恣，文人每患才多；連犴騁詞，鈔胥幾於腕脫；是亦通人之蔽，賢者之過焉。

總之書不可太略，期於曲盡事理；亦不可太冗，期於勿失雅裁。今欲標舉一書，用爲格式，惟有近人所修江西通志，體裁明密，文章淹雅，擬卽舉以爲例。如纂輯某門，卽取江西志某門作藍本，其敘述之次第，寫書之行款，一切依之；有不可通者，則臨時變易。至各門子目，本宜詳定章程；然以一二二人之心思，限以浹旬之日力，舉八十餘門之義例，條分類列，著爲一定不易之程，雖使班、陳復生，未列其可；況驚下乎？今擬請諸君分認何門，先用別紙，條其義例，應如何排纂，如何起訖，宜看何書，宜遵何體，舊志可因者幾何，當改者幾何，或全無可因亦條示於上。一一熟思而

詳說之，使不佞輩竭其愚忱，相爲往復，期於盡善而止；庶幾規模先定，觚翰後從，免致成書之日，復有改絃之事。蠡見如此，惟高明裁之！

### 與陳汝翼書

汝翼足下：

聚爲膠漆，別爲參商；郵書絞心，久無還答。比者又聞東夷深入，鹿耳失守；遠驚吳會，近震三山。每念足下，嬌女從姑，弱弟居里；逃聽鶴唳，實悸心魂。增祥偃息，敝廬再逢生魄；爰以秋孟，前來講席。方來之日，蛛網縣門，黃蒿入戶；朽柱多菌，古瓦易松；迨稍葺治，始可棲息。蓋昔邑之名豪所營別業，緣事輸入，遂爲講院。其前橫縱十畝，宿莽臥生；中關一池，深可尋丈；環樹嘉植，葦柳居半；涼風入樹，尙有鳴蜩；疎調媚秋，微露纖月。他如楓楠桑杏，冬青之屬，接葉鋪棊，連柯竦翠；循池而西，峭石傑立；錯先成飾，與樹爭高；惜草深於人，未就攀陟。當俟肅霜載零，爲殺百草；

澆泉剔玉，劓苔露根。更須春融水滿，池萍盡碧；遂因臘雪，益注甘泉。然後帶藕生蓮，買魚放子；臨水種竹，養爲笛材；荒徑補籬，多栽菊草。時復獻侶命觴，連情發藻；扇泥爐而燒葉，解疎巾而挂枝，幽居之樂，良可取辦。又居室五楹，中特寬廣。家非百口，易可求安；行當駕西塞之舟，巾懷縣之輿；迎我二人，來就魚麥；則朝夕無倚閭之望，循陔補白華之什。篋書尙存，授之兒輩；短詩欲寫，亟命門生。斯又夙昔所心儀，索居之一快也。

敬報故人，勉加餐衛。發書之日，卽望還鯉。諒能鑑此區區。

### 與邵小村觀察書

曩在辛年，相逢棘院；上下雲龍之契，周旋鞭弭之間；譽我文雄，期君蓬頂。南皮會上，方耽秉燭之游；北府籍中，並號千人之敵。雖鸞羽偶鍛，而鳳德不孤。點也狂生，樂而忘死；此則結交之始也。

既而仁兄接軫星郎，忘情粉署；而弟尙三番獻玉，萬里游燕。屬以仁兄近筮西樞，綜司典屬；文檄繇於筭束，調和甚於梅羹；每日昃而不遑，幾五官而並用。遂使清塵罕接，曲讌長希。然而賦空簞於黃門，不無慰贈；感飛花於紫陌，偶共茶琴；此中年以後之情事也。

洎乎天山責諾，黑水蒞盟；索我灌陰之田，規復燕雲之地。何期崇虎，遂持澤龍；舉督亢以授秦，信商於之誑楚。於時仁兄陳湯爲副，常惠偕行；抗颺狼虎之羣，咄咤敦槃之際。屬以良霄懼執，陽虎潛逃；兄獨對虜庭，孤懸海外；衛律屢諷，誓蘇卿之不回；季孫逃歸，惟孟椒其猶在。於是馳書樞近，告難鴻臚；謂肉食不足謀，而要盟可勿踐；棄地與敵，首發秦會之奸；增幣過多，請正曹利用之罪。卒能改回夔誓，劃定鴻溝；絕夷狄輕中國之心，明君子臨大節之義。酈生鑄錯，賴補掾於留侯；尉佗弄兵，服折衝於陸賈。此又仁兄持節萬里，不戰屈人之奇績也。

弟燕臺再入，屬張騫方使崑崙。及漢節遄歸，而嚴助又辭金馬。卿雲自遠，會

日常稀。閒者仁兄鳳翥吳中，鷹揚海上；使廊廟不憂東顧，而貢琛常自西來。千騎宣風，四夷拱手；猶復樂賢置館，避聖銜杯。辟庾杲於賓幃，屈朱游於屬吏。而弟則一官補外，兩載居廬；失意貴臣，屏身鄉里。鸞退之之文字，謗譽相兼；入翟尉之門庭，蕭條似昨。夙昔齊名之士，大半麾旄；少年同學之人，今皆方面。猶憶仁兄同驅槐阪，共燕新亭；入元禮之舟中，神仙若接；會茂先之座上，常談不聞。樽酒未寒，息壤在彼。今者繁花競發，春水方生；欲趁長風，來尋舊雨。人歸朔漠，請譚域外之天；江到吳淞，舊是朝宗之地。定知鬢顏無恙，貴來猶是書生。舊學重商，別後不無心得。披帷斯在，倒屣非遲；其處我於東閣之閒，賓從之右乎？

答潘鳳洲孝廉書

鳳洲仁兄足下：

自辛歲觀止，深相慕悅；顧惟僻陋，懼見遐遺。蓋跛躄之才，自慙於千里；鹽、嫫



之質分屏於夷光，徒以勝流引翼，得侍清塵，坐食行衣，隔花若接，胡床塵尾，彌日與譚，舊歲春明，相見尤數。私幸太倉陳粟，與芳菰而共豆；崑山片石，隨瑤瑛而並襲。兄嘗語子珍云：長安饒士，同心蓋少；獨雲門與子，可訂久要。聞命驚疑，逾於所望；惜別期較促，歃血未成。然每念斯言，未嘗不慕義傾風，撫膺生感。客臘，李生自成安來，復辱手告，及近製五紙，諭慰悃勤，有逾骨肉；不知何以得此於足下也？人事煎迫，又聞從者將赴大名，念欲報書，未知所向。遲遲至今，幸不罪責。

仁兄在鄉州爲冠冕，於同輩爲龍鸞；顧使長材，遠役荒縣；悲歌傷氣，類賈誼之在長沙；知己誰何，譬虞翻之居南海。誠當歸過時相，窮詰彼蒼。然而宣聖固窮，乃述六經；子輿曳縱，聲出金石。王孫匍匐，而後有垓下之功；應侯相秦，而先有魏齊之困。故發憤則箸書者，窮約之功也；養器以待時者，申誦之理也。鄉使仁兄優游京邑，取重卿相，則冠蓋若鷺，將廢深沈之思，絲竹娛情，且有喪志之悔；又安能專所獨志，以待彼將來也哉？方今天下，未便無事；巨川之濟，必有其人。而仁兄所

治名法縱橫之學，又末世之鍼砭，痿痺之上藥也。勉蓄修翰，以俟奮飛，目前榮落，未足爲病。

若弟者，楚中將家之子也，秉資荏弱，不克負荷；顧其受性，癖嗜文史，而囿於鄉曲，無師友之益，發其篋書，希甲乙之部，乃至畋漁華藻，揜撫筌蹄；喜製小文，旁侵側豔；逞皇荂之詞，卒未登於大雅，除吳楓之句，概可棄於江流；始逮事於南皮，近執經於越縵，聆其餘論，稍知樸學。於是劣辨形聲，閒通雅詁。顧行年三十，裁從事於尉律之所課，見誚於學僮之不如，不亦愧乎？特其受知魁儒，結交才俊，殆由天幸，非其自爲。張李二師，以入室見期，陶氏諸昆，以骨肉見待。以至仲修絕學，許其兄事；仁兄高誼，亦顧弟畜。豈真龍門可跋，本有攀鱗之魚；鳳德有容，不棄搶榆之鷄哉？毋亦以爲量才則短，信誓則長。聆朱生把臂之談，廢書流涕；讀孝標絕交之論，疾首興嗟；苟一得之可求，固君子所不棄也。自去年秋仲，偃息保陽，局程多暇，稍事元覽；而牽於疾病，誤於帖括。日月如流，學不加益。以告知己，能不慨然？來

告以謂今之官書，異於私史，而中外交涉，或前志所未聞；建置增多，或史例所未備。期別錄一冊，以資掌故。此事鄉與叔寅亦嘗議及，累月因循，迄無所就；或俟春明反役，勉成此志耳！

見寄各作，根抵先秦，下逮兩漢，自晉以後，筆所未涉，平生所蓄，良可概見。惟云人事迫迤，恐朝露有期，用錄副於足下云云。仁兄屬當盛年，遽爲斯嘆，固窮愁之見迫。實吾黨所共傷。然以兄之盛名，海內延望，而肝膈之語，獨屬鄙人，萬一後死有時，不當令斯文墜地也。丈夫生世，要當立功竹帛，顯揚先緒，選世雖蹇，貞志不移。閒者春風始和，燕草將綠，計車已澤，轅馬載鳴。亟盼兄來，聯軫北嚮，都門故懽，溫酒相待；執手以看，顏鬢如昨，則垂楊十丈，朱樓百重，吾與足下驂靳其閒，當不復知離索之苦也。雲龍上下，息壤此言，未旣之誠，俟之晤語。

## 至宜川與友人書

傾蓋相逢，得長安之今雨；剪燈共語，有正始之古風。試手栽花，栽書報竹。敬維某兄，西極龍媒，南州鳳翼，小范作岳陽之記，憂樂同民；大蘇判鳳翔之時，文章名世；入座而不衣自暖，飲人則有酒皆醕。別日已多，清暉在抱。

某學疏讀律，政拙催科。臣之從政也新，邑之被兵者數；寂寞桁楊之下，庭無訟牒而當閒；蕭條烽火之餘，市有醉人則稱瑞。十室已空其八九，可言僅得於二三，矜此下民，何心上考？二月絲而五月穀，忍令剝肉以醫瘡；七日戒而三日齋，誓欲籲天而請命。

### 與陳伯雙書

涉春已來，陰朗略半。小園花藥，得氣較多。菊畦禁鴨，勿踐新苗；蘭根剔蚓，爲易舊土。慈闈多暇，頗用自娛。因憶安州官舍落成，最蕃花樹，階前竹筍，忽已成竿；舊歲桃柯，今皆齊屋。足下讀書之暇，事隙之辰，奉板輿，挈嬌女，松石之際，盡去冠

簪茗椀之旁，別置棋槩；清興如此，知復何窮？

增祥疾患，略無所苦；朝飲甘菊，夕餐英粉；常覺榮衛和平，耳目聰明。敬告故人。勿爲念耳！

## 下第答友人書

垂翅來歸，烹鱗失喜；珠璣滿握，肝膽照人。伏惟某兄，冠冕上庠，消搖下澤；儻然遠引人事之外，出而結交天下之英；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仕宦。翳吾良友，爲世畸人；欲解白蠟之嘲，爰有素書之賁。載欽古誼，深感愚心。

弟書記十年，禮闈三黜；凡夫有司，不明之謗，等諸司空見慣之餘。蓋取士猶探籌也，既無姓氏里居可辨，則暗中寧易得人；考試猶博奕也，既有彼此勝負之分，則失意安知非我？又況學無一得，譽有不虞；新進愧謝於劉蕡，試官恨失於方叔，虛名標榜，稱穆脩能古之文；敗卷傳觀，明項羽非戰之罪。斯亦足矣，又何恫焉？

道路傳言，恩科載舉，情同失馬，謂非福其焉知；事異攘雞，尙來年之可待。自歸里  
閤，旋詣經帷；悵望秋天，眷懷舊雨。人心各異，惟醜蔑之與同，吾舌尙存，知張儀之  
無患。敢告惠子，勿晒仲由。

# 尺牘

古今尺牘大觀

姚漢章 張相編

分類歷代尺牘選粹 姚漢章編 精裝 十二冊 原售二元 改售一元四角  
 上編十二冊 原售二元 改售一元四角  
 中編十二冊 原售二元 改售一元四角  
 下編十六冊 原售二元 改售一元七角  
 左文襄公家書 二冊 原售一元二角 改售一元四角  
 尺牘釋例 何贊壽著 精裝 原售一元二角 改售八角五分  
 精裝 原售九角 改售六角  
 音實用尺牘大全 徐毓嘉等編 精裝 四冊 原售一元二角 改售八角五分  
 並裝 原售一元二角 改售八角五分  
 中華尺牘大全 沈瓶庵編 精裝 三冊 原售一元三角 改售七角  
 並裝 原售一元三角 改售七角

中華尺牘大全 沈瓶庵編 精裝 三冊 原售一元三角 改售七角  
 並裝 原售一元三角 改售七角

許德厚編 原售六角 改售四角



白話學生尺牘 凌善清編

原售二角五分 改售一角五分

註釋中華普通學生尺牘

二冊 原售四角 改售二角五分

註釋中華高等學生尺牘

二冊 原售四角 改售二角五分

詳註通用尺牘(改訂本)

實售四角

中華初等尺牘 張瑞蘭編

原售八角 改售八分

農工商尺牘教本 張詠春編

程旭清編 原售一角五分 改售一角二分

白話商業尺牘 沈鏞編

原售二角五分 改售一角五分

中華商業尺牘 華鵬飛編

三冊 原售三角 改售二角五分

·本庫文生學中初·

新青年書信 李守東編著

實售五角 原售四角五分 改售二角五分

詳註通用婦女尺牘 楊清如編

二冊 原售四角 改售二角五分

中華女子尺牘

二冊 原售二角五分 改售二角

分類名家尺牘選粹 姚漢章編

二冊 原售各五角五分 改售各四角五分

書信構造法 嚴渭漁編

原售二角 改售一角四分

語體新尺牘 金澹盧編

原售五角 改售四角

註釋學生尺牘 喻守真編

原售三角五分 改售三角

應用文 金寒英編

原售二角 改售一角六分

# 古今文選

古今文綜 張 相編 四十册 原售十五元 改售十三元五角

古文辭類纂精華 正編四册 原售六角 改售五角  
續編二册 原售四角 改售三角五分

新古辭類纂稿本 蔣瑞澤譯 原售五元  
注 文辭類纂稿本 二十四册 改售四元五角  
釋 分級古文讀本(初中學生) 呂瓊芬等編

分級古文讀本(文庫本) 呂瓊芬等編  
六册 甲編三册 原售各二角五分 改售各二角  
乙編三册 原售各二角五分 改售各二角五分

分級古文讀本 呂瓊芬編 七册  
甲編 實售一角五分 原售三角  
一册 原售三角 改售二角五分  
丙編 原售三角 改售二角五分  
二册 原售三角五分 改售二角五分

古文比 陳會則編 四册 原售九角 改售八角  
四册 原售九角 改售八角

古今小品精華 二册 原售五角 改售四角五分  
古文滑稽類鈔 顧 錄編 原售五角 改售四角五分  
通俗文類鈔 三册 原售各二角 改售各一角八分

常識文範 四册 原售一元二角五分 改售一元二角五分  
孫中山先生外集 陸達節著 原售三元 改售二元五角  
孫哲生先生言論集 耿文田選輯 原售九角 改售八角

狂 顧 錄 舒新城著 實售五角

文選精華 二册 原售三元五角 改售二元五角

唐文粹簡編 六册 原售三元五角 改售二元五角

元文類簡編 二册 原售四角五分 改售四角五分

明文在簡編 四册 原售一元二角五分 改售一元二角五分

清朝文錄簡編 六册 原售一元二角五分 改售一元二角五分

註釋現代抒情文選(初中學生) 王梅痕編 原售二角五分 改售二角

註釋歷代小品文選(初中學生) 劉大杰編 二册 原售二角五分 改售二角五分

註釋歷代女子小品文選(初中學生) 程 雲編 原售二角五分 改售二角

中華現代文學選 王梅痕編 四册 原售各五角五分 改售各五角五分

蔡柳二先生壽辰紀念集 徐蔚南編 實售一元 原售五角五分

歸玄恭遺著 原售五角 改售四角五分

欽冰室合集 梁啓超著 原售四十五元 改售三十元

文集十 六册 十五元 合購改售三十元  
專集二十四册 十七元 合購改售三十元  
秋俠遺集 附小俠 增訂本 原售九角 改售九角  
詩文章 王燦芝編 原售九角 改售九角

張季子九錄(做宋) 張季直著 附圖表 原售二十五元 改售廿二元五角

張季子九錄(做宋) 張季直著 附圖表 原售二十五元 改售廿二元五角

張季子九錄(做宋) 張季直著 附圖表 原售二十五元 改售廿二元五角

張季子九錄(做宋) 張季直著 附圖表 原售二十五元 改售廿二元五角

張季子九錄(做宋) 張季直著 附圖表 原售二十五元 改售廿二元五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1552B

標商冊註

